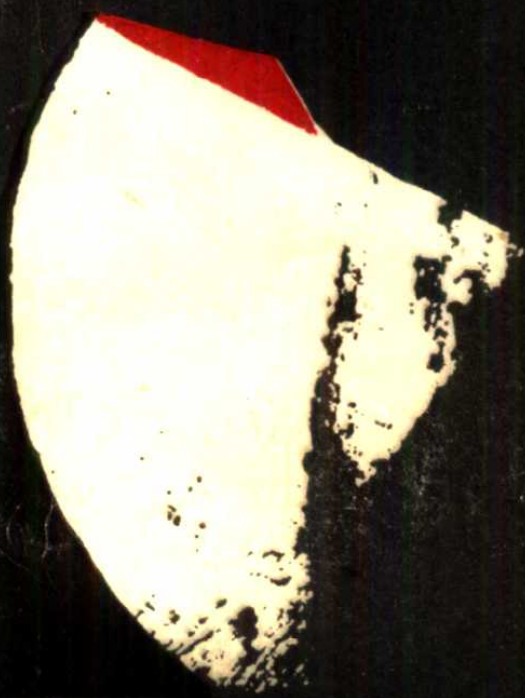


巫术奇观

〔法〕雅克·洛维希 编著

WuShu

谢军瑞、夏平、逢岩 译



B99
2
1

〔法〕雅克·洛维希编著

059982

巫术奇观

WuShu



女子学院 0042454

上海文艺出版社

《LA SORCELLERIE》

“意识形态与社会”丛书之一

根据法国拉罗斯出版社 1980 年修订本翻译

责任编辑：郑硕人

封面设计：周志武

巫 术 奇 观

(法)雅克·洛维希编著

谢军瑞 夏 平 逢 岩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25,000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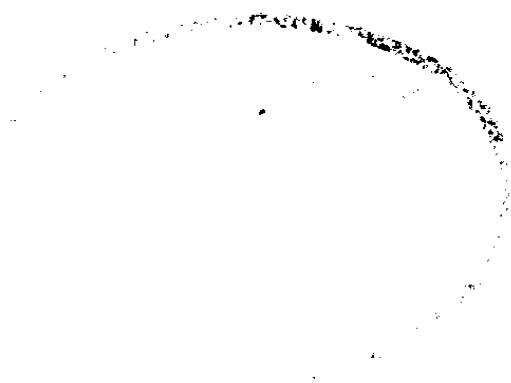
印数：1—8,000 册

ISBN 7-5321-0716-7/K·38 定价：2.75 元

登记证号：(沪)103

……女巫王后点燃了陶罐中的炭火，她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们她了如指掌，而我们却一无所知的那些事情。

阿尔蒂尔·兰波《灵光集》



致 读 者

笔者从未亲身从事过任何巫术活动，巫术的神秘色彩及其伦理道德亦与笔者的个人生活毫不相干。我只是珍藏了对曾祖父和祖母的回忆。曾祖父是上维瓦莱地方的铁匠，祖母是科西嘉人。曾祖父的炉火也许并不只是用来打铸蹄铁，祖母更是时常对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并承认——尽管不太情愿——她曾为“中魔之眼”^①驱妖逐邪，认为这些驱魔仪式极为灵验。这类活动一直可以追溯到萨尔泰纳^②的部落时代。

① 譬如，为了解救一个因中邪而患“眼疾”的孩子，人们通常将一碗水放在“患者”的额上。然后，拿来一盏燃着的油灯，用指头蘸几滴油，滴在水中。如变成乳状，便开始念咒作法，直至油滴重新聚集，浮在水面。这时，“坏眼鬼”便被驱走。

依莱纳·伯西埃尔编著的《神鬼故事》（“主题与作品”丛书，拉罗斯大学出版社）是了解这一现象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② 萨尔泰纳，科西嘉岛南部的城市。

对我这个好奇者来说，巫术首先是一种审美对象，它曾孕育了大批文学和准文学作品。有一段时间，这些作品使我产生了好奇心，觉得应该对此作一番认真的研究。

在这本小书中，笔者没有对巫术魔法的真实与否作任何判断。当然，书中也不会有灵丹妙方、秘传功法，或者招鬼奇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培养当代巫师的教科书”。对巫术的实践活动感兴趣者可参阅专门一类的普及读物，如《小阿尔贝特与大阿尔贝特》、《红色之龙》，或者其他诸如《所罗门的锁骨》一类的书籍。这些书最近不断再版发行，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心态。如果笔者偶尔也列举引用这些作品，那只不过是收集文献资料，或是为了启发我们的文心诗情而已。

不过，可以认为，本书代表了一位无丝毫偏见的人对巫术的看法。巫术反映了人类活动最为迷人、最有慑服力的一面，至今已跨越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思想领域。承认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它的确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象。人们不能撇开巫术而谈论、分析社会 and 文化的诞生、发展和消亡。自从有了人类，各种社会和文化形态便接踵而来，旧的消亡，新的产生，延绵不绝，直至今日。它们后来者继承、扬弃前者，相互之间并未产生真正的矛盾对立，至少在本书涉及的领域是这样的。

巫术本身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从拉斯科三兄弟

岩洞^①到美国或苏联最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心理玄学讲坛，从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到的色萨利女巫到身穿卷领绒衫的当代术师，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并不像历史所表现的那样遥远漫长。不过，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借这本小册子向大家指出一条延绵不断的道路，来领略巫术这一奇观。这条道路几乎常年深埋于地下，隐藏在人类这本辉煌巨著最重要片断的字里行间。

至于如何领略，如何判断，这是读者们自己的事了。

在这里，我想借本书一角，向我的朋友贝尼托·佩尔格兰、米歇尔·热内和罗伯特·卡特勒普安表示衷心感谢。

① 该岩洞 1940 年发现，是欧洲保存最完整的史前艺术之殿，距今约一万四千多年。——译注

前 言

“人们错误地认为理念的秩序即大自然的秩序，以为既然人可以控制自己的理念，同样也可以控制客观物质。”引用了弗雷泽借以说明魔术^①和巫术^②起源的论断(《魔术》第一卷，第420页)之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研究者拒绝接受如此明晰的解释。接着，他补充道：

“不过，仔细一想，我们会发现与之相左的

① 魔术是建立在相应的因果联系及情感交融基础上的一种技能，典型的魔术侧重于考虑同物质现象并存的精神上的力与体的存在。

② 巫师是“懂得相应的因果联系的某些过程，并不自觉地利用它们行善(治病)或作恶(施魔法、迷惑人)的人。”(吉斯莱纳和吉拉尔丹《魔术，影响人的诀窍》，荒谬丛书，C·A·L出版社)

“事实上，巫术与魔术一样，不能算是科学；它只是魔术的堕落的妹妹，就像走江湖的魔术师的表演只是瑜伽功的畸形兄弟一般……巫师乃是学徒，他无法控制自己引发的力量。”(J·汤德里奥《秘术》，“U”丛书，马拉布出版社)

本书探讨的主要是巫术。

观点不无道理。因为那种有关魔术基本知识的理论，仅仅解释了魔术发展所遵循的道路，未能阐明魔术的本质以及促使原始人用心魂法代替自然法的原因。”（《图腾与禁忌》第98页）

本书的宗旨，不在于就巫术这一极为复杂的现象提出一整套理论，或作出精当的解释，而在于向读者介绍一系列有关巫术的典型材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种类众多，有的仅是些零星片段，其目的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在于让读者尽可能广泛地领会到巫术现象在整体上的相互矛盾性；第二在于以缩略成书的形式，提供巫术主题的教育材料，这一主题对我们各阶层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最后，如果真像马拉美在写给维克多·爱米儿·米什莱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即“秘术是对纯符号的说明，而所有文学现象——人们思维的直接体现，则必须服从这些符号”，那么第三方面的目的便在于了解巫术如何从起源时起，就与文学、绘画及音乐紧密相联的情况。确切地说，文学、绘画与音乐是秘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在秘术施行过程中，它们的作用毫无区别；对于秘术师来说，“符号”恰恰是他施行秘术的特有手段。

书刊、电影、广播和电视，出于各种各样的、有时是不正当的目的，仍在大肆描绘着这种源自原始愚昧时代、现今不再存在的现象。因此，在对巫术作深

入介绍之前,有必要对此提出质问。

1976年便是巫术倍受青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表了雷蒙·让的一部关于埃克斯地区戈弗里迪事件的惊世之作——小说《暗泉》,还上映了一系列电影,马里奥·巴瓦的《驱魔屋》和布里昂·德·巴尔马的《卡莉》,仅是其中的两部。从1960年(该年上映了仍由巴瓦导演的《恶魔的面具》、热尔芝伏·卡瓦勒罗维茨的《天使的母亲贞德》、伯格曼的《魔鬼的眼睛》)到1977年间(该年上映了布尔曼的《异端分子》、雅森托·莫里纳的《宗教裁判所》),《萨拉戈萨的传抄本》(沃塞克·哈茨执导,1964年)、《沙漠里的西蒙》(比尼埃尔执导,1965年)、《罗斯玛丽的婴儿》(罗曼·波兰斯基执导,1968年)、《群魔》(肯·罗素执导,1971年)、《驱邪者》(威廉·弗里德金执导,1973年)和《魔牛》(王辛劳执导,1974年)等等诸如此类的电影,不断公映,良莠不齐。

十九世纪末,文学创作极其丰富,有关巫术的作品相应地不断涌现。与那个时代相比,当今涉及巫术领域的作品似乎少了一些,但从质量上讲并不逊色;除上文已提及的杰出代表作《暗泉》外,还有极为盛行的“民俗”作品,它们充斥着报亭的橱窗。如果撇开某位克罗德·塞纽勒或让·雷的作品不谈,这些民俗作品完全是鬼怪与超自然事物的记录,显然它们所揭示的不仅仅是文学现象,同样也是社会现象。

在此，我们或许还应提及不久前发掘出来的资料，它们胡乱地被异想天开的图书馆、奇招百出的商店、秘术书店和其他一些猎奇机构重新出版。

然而，最新的要数发生在今年(1977年)的事。这就是在电视荧屏上播出了大量的有关魔鬼活动、中邪(其中一个节目还客观地报道了对一则当今发生的中邪病案所进行的调查)、驱邪和伏都^①的节目，至于与之相关的医药节目，那就更不用提了。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公开辩论节目(如：自《罗斯玛丽的婴儿》重播以来的“荧屏资料”节目)，以及菲利浦·阿尔封斯和帕特里克·佩泽诺那编著的著名系列故事《传奇》^②。这些系列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部从布列塔尼到科西嘉的当代法国“迷信活动”大全。事实上，几年前，它在用途各异的众多《神奇法兰西指南》(楚主编)中已露端倪。

对于上述不正常的繁荣现象，我们不想就其产

① 伏都，安的列斯群岛及海地一带黑人的一种宗教，里面混杂相当一部分魔术、巫术活动。伏都也可用来指黑人巫师。
——译注

② 在我们准备这份材料的时候，这两位“系列故事”的负责人在罗伯特·拉封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巫师的眼睛》。该书对今日法国巫术活动的介绍比较完整，值得一读。

“荧屏资料”节目通过讨论电影《中邪的人们》重新涉及巫术题材。该片也是美国片，是《驱邪者》的拙劣仿制品。至于吸引广大听众的“今日妇女”节目，它播出了雷蒙·让的《暗泉》；并加倍下注，把宝压在一期巫魔特别节目上。

这一切使大批有关巫术的宣传文章出现在专业杂志上。

生的原因追根问底,而仅满足于了解这种现象。

本书中,我们将引述几篇文选反映巫术这一根深蒂固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代的泛滥,大概能在荣格继弗洛伊德之后提出的不朽理论“群体无意识”中得到解释。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富有诗意地称这种“无意识”为“野性的思维”,这是一个与科学的思维相对应的概念,它与“本能”的非理性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自从人类起源以来,山洞里的巫师,以及后来神殿里的教士都施行神圣的魔法;然而要掌握这种魔法,必须经过成年累月的秘密传教。

正如罗杰·卡依洛瓦在《人与圣》(“思想”丛书,新法兰西杂志社)一开头所写的那样,魔法主要是建立在“维护宇宙秩序”这个基础上,因为在人类社会里,“谁背离祖上的陈规旧律,谁就会蒙受无法估量的灾难。薛西斯一世^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由于他率领部队触犯了大海里的波涛,最后导致全军败北,光辉业绩毁于一旦……”

魔法的施行则依靠一种勒内·吉拉尔称之为“拟态冲突”(《创世以来的隐秘》,格拉塞出版社,1978年)的现象。这种称法十分精当;实际上,“拟态冲突”是暴力的起因。

① 薛西斯一世(约公元前519—前465年),古波斯帝国大流士王朝的第二代传人。他曾于公元前481年率大军跨过海峡进攻希腊,次年占领阿提卡,洗劫雅典城;但不久在萨拉米斯大海战中惨遭败北。——译注

“古人类学家曾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觉察到这种拟态的宗教特征。他们称之为“拟态法”，并且对某些细节还作过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许多原始人确确实实仅仅为了不让自己的指甲碎片或头发落入潜在的敌人手中而采取大量的预防措施；因为对他们来说，身体中每一部分，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一旦离开母体，其力量就会倍增，因而对自己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威胁。这里的关键在于‘力量倍增’上，而不在于当它落入敌手时，敌人会怎样虐待它——就像人们常用针在那些代表敌人形象的小塑像上乱刺那样。”

如果说，人类学家们强调认为巫术“产生于原始时代后，当时人们对‘力量倍增’的意识已经淡薄，巫师们渐渐出现，他们与宗教的关系日益密切”，“是这个现代人类学同样不甚了了的时代的无足轻重，或许还是姗姗来迟了的附属品”，那是因为他们想说明“魔术历来只是拟态术的种种不祥花招的一种滥用”。

所以，施行巫术是社会的一种群体拟态行为（不久，随着社会对巫师的迫害，它将转变成为“个人”对社会的抵御。这种转变意义深刻），它通过社会上层“专家们”的行动来维持。

这些活动(确切地说这些带宗教色彩的活动)之所以不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部落与人群而进行,是因为秘术这个概念的本身就含有神秘、阴森及黑夜之意;而掌握这种可怕威力的只能是位居社会最高层的人,那些人能利用它来维护而不是扰乱社会秩序。秘密不应任意落到某人手中。①

然而,如果萨满②、巫师或魔法家在暗中施行魔法的话,那么,在公开场合则是国教的主持,他们往往身兼数职,令人敬畏。

基督教接着产生。

一切都急剧地颠倒过来。

当教会认为祖上的做法与自己新的信仰格格不入时,它便千方百计地排斥、诅咒它们。价值观念因此而完全颠倒。

要么使它们归顺自己,要么将它们一笔勾销。

① 这里,笔者想对罗杰·弗雷迪尼博士的论断质疑。在为玛丽亚纳·凡尔纳耶所编的《实用秘术词典》(摩纳哥艺术资料出版社出版,“海尔梅斯之灯”丛书)所作的序言中,他写道:“首先让我们来驳斥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即秘术之所以神秘,是因为那些熟知秘术的人一旦将它们公布于众,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只能欺骗聋哑盲人。原因在于那些重大的秘密完全能保全自己,正如人们可以将制造新型炸弹的化学方法流传于街头巷尾,甚至张贴在墙上……但除了化学家,没人能制造它。”

我们的回答是:一切取决于具体的使用方法。上述制造炸弹的假设从伦理学角度看可能站不住脚,因为人们无须成为电工就能制造短路,这道理是谁都懂的。

② 萨满,跳神作法的男巫。萨满教为一种原始宗教,流行于西伯利亚、蒙古等地的一些部落。——译注

一直掌握那些可怕力量的人则遁入黑暗，人们追捕他们，用酷刑折磨他们，甚至将他们活活烧死。

儒勒·米什莱在他的非凡之作《女巫》中，恰如其分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他写道：

“一种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总是以女预言者开始，以女巫告终；希腊异教就是这样。前者往往是美丽的处女，她在阳光下孕育宗教，带给她魅力与光环；而后，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它没落了，生命垂危，最终被旷野与森林的女巫所收藏。”

接着，他继续写道：

“……波斯的王后们、占星家们！迷人的喀尔刻^①、崇高的女预言家们！瞧你们都变成什么啦？……那位教给人们植物的用途及星辰运行的规律，执政于东方的女人；那位浑身闪烁着圣光，在德尔斐^②圣殿的三脚架上向跪俯在地的民众传达神谕的女人——就是她，一千年后，竟

① 喀尔刻，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女巫，太阳神赫利俄斯和海中仙女珀耳塞的女儿。她能用药剂和咒语把人变成狼、狮子和猪。——译注

② 德尔斐为最重要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所在地，古希腊人认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译注

像野兽一样惨遭人们的围猎；她被赶向十字街头，忍受着耻辱、折磨与唾弃，然后被带到炽热的炭火上……

“至今，对这位不幸的人，教士还没有烧够，人们还没有骂够，孩子们的石头还没有扔够！”

上述对女巫的描绘，同样是整个巫术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了解巫术现象必须从其发展进程的角度去考察。

这就是本书（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为什么按年代顺序编排的原因，尽管这可能不是最佳的方法。

事实上，本书并没有采用某种合适的分类方法，而只是提供了有关巫术的大量资料，勾勒出这种现象的发展过程。读者只有通过了解巫术产生的原动力的了解，沿着巫术从祖先创始起，延至其后代，直至现代又大规模的重现这一发展曲线，才能更好地领会它。

在这么一本小册子里，要力求全面地介绍巫术这一极为复杂的现象（里面往往矛盾纵横）；既要反映这种复杂性，又不能偏离教育目的（本书将作为工具书使用），这样，编纂时对文章的遴选及安排必须是十分严格的（从浩瀚的书海中选出这么一点，可见筛选的严格性）。

要论述这样一个神秘的主题——它常被掩盖起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首要问题在于是谁向我们提供情况，提供那些客观真实的情况。

“巫师们”是从来不会泄露天机的（除非在重刑之下，他们才会什么都说）。那么究竟谁会透露出他们的情况呢？谁会替他们说话，或反对他们呢？

当然，对此进行简单的概括必须慎重；大体上，我们可把提供情况者分为两类：

一、对巫术抱敌对态度者，他们认为巫术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他们可包括巫术的受害者（如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近代的贝尔比基耶）和巫师的迫害者^①。后者主要有教士，如斯潘格、博盖、博丹、朗克尔；科学家，如让·维耶医生，弗朗索瓦一世的孩子曾被他杀害。

二、人文主义者。与前者正好相反，他们毫不相信巫术的实际存在。他们中以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者（雨果、米什莱）最甚，这些人对巫术曾抱宽容的态度，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巫术。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于斯曼^②的情况不在此列……

① 这里我们是指拉丁语中的“迫害者”，其意义并非一定贬意。《李特雷词典》上也写道：“迫害者有其好的一面。”对此，我们不必多加评论。

② 于斯曼（1848—1909年），法国作家，所写主要小说集中体现了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美学、宗教和美术发展的几个相联的阶段。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总是想让身心脱离现实，企图从中找到幸福，但每一篇都以表示失望和反感而告终；到最后他才承认，逃避现实不仅无用，而且是错误的。——译注

简单而又形象地划分了上述两种主要类型后，还有必要加上第三类，即作家们。在他们眼里，巫术纯粹是文学素材；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乏有对巫术的种种看法，这些看法使他们有的混同于第一类（如于斯曼），有的与第二类的观点相吻合（如莱蒙·让）。

有必要指出的是，持第一类观点的人有时也表现得很大度，比如上文提及的维耶医生，在《论拉米依斯》（巴塞尔，1577年）和《论诸魔的骗术》（巴塞尔，1563年）两书中，他毫不犹豫地“抨击了宗教法官们的无知与残暴；对假巫与真巫作了区分”^①；相反，第二类人文主义者（雨果、缪塞等）有时也毫不掩盖对巫师的反感，尤其对那些贝特罗纳笔下又丑又老的女巫更是如此。他们对那些必将因误判而被处死的妙龄美女当然万分同情。读者可以想象，要编纂这么一本必须兼容各家之见的书是多么地困难。

为此，笔者再次强调，按年代顺序编排本书，或许不是最佳方法，但至少在第一部分是最合适不过的。

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将通过各种各样的材料，向读者介绍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西方巫术自产生以来的一些情况（第一章），有关巫术在欧洲及地中海地区的发展（第二章）；此外，我们还将介绍过去

^① 引自 J·汤德里奥的《魔鬼与魔鬼学词典》，马拉布出版社。

及现存的卜筮方法(第三章), 其中将稍稍涉及某些科学知识(如医学、精神病学)和神学知识。

第二部分将从纯文学的角度介绍一系列内容广泛、涉及巫术领域的材料(每一作品中, 作者往往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思想出色地表达出来)。这部分将突出主题, 时间顺序的考虑较为次要。

读者将会意识到, 本书不在于传授一种技巧, 也不在于评论巫术; 而在于提供大量的资料, 在于对作品的比较(作品之所以被选中, 并不因为它们有多么奇特, 而恰恰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因此, 本书并无定论, 而只是为读者打开一扇门户。

这扇门户通向一个神秘的、状态鲜为人知的世界; 要了解这个世界, 就必须大量阅读有关的作品。但是, 如果没有一个基本情况的介绍, 也即没有掌握入门的钥匙, 人们就无法希冀理解它们。

然而, 归根结蒂, 圣人之言不正是一切巫术活动的主宰吗?

雅克·洛维希

1978年4月

目 录

致读者·····	1
前言·····	1
混沌之初·····	3
1. 诺尔伯特·卡斯特莱《地下十年》·····	5
2. 《圣经》·····	8
3. 让·卡布里埃《圣·雅各布》·····	12
4. 《福音书》·····	14
埃及	
5. 《韦斯特卡亡灵书》·····	17
6. 泰奥菲尔·戈蒂埃《木乃伊的故事》·····	19
希腊	
7. 奥维德《变形记》·····	23
8.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	26
罗马	
9. 吕坎《内战》·····	30
10. 贺拉斯《颂诗》和《讽刺诗》·····	33

11. 贝特罗纳《怪现状》·····	35
12. 阿普列乌斯《金驴记》·····	37
克尔特国家	
13. 让·科克托《圆桌骑士》·····	43
其他地区的巫术·····	51
14. 《一千零一夜》·····	52
15. 罗歇·弗里松—罗什《被遗忘的 足迹》·····	54
16. 梅里美《西班牙信简》·····	60
17. 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	64
18. 玛丽·韦布《萨尔》·····	67
19. 阿尔杜·米勒《萨朗的女巫们》·····	71
20. 洛弗克雷夫特《巫师的家》·····	75
21. 居斯塔夫·梅兰克《瓦尔普吉斯 之夜》·····	77
22. 霍夫曼《神怪故事》·····	80
现实生活中的巫术·····	85
23. 克罗德·赛纽勒《害人故事》·····	85
24. 保罗·阿雷纳《皮塔吕克的菜豆》·····	87
25. 罗兰·维尔纳夫《狼人和吸血鬼》·····	89
26. 大阿尔贝特《大阿尔贝特令人羨 慕的秘密》·····	93
27.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女梦魔》·····	94
28. 于尔班·格朗递埃《契约》·····	96
29. 《小红龙》·····	97

30. 皮埃尔·德邦尼《让娜·弗丽—— 一个着魔女人的忏悔》	98
31. 埃米尔·布鲁埃特《十六世纪面 对魔鬼问题的基督教文化》	99
32. 埃米尔·布鲁埃特《十六世纪面 对魔鬼问题的基督教文化》	106
33. 让·德吕莫《西方的恐惧》	108
34. 夏努瓦纳·F-X·马卡尔《驱邪者与 魔鬼附身症状》	113
35. 威廉·彼得·布莱蒂《驱邪者》	116
36. 让·帕卢《巫术》	123
巫术与文学	129
37. 米什莱《女巫》	130
38. 米歇尔·德·蒙田《随笔》	140
39. 夏尔·贝洛《故事集》	142
40(1). 米歇尔·科塞姆《亚瑟王狩猎》	145
40(2). 让·威耶《关于妖魔施幻术、欺 诈术,以及中邪、魔鬼附身的故 事、争辩和论述》	150
41. 雷蒙·让《暗泉》	153
42. 莫里斯·贝里塞《吸血鬼伯爵夫 人——埃尔塞白·巴托利》	161
43. 维克多·雨果《海上劳工》	165
44. 米歇尔·迪盖《诺尔——莱埃礁石》	173
45. 菲利普·阿尔封斯和帕特里克·	

佩泽诺那《巫师的眼睛》·····	176
46(1). 米歇尔·图尼埃《星期五—— 太平洋上的幻境》·····	180
46(2). 基尔·德勒兹《感觉的逻辑》·····	183
46(3). 米歇尔·图尼埃《星期五—— 太平洋上的幻境》·····	184
47. 让—马克斯·蒂克西埃《骑士与 他的影子》·····	186
48. 马塞尔·帕尼奥尔《马侬之泉》·····	189
49.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唐·巴 埃士》·····	193
50. 阿卢瓦齐于·贝特朗《夜之幽魂》·····	195
51. 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米蕾伊》·····	199
52. 保尔·福尔特《伊夫林地区的两 间茅屋》·····	202
53. 特里斯当·科比埃《黄颜色的爱》·····	205

11
12
13
14
15
16

插图目录

1. 《史前巫师的装扮》 3
2. 《喀尔刻》 27
3. 《阿尔泰山的巫师萨满和他的魔鼓》 47
4. 《兰达·马埃斯特腊》 63
5. 《女巫场面》 66
6. 《巫魔夜会》 102
7. 《巫术场景：祛邪》 115
8. 《大公羊》 181
9. 《女巫》 188

059981

他说，一个女巫，一个占卜者，她无所不通：她能降下天穹，抬起大地；能点泉成石，化山为气；能让阴魂升入天国，将神灵贬进地狱；能使星辰熄灭，冥府光明。

阿普列乌斯《金驴记》

信教的人必有神迹追随他们：就是奉我之名驱鬼；创造新语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若以手按病人，病人必愈。

《马可福音书》第 16 章第 17—18 页

就社会的某个或许很小的部分而言，巫师乃是必不可少的、受尊敬的人，他以自己的服务换取物品。这儿毕竟还有所交换。而魔鬼，它不可能得到任何尊敬，因为，它从不为别人服务。

弗朗索瓦·多尔托

混沌之初

“巫师头长鹿角，面部长着猫头鹰的眼睛，在一野牛画前跳舞；那画在洞壁上由赭石画成。猎人们虔诚地注视着巫师的一举一动。头长鹿角者突然举



《史前巫师的舞蹈》

三兄弟岩洞(位于阿里山)中的画 H·布勒伊临摹

起手杖，将它刺入画中，以迷惑假想中的野兽。出发！部落里的男人们可出发远征，猎物将在他们的射击下纷纷倒下；他们个个将能饱餐野味。可惜，当时没有人能用文字记录那种场面；但有幸那个时代的一位画家把巫师画在猎物的一旁，使这个盛大的出征场面得以永远记录下来，人们在三兄弟岩洞中可永远看到这幅画。”①

十九世纪对巫术毫不相信的理性主义者去过那个山洞，后来又出现了一位名叫R·P·贝尔古利乌的人，他对巫术的崇拜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1958年，他曾写道：“这些画作不可抗拒地使人联想到巫术感人的场面。”②

更晚些时候，当安德烈·勒鲁瓦-古昂③细细察看那幅画后，产生了疑惑，他对上述分析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我们仅仅拥有这份史料，对它还可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洞穴学家诺贝尔·卡斯特莱根据自己的发现所作的解释，确有其诱人之处。他认为，借助于类比推理方法，人们可通过当今未开化部落的宗教活动推

① 引自吉斯莱纳和路西安·吉拉尔丹的《魔术，影响人的诀窍》，荒谬丛书，C·A·L出版社。

② 引自贝尔古利乌的《史前的历史及其问题》，巴黎，1958年。

③ 安德烈·勒鲁瓦-古昂，法国人类学家和史前考古学家，著有《西方史前艺术》、《史前宗教》等著作，后者有中文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译注

寻出史前宗教的情况。

不管怎样，各远古民族施行秘术的方法是比较确定的，并且当时许多作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真实的记载。

本章所选的文章不多，它们都经过严格的筛选，主要目的在于指出巫术这一重大现象的起源。自从有了人类，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从未消失过，它有时以单一形式出现，有时又复杂多样。

1. 诺尔伯特·卡斯特莱《地下十年》

佩兰科学院出版社，1947年，第43—45页，第84—86

页

在孟德斯庞岩洞探险时，著名的岩洞探险家卡斯特莱碰到了一些狮子像，¹像上插满了奇形怪状的箭和标枪。他继续在这些石像中行进。他额头上的灯很暗，连石像的一部分也难以照清楚。

……在洞中，我继续前行，来到了一个豁口。这是一间低小的洞室，我第一次探险来此时，曾留下几颗准备好的燧石，这使我得以看清我那亮度不足的灯未曾照到的地方。

这个鼓形的过道从此便称为“熊室”，它是洞穴中最令人神往的部分。

在矿灯前后十米的光照范围内，集中排列着一群塑像，堪称史前博物馆，其中主要的一尊像是一只无头熊。

这头熊长一点一米，高零点六米，像吉萨（位于开罗西南郊区）那巨大的司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一样卧躺着。它面对出口，与石狮的朝向相同，但是，它卧在精心设置的小平台上，不靠洞壁，离壁大约一米。

这尊熊像很庞大，它着意要显示出一种野性：其臀部肥大；后腿屈蹲，被肚子遮住，右前掌前伸，五爪分明；鬃甲隆起，与别的熊明显不同。最后，它没有头，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因为，颈项与熊身的其余部分一样光滑，没有任何砍凿的痕迹，而与此相反，在石狮的颈项上，就发现有这种砍凿的痕迹。

不过，熊像也遭到损毁，其致命部位布满了圆洞，大概是被标枪猛刺过后留下的。幸亏塑像庞大，底座宽广，它顶住了攻击，身子仍完好无缺。

一股涓流从山洞的拱顶上淌下，从熊的臀部及身上流过，但对熊像毫无损伤。涓流把硬硬的方解石屑覆盖在熊的身上，好像给它穿上了一套护身甲。这种巧合成功地证明了石像之年代久远。

最后，在熊像的前腿之间躺着一颗小熊头，熊头与熊像的正身是对称的。这又使学者们提出许多引人注目的推论。这颗头曾被一只木钉固定在石像上，后来，由于时光流逝，潮气侵蚀，木钉腐烂——我

们可以看到钉痕——头便从石像上掉了下来。

最初，孟德斯庞岩洞的熊是用粘土塑造的，熊颈上也有过鲜血淋漓的头颅。只要想象一下在地下、在大山深处进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巫术仪式，就可预知人们面对这群非同寻常、如梦似真的石像将作如何感想了……

列举一切有壁画的洞穴，指出它们因其难以到达而显得孤寂和神秘，再指出这种孤寂和神秘的氛围又是多么适合于巫术的施展，这都是很容易的，但却令人不胜其烦。

奥瑞纳人^①和马格德林人^②基本上是猎人，他们都要在狩猎前进行巫术仪式，祈望帮助他们狩猎成功。巫术仪式的意义显而易见……

画上的动物代表了猎人们要捕杀的对象。在施魔法时，猎人便在动物身上标上伤口，以示杀死了假想的动物。在狩猎那天，他们就有把握捕获那些着了魔的真动物。

这样便解释了许多动物画上都有标记、破洞、箭簇、斧子和大棒的原因。有时，原始猎人的愿望更是一目了然：动物被画成已落入陷阱或猎网之中，死于乱石之下。

就孟德斯庞洞的石狮和石熊而言，这种理论是无可辩驳的……

① 奥瑞纳人，旧石器时代后期生活于法国上加龙省。——译注

② 马格德林人，旧石器时代后期生活于欧洲西南部。——译注

对那些塑像的研究成果和对其累累伤痕的解释，由于石熊脚边熊头的出现而完全得到了证实。

为了使魔法更有意义、更为有效，为了让熊的模型尽可能地逼真，马格德林人的巫师曾把熊头固定在粘土塑像上，后来它才掉了下来，对此，我们已经述及。至于人们在歌舞声中对这个所有“魔术道具”的祖先——熊的模型如何发着咒语，与之进行模拟的搏斗，这种仪式的详情，我们永远也不会知晓了。

2. 《圣经》

路易·色贡译 法国《圣经》学会出版社，1961年

下列几篇摘录详细说明了“魔术”实践，这些实践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屡次出现。希望读者能以阅读和分析本书其他文摘的同样眼光，来阅读和分析它们。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为活人。

《创世记》第2章第7节

摩西和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了。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了蛇。于是，法老召来博士和术士，他们是埃及法师，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各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

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出埃及记》第 2 章第 10—12 节

在埃及经历十大灾祸期间，我们目睹了法师之间的一场真正的决斗，摩西和亚伦总是以胜者的姿态走出决斗场。这场戏的最后一幕发生在进红海时，它非常著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读者可以阅读《出埃及记》的第 14 章第 21—29 节，至于斗魔法，则可以阅读第 17 章第 8—13 节。不过，严格说来，希伯来人的宗教是巫术，因为，他们的法术并不依靠上帝的意志。

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在。

《出埃及记》第 21 章第 18 节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不可求问他们，以免被他们玷污了。

《利未记》第 19 章第 31 节

无论男女，凡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回归到他们身上。

《利未记》第 20 章第 27 节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使迷术的、交鬼的、施巫术的、过阴的。因为，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

华所憎恶。

《申命记》第 18 章第 10—12 节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及一切可憎之物，约书亚尽都除掉……

《列王记〔下〕》第 23 章第 24 节

如果有人跟着他们行邪淫，也交鬼和行巫术的话，我就与那人翻脸。

《利未记》第 20 章第 6 节

显然，我们不可能全部列举出来，但是，如果说暗中行巫被严格禁止的话，那么，只要它来自于上帝，最显赫的人物也会毫不犹豫地鼓励魔道的。

在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那天，約書亞就在以色列人面前向耶和華禱告說：

太陽啊，你要停在基遍^①；

月亮啊，你要止于亞雅倫谷。

于是，太陽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到國民向敵人报了仇。

《約書亞記》第 10 章第 12、13 节

① 基遍，原文为 Gabaon，这里按中文版《圣经》译文。——译注

在大卫的时代，扫罗王在开战前求问耶和华，后者没有回答。

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她。臣仆说：在隐多珥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预测未来，并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招上来^①。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你为何还要我交鬼，害我性命，使我死呢？扫罗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此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他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②上来。

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就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怕。你看见了什么？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人从地下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他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

《撒母耳记(上)》第 28 章第 7—14 节

① 这里按法文版《圣经》译出，与中文版《圣经》有别。——译注

② 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先知和法官，他不断寻找着一个能领导以色列击退腓力斯人的首领，曾先后宣布扫罗和大卫为全民之王。

在接触《新约全书》之前，让我们看一篇当代作家让·卡布里埃的文章。卡布里埃直接受《旧约全书》的启示，写出了小说《圣·雅各布》。

3. 让·卡布里埃《圣·雅各布》

普隆出版社，1954年，第302—304页

小吕本是雅各布的儿子，正在父亲的菜园中玩扮演老虎的游戏。他走了几步后，停住。

他扮演老虎已经扮够了，现在，他觉得很饿，这可不假！他站起身，又成了吕本。他发现眼前阔大的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些暗色的浆果长得很像李子。“真好玩，这些果子，”吕本想，“我要用它们做弹子。”于是，他便模仿弹子滚动和相撞的声音：“叮叮、嗒、嗒”。他会模仿的声音不可胜数。他开始拔草，以便得到那些阔叶子和小果子，将它们带回屋里。但是，植物比看上去要长得牢一些。他先用一只手拔，接着用另一只手，然后双手并用。他一边拼命地拔，一边喊，以激励自己：“吁！出来！”他眉头紧蹙，双唇紧闭，汗水从小小的凸额和圆脸上流下来。可是，草仍未拔出来。吕本不时停下来，喘口气，用手背擦擦脸上的汗，然后，向他的猎物投去一缕凶狠的目光。“哼，我一定要得到你！”他说。他突然用力

一拔，只听地下咔嚓一声，吕本仰身跌坐在地上。他刚刚看见手里的东西，便惊叫起来：“小矮人！”

他仔细看了看草根：草根像两个贴在一起的矮人，他们全身都有眼睛，有不少腿，几只胳膊，一些角和一条尾巴。吕本翻来覆去地从各个角度摸弄他的发掘物，用鼻子闻它，最后，把它放在地上，靠近自己的身边。还有一株草，与前者很相像，他也将它拔起。这一次，草根像一只山羊或一条狗。吕本抓住他的两个战利品的叶子，朝屋里走去。……

“妈妈，瞧，我的小矮人！”他一边叫，一边伸出手，递上他倒翻过来的帽子。“你看呀！”

莱娅累得要死，她没有看；她以为吕本刚才在田间、他父亲身边，这会儿，他与他父亲一起回来了。所以，她问道：“你爸爸在后面吗？”

吕本由于没理会她的话，什么也没回答。于是，莱娅看到了那些植物。

“这是什么？你在哪儿找到的？”

她拿起小矮人，脸上突然出现一种混杂着惊异与好奇的怪表情。

“曼德拉草！”她低声说。她朝儿子转过身。“谁给你的？”

“是我自己采割的，这些小矮人！没有人帮忙！难道它们不漂亮吗？我把它们送给你。”

他双拳叉腰，等着母亲谢他；然而，莱娅显然没再注意他。

这时，拉歇尔到家了，肩上扛着耙，她身后跟着拿锹和铲的彼拉。

两个女人走近了；一看到曼德拉草，她们就发出同样的惊呼。

“上帝啊，”彼拉颤抖着说，“别碰它，这是魔草！”

拉歇尔则两眼呆滞。“竟会是曼德拉草，我简直想象不到。”她终于开口了。

4. 《福音书》

路易·色贡译 法国《圣经》学会出版社

在所有四部反映基督各种显圣的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没有提及耶稣从中邪的人身上赶出众魔，而在其他福音书中，都有这类故事，只是细节各异。这里，我们举出一例，它是最完整的片断。

他们来到大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身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将他捆住，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们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把他捆锁住后，铁链竟都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没有人能制服他。他常在坟墓里或山中昼夜喊叫，又用石头砸自己以自戕。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无上的神的儿子耶稣，我

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曾对他说过，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鬼道：“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人多。”而后，他再三地恳求耶稣，不要使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在那里的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身吧。”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去进入猪内。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入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内和乡间的人。众人去看发生了何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个被鬼附身的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之人，他坐着，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害怕了。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的遭遇和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众人。众人便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马可福音》第5章第1—17节

下面的摘录中，我们看到，拿撒勒^①的耶稣被控行巫。

耶稣赶出一个使人变哑的鬼。鬼出去后，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央求从天上来的圣迹。耶稣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分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分争，就

^① 拿撒勒，巴勒斯坦北部古城，传说耶稣诞生于此。——译注

必定败落。你们说我是靠别西卜赶鬼，若撒旦自相分争，他的王国怎么立得住呢？我若靠别西卜赶鬼，那么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何况，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王国就降临到你们这里。当一名壮士全副武装地看守自己的住宅时，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平安无事。但若有一个比他更强的人来，胜过他，就会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并分掉他的战利品。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与我为敌。不同我聚义的，就是分裂者。”

污鬼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来来去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已打扫干净，装修好了。他便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一并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景况，比先前更坏了。

《路加福音》第 11 章第 14—16 节

为了在基督教神圣的经文里结束这次力不从心的研究，我们再举《约翰福音》为例。《约翰福音》既不讽喻众魔，也无那些“魔术”方法充斥其间，它极自然地结束了以上帝捏泥造人开始的这一系列故事。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

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为了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①里去洗一洗。”他去一洗，回头时，眼就复明了。

《约翰福音》第9章第1—7节

埃 及

5. 《韦斯特卡亡灵书》

朱利安·唐德里沃写道：“在埃及，魔术是……公开的、严肃的、盛大的……没有专职的魔术师，招魂是由僧侣随心所欲进行的。”（引自《秘术》第17页，马拉布大学出版社）

在谈到摩西时，我们已经看到，法老本身既是国王，又是僧侣；他周围有一大群巫师与僧侣。

许多亡灵书都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当时魔法的资料：蜡面具的使用和魔术的程序（《都灵的判决书》、《李与罗林亡灵书》）。

柏林博物馆收藏的《韦斯特卡亡灵书》叙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一名埃及少女在她丈夫韦鲍勒随法老旅

^① 西罗亚意为便节，该池位于耶路撒冷。——译注

行时，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韦鲍勒是位朗读修士。

“把黄金和乌木做的珠宝盒给我，它在我屋里！”当管家把宝盒给他后，韦鲍勒用蜡做了一条七吋的鳄鱼，在它身上念了一条咒语，然后对它说：“当那位贵人(情夫)来到我的池塘里洗澡时，你就咬住他，将他拖到水底！”然后，他把鳄鱼交给管家并吩咐说：“如果那位显贵像平日一样下水入池的话，你就在他身后把鳄鱼扔入池中！”……当夜幕降临，那位贵人像往常一样去洗澡。于是，管家在他身后将蜡制鳄鱼投入水中，蜡像便变成一条长三点五米的鳄鱼。鳄鱼咬住那人，将他带入水下。韦鲍勒随着正义沙丘法老旅行了七天，在这段时间里，那情夫一直在鳄鱼的尾巴下活着，不敢出一口气。

韦鲍勒与法老终于回来了，他们去观赏那条鳄鱼。

韦鲍勒俯身抓住了鳄鱼。在他手中，鳄鱼又变成蜡制的模型。然后，韦鲍勒，这位一流的读经诵文的修士，向正义沙丘法老讲述了那显贵与他妻子在房里通奸的丑事。法老对鳄鱼说：“吃掉属于你的东西吧！”于是，鳄鱼咬住那人，消失在池塘深处。从此，没有人再见过它。接着，沙丘法老命令把韦鲍勒的妻子带到宫廷北面的沟里，让人将她烧死，再把骨灰撒入大河之中。

6. 泰奥菲尔·戈蒂埃《木乃伊的故事》

R·西蒙出版社，第 256—260 页

《木乃伊的故事》大概是法国最早的考古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戈蒂埃叙述了一位法老的恋人塔奥泽的故事。那法老即《圣经》里的法老，所以，在形形色色的奇人异事中，都有塔奥泽参入。

在这篇直接受《旧约全书》的启迪而写成的小说中，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摩西得到的“正果”优于法老的术士所取得的，后者的“能力”仍是无可争议的。

一天，摩西和亚伦又在宫中露面了，他们再次催促国王令希伯来人出发，到沙漠中去祭耶和华。

法老回答说：“谁能证明真是耶和华派你们来我这儿说这番话的呢？谁能证明你们不是我所料想的骗子呢？”

亚伦把他的杖扔到国王面前，木杖开始扭曲、蠕动，它长满鳞甲，摇头摆尾，竟自站起，发出咝咝可怕的叫声。杖已变成了蛇。这条蛇盘在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响声；它撑大喉咙，伸出叉子似的舌头；然后，转动着红眼睛，好像在寻找猎物，咬上一口。

那些环王座而立的武士和侍从看到这种奇事，都吓得目瞪口呆；最勇敢的人也已将宝剑抽出了半截。

但是，法老毫无惊色；他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冷笑，说道：

“哗众取宠，你们就这本事。把我的哲人、巫师和破迷释秘的人叫来。”

他们来了；这是一些相貌令人生畏的神秘人物，他们光秃着头，脚登比布洛^①鞋，身穿亚麻长袍，手拿刻有圣文的杖。由于经常挑灯夜读，长期勤奋钻研和苦苦修行，他们面色蜡黄，身体干瘪，像木乃伊似的。接连不断的传教祭礼使他们满脸倦容，只是眼睛还有点生气。

他们在法老的御座前排列成行，根本未把那条蛇放在眼里，尽管它摇摆不定，蜿蜒爬行，咝咝作响。

国王说：“你们，能否把你们的手杖变成蛇，就像刚才亚伦所做的那样？”

“哦，陛下，”那帮人中最老的一位长者说，“你把我们密室深处叫来，就是为做这孩童的游戏吗？我们在密室中布满星辰的天花板之下，在灯光下，正俯身于晦涩的古籍之上，跪在难解的石碑之前，猜测其深奥神秘的含义。我们正撬开大自然的藏秘之门，估算秘密的数量，我们颤抖的手已摸到了伟大的爱西丝^②女神面纱的一角。让我们回去吧，因为生命是短暂的。当一位智者刚刚把他所理解的词义告诉另一位时，他已人到暮年，日薄西山了。请让我们回去工

① 比布洛，黎巴嫩贝鲁特北面的一个城市，现名吉拜。——译注

② 爱西丝，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和农业的女神。——译注

作吧，有一个一流的杂耍家、一个在广场上吹笛舞蛇的人，就可令你心满意足了。”

“埃纳纳，按我的吩咐做吧！”法老对巫师和释秘者的首领说。

老埃纳纳朝那群睿智的人转过身去。他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已陷入深邃飘渺的玄想之中。

“把你们的杖扔到地上，低声念咒吧！”随着一声脆响，杖一齐掉在地板上。那群机敏的人又直挺挺地立着，像教堂柱子上的浮雕；他们甚至不屑于看脚边是否已出现神迹。他们竟那么相信魔咒的威力。

这时，出现了奇异可怕的场面：那些杖像火中的绿树枝一样扭曲着，它们的一端变成扁平的头，另一端则变成细长的尾；它们或全身光滑，或长满鳞甲，因蛇种而异。那些蛇令人恶心地挤爬盘缠在一起，咝咝作响……扁额上长着矛尖形标记的蝰蛇、毒角蝰蛇、黄绿色的粘糊糊的水蛇、钩牙灵活的眼睛蛇、黄色的洞蛇、脆蛇蜥或玻璃蛇、用尾巴小骨发声的短嘴黑身的响尾蛇、进退自如的两头蛇、张嘴能吞阿皮斯牛^①的蟒蛇和眼睛周围有像猫头鹰似的眼圈的蛇，爬满了宫殿的石砌地板。

与法老分享王座的塔奥泽抬起秀美的赤脚，将它们缩回，垫在身下。她被吓得面色苍白。

“怎么样，”法老对摩西说，“你瞧，我的术士的道

^① 阿皮斯牛，系埃及神的化身。——译注

法与你的相同或者还高一筹：他们的杖也造蛇，就像亚伦的一样。若想说服我，你就另创一个奇迹吧！”

摩西松开五指，亚伦的蛇就朝那二十四条蛇扑去。搏斗的时间不长，它很快就吞食了那些丑恶的动物，吞食了那些埃及智者的真真假假的造物；然后，它又恢复了杖的形状。

这个结果似乎令埃纳纳吃惊，他低头沉思了一下，便自我陶醉地说道：“我会找到咒语和暗示的。我曲解了第五行的第四个词，在那一行字中，有关于蛇的咒文……陛下，你还需要我们吗？”那释秘破迷者的首领又高声说，“我恨不得立刻去重读《三倍伟大的赫耳墨斯^①》，那里除了有这些戏法外，还有其他秘密……”

法老示意老者可以退出，于是，那一队智者便阒然回到深宫。

希 腊

色萨利女巫能交三位一体女神邦博的魂，整个希腊乃至希腊以外的人都怕她们。然而，从特拉斯^②

① 赫耳墨斯，古希腊人对埃及司月亮、文字和智慧的托特神的称呼。——译注

② 特拉斯，古希腊人对从多瑙河到爱琴海的巴尔干岛的称呼。——译注

到科尔喀斯^①的山中和岛上，都有“女魔术师”替人招鬼唤魂。下面一些最为著名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她们的回忆。

7. 奥维德《变形记》

阿歇特出版社，第 282—292 页

巫女美狄亚以其神力无比的法术，帮助她的情人、阿耳戈航海家头领伊阿宋取到金羊毛之后，便随他一起逃走了。在伊阿宋的请求下，她答应让这位青年英豪的父亲返老还童。

这时，还差三夜的时光，新月的双钩就会相聚，成为满月。不久，当月亮滴溜滚圆、照耀大地的时候，美狄亚离开了家。她头发未束，任其披散在肩；身穿宽大的长袍；赤裸着脚，独自一人走向死寂的午夜。人、禽、兽都已沉沉入睡；丛林边早已鸦雀无声；树上的叶儿静静地倒垂着，纹丝不动；寒露之中，一切寂静默然，只有天上的明星在闪烁。她举起双臂，转了三次身，用溪流中的水往自己头上洒了三遍，并且还哀号了三声，声破夜空。最后，她跪在硬地上祷告：

① 科尔喀斯，指《变形记》中提到的有金羊毛的国家，它位于亚洲。——译注

“黑夜啊，忠实地保守我的秘法吧；天上灿烂的明星，你和明月一起继承着白昼的火焰；三位一体的赫卡忒^①，你知道我们的心意，你会去帮助法师们施符作法；大地啊，你替法师们准备好了法力无边的药草；和风、烈风、高山、河流和池沼，你们这些林中的众神，黑夜的神祇——请你们都来与我团聚。靠你们的帮助，我就能随心所欲，叫溪水退回源头，使两岸惊奇不已；我可以念咒，使澎湃的大海平静，使平静的大海兴起波澜；我可以驱云、聚云；我可以驱风、唤风；我可以用咒语启开蛇口；我可以将岩石整块取出，把大树连根拔起；我可以使森林搬迁、高山动摇、大地震荡；我可以使幽魂从坟中走出。你们曾服从于我，减弱了那些神牛吐出的火焰，把弯弯的犁套在它们桀骜不驯的颈上；你们曾让龙牙变成的野蛮人自相仇杀；让从不睡觉的龙放松警惕，昏昏入睡，我因此才能把金羊毛带回希腊城邦。现在，我需要仙露，使老人重获青春，返回少年。这仙露，你们会给我的。因为，天上的明星发出了光彩，我看到了飞龙车，这全不是平白无故的。”

确实，一辆飞龙车从天而降，她上了车，用手巾纤细的缰绳拍拍龙颈，便升了天，飞行在色萨利的天培山谷上空。然后，她转而把龙车开向富饶的区

① 赫卡忒(Hecate)，巨人珀耳塞斯之女，古代诗人常把她和天上的月神、人间的狩猎女神和阴间的王后等同起来，称之为三位一体。——译注

域。她看遍了俄萨山、珀利翁山、俄特吕斯山、品多斯山以及比品多斯山还要大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仙草。凡有中意的，她就连根拔起，或用弯弯的钢镰刀割下。……

此时，铜釜里的煎药已在沸腾，泛起一股股白沫。在釜中，她投入了从色萨利一些山谷采集到的树根、花草、种子和药料，又加上一些从东方极远处觅来的石子与大洋潮汐冲刷过的沙土。然后，她混入了明月夜时收集的寒霜、主凶枭鸟的羽翼和它的肉、长寿鹿的肝以及九世不死的乌鸦的喙和头。这蛮女用这些和其他上千种不知名的东西为那垂死的老人调制了一副药剂。她用一根久已干枯的橄榄枝放在锅里搅拌，使上下掺和均匀。忽然，这根在热汤里搅动的枯枝变绿了，一会儿竟长出了叶子，转眼之间便橄榄累累。釜中泡沫飞溅出来落在地上，凡是溅着的地方，土就变成春天的牧场，繁花细草勃勃长出。美狄亚见到这些神迹，便手拿小刀，割破老人的喉管，让衰老的血流尽，然后将魔汁灌进他的血管。这魔汁，一半从埃宋^①的伤口灌进去，一半由埃宋嘴里喝进去；刹时，埃宋的须发由白变黑，人也变得丰腴，苍白憔悴的面容立即消失，深凹的皱纹也被新肉填平，四肢健壮有力。埃宋惊讶不已，他又回复到四十年前的模样了。

① 埃宋，即上文所说的“老人”，伊阿宋的父亲。

8.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

让·德·博诺出版社勒贡特·德·李斯勒译本，第
122—12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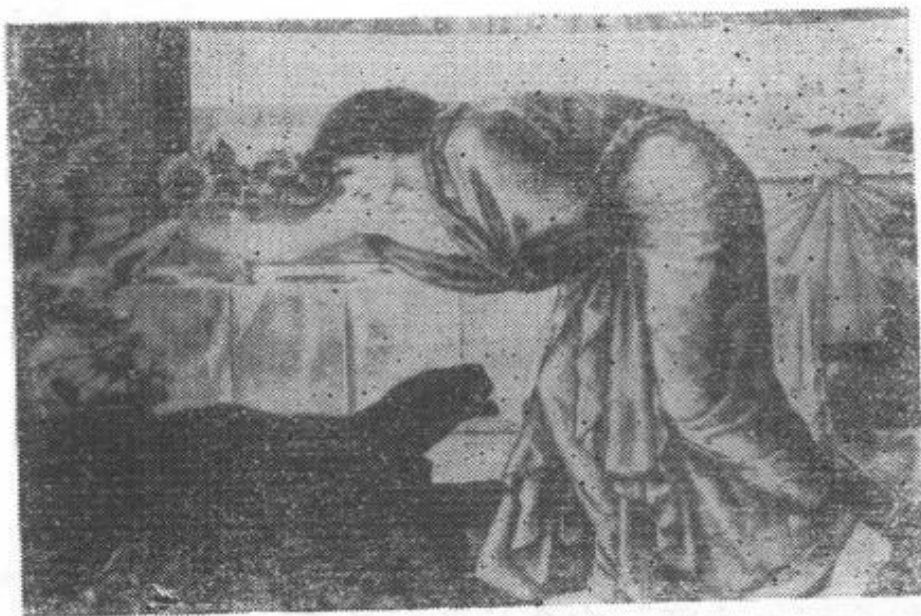
荷马史诗中最能说明魔法的当然是奥德修斯与巫女西尔塞（喀尔刻）的相会和他西尔塞的指导下交鬼的片断。下文选自十九世纪高蹈派诗人勒贡特·李斯勒的译本。

奥德修斯的伙伴们分成两队，勘察埃亚依岛。

他们到了丛林里，看到在一片可以远望的高地上，有一座磨光石块筑成的喀尔刻的宫邸，四周有山狼和狮子，这些野兽都吃了她的药，被她迷惑了，它们不扑咬人，只是站在一边摇摆着长尾巴，就像狗看到主人赴宴回来表示欢迎一样；主人经常带一些好东西给它们吃；所以，那些利爪的狼和狮子也这样围着我的伙伴，与之亲热；可是，他们看到这些野兽，却很害怕。他们来到那位美发女神的门口。

“朋友们，屋里有人纺织哩；她还唱着动听的歌，歌声在四壁回响。不知这是天神还是凡人，我们简短地向她打个招呼吧。”

他们听从了他，向喀尔刻问好；喀尔刻立即打开华丽的房门，走了出来，请他们进去。他们都糊里糊涂地随她进去了，只有尤吕洛科疑心内有阴谋而留在外面。



《喀尔刻》

奔一琼斯(1838—1898)

私人藏画，伦敦 比洛茨摄影

喀尔刻让我的伙伴们进了房间，请他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她把奶酪、面粉和香甜的蜂蜜掺入普难尼酒，又在饭里加了迷药，以使他们完全忘记故乡；她呈上酒饭，请他们用膳，当他们喝完酒后，就用杖打他们，把他们关进猪圈。他们的头、脸、声音、毛发和身体都变成了猪，只有思想感情依然如故；他们啼哭着，于是便被监禁起来。喀尔刻丢下一些桤櫟的果实和山茱萸给他们吃，桤櫟果和山茱萸都是爬行的猪的主食。

惊恐不安的尤吕洛科回来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带给了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单枪匹马地去寻找他的伙伴。

我说着，就离开了海和船，穿过那圣洁的林藪，来到毒害人的喀尔刻的宫邸。当我向那座宫邸走去的时候，执金节之神赫尔墨斯变作一个刚长胡须的风华正茂的少年，挡住我，抓住我的手，说道：

“倒霉的家伙！你人单地不熟，跋涉在群山之间。你要去哪里？你的伙伴们已经被紧锁在喀尔刻的猪圈里。你是来解救他们的吗？我敢说连你自己也不会回来，你将与他们一齐被扣留在那里。不过，我要救你逃脱这场灾难。你拿着这株珍贵的药草到喀尔刻那里去吧，它会让你的头远离死亡之光。我还会告诉你喀尔刻所有害人的方法。她将给你一种混合饮料，把迷药放在食物中；不过她迷不倒你，因为，我给你的这棵宝草可以解除迷药；我还可以告诉你，当喀尔刻用她的长杖打你的时候，你就扑向她，作出要杀她的样子。她害怕你，就会请求你与她交欢。为了让她释放你的伙伴，也为了让她好好待你，千万别拒绝女神的卧榻；不过，你要命令她先以极乐天神的名义赌一个大咒，以免她再策划别的阴谋害你，也免得你被她剥得赤条条之后变得软弱。”

斩魔神说着，就从地上拔起药草交给我，告诉我它的功能。这种草根是黑的，花是乳白色的，天神们称之为魔吕草，凡人是很难采摘到它的，但是天神可以，他们无所不能。接着，赫尔墨朝奥林匹斯山飞去，去到那林木茂盛的海岛。我继续走向喀尔刻的宫邸。一路上，心里已转了成百上千个念头。

我来到那位秀发女神的大门，站在那儿叫她；女神听到我的声音，立刻打开华丽的房门，请我进去。我忧心忡忡地随她进了门。她请我坐在一把镶银的精美椅子上，又在我脚下垫了一只搁脚凳。

在用金杯调酒给我喝的时候，她一边默念恶咒，一边掺入迷药。然后，她把酒给我喝。在我喝酒的时候，她一边用杖打我，一边对我说道：

“现在，到猪圈去，与你的伙伴躺在一起吧！”

她这样说；但是，我从身旁拔出利剑，冲向喀尔刻，装出一副要杀死她的样子。她大叫一声，跑过来抱住我的膝盖，恳切地泣求道：

“你是谁？从哪里来？你的城邦和父母在哪里？你喝了药酒竟未变成猪，真令人惊恐不已。过去，任何人喝了这酒，只要酒过牙关，便不能抵制它的药力。可是，你的心居然不受其迷惑，你一定是那个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执金节的斩魔神曾一而再地告诉过我，说那个人要乘黑色的快船从特洛伊来到此地。”

于是，奥德修斯坚决要求释放他的伙伴。

“喀尔刻，在没有亲眼看见伙伴们被释放之前，哪一个正常的人会想到吃喝呢？你若真心请我吃喝，就请你放了他们，让我与他们相见。”

我这样说着；喀尔刻手拿杖棍，走出房间，打开

猪栏,把我那些状似九岁的猪的伙伴赶了出来,站在我们面前。她俯身给他们每人涂上另一种药,使原先用药令他们长出的猪毛再从四肢上褪落,他们又变成人,而且比以前更年轻、更健壮、更魁梧。他们认出了我,都跑过来抓住我的手,高兴得哭了,整座房子都回荡着他们的哭泣声,连女神也受感动了。

罗 马

罗马“十二铜表法”第一条就是处罚施符念咒。这说明巫术在当时的罗马已盛极一时,尽管它大多是从希腊和亚洲传入的。对此,贺拉斯、吕坎、佩特罗或阿普列乌斯的作品可以为证。

9. 吕坎《内战》

阿尔芒·科林出版社,拉丁文学丛书,第508—510页

阿纳·吕坎先生是赛内克的侄子,公元39年生于科尔多瓦^①,死于公元65年,他没来得及完成《内战》这部史诗。史诗本应在菲利浦战役中结束,在这次大战中,凯撒的刽子手们战败而亡。在下面的选录中,庞贝的儿子赛克斯蒂在法尔萨勒战役前向一位色萨利女巫

① 科尔多瓦,西班牙名城。——译注

埃丽克托问卦。当时，埃丽克托有一具刚战死的士兵的尸体。读者可将此情景与第二篇（《圣经·撒母耳记〔上〕》）以及第十五篇（《被遗忘的足迹》）所叙述的在极不相同的时间、地点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招魂卜卦对比一下，或许可以从中看出巫术的基本特性，即独立性和持久性。

说着，她又抬起头，口吐白沫，她看到死者的鬼魂站起来了。鬼魂在躺倒的尸躯前哆嗦呻吟着，害怕回到那令人发指的监禁之处：那敞开的胸膛、赤裸的肌肤上划有一条致命的伤口。这使他恐惧；可怜的家伙，人们毫不留情地剥夺了他至高无上的享受——死亡，他死不成了！埃丽克托很吃惊，命运之神竟敢迟迟不从命，鬼魂竟未还阳；她恨死神。于是，她用活蛇抽打僵尸，借咒语裂开大地。她通过裂缝对鬼魂大喊大叫，从而打破了地狱的平静：“提西福涅^①，还有你，泼妇，你们讨厌我的声音，是不是不愿用残酷的鞭子把这个可怜的鬼魂赶出地狱？小心点，我要在地上光天化日之下直呼你们的真名实姓，你们这些司蒂克斯河^②的母狗；我要搜遍坟墓和焚尸的柴堆，追逐你们这些守夜的门神；我要把你们推出坟墓，离开一切骨灰瓮！而你，赫卡忒，一碰到神明就化装，我不会让你变相了，我要让他们看见你那死

① 提西福涅，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之一。——译注

② 司蒂克斯河，地狱中的河，河水黑冷，魔力无比。——译注

灰色的流脓的躯体和埃莱伯^①的脸；我要说，可怜的海伦娜（原文如此），你留在大地深处，吃的菜肴是那么肮脏！你与冥王结合，这爱情又是多么可恶！你满身污垢，连色列斯^②都不敢唤你到她身边！我要砸碎你的魔窟，让泰坦^③出来！我要让一缕天光突现，照遍你的全身。你们是听我的吩咐呢，还是非让我把那个人抬出来不可？大地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发抖；他敢正视戈耳工^④，惩罚厄里倪厄斯^⑤；在他的鞭笞下，厄里倪厄斯也胆战心惊；他在远离你们的视野之外，主宰着塔耳塔洛斯^⑥。就是因为他，因为那个能用冥河的魔力违背誓言的人，你们才成为高高在上的神。”

尸体内，凝固的血立即溶化，使变黑的伤口长好了。血从一根血管流向另一根血管，直至全身。在僵冷的胸腔里，内脏受到震颤，心起跳了；一股新的活力注入了毫无知觉的骨髓，与死亡糅合交织在一起。于是，肌肉伸缩着，每一肢体都在缓缓挣扎。不过，尽管四肢弯曲，但尸躯并不是慢慢立起的，而是

-
- ① 埃莱伯，罗马神话中卡俄斯的儿子，夜神的兄弟，在地狱中，他是黑暗的化身。——译注
- ② 色列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译注
- ③ 泰坦，一译提坦，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曾与宙斯争斗，终被打入塔耳塔洛斯地狱。——译注
- ④ 戈耳工，即福耳库斯和刻托的女儿，其头发都是毒蛇，嘴里长着野猪的尖牙，身上长有翅膀。——译注
- ⑤ 厄里倪厄斯，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的总称。——译注
- ⑥ 塔耳塔洛斯；即地狱。——译注

在大地的推动下，一下就站了起来。他眼皮启开，双眼圆睁；这还不是一张生龙活虎的人的脸，而是一副行将就木的相。他脸色苍白，面容僵硬，对回到这个世界茫然无措。

10. 贺拉斯《颂诗》和《讽刺诗》

弗·维勒纳韦整理翻译 阳春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207页，分册第227—231页

这是文学论战的证据，或是个人遭遇的反映。拉丁诗人坎·贺拉斯·弗拉古抨击了女巫卡尼蒂和莎加娜。在《讽刺诗》的第一章中，作者虚构了一木制的园艺之神普里阿波，他在一座坟墓中参加了施符作法。第五首讽刺诗说的是活埋一个在本诗开篇时就痛苦呻吟的小孩。读者已经发现，这些作品中有未来十八世纪法国鬼神弥撒的味道。在做那种弥撒的过程中，人们常做类似的恶事。

那孩子用颤抖的嘴发出阵阵呻吟之后，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失去了生命的迹象——未发育成熟的身体和他借以感化不信教的特拉斯人的心之东西。卡尼蒂发髻散乱，头缠小蛇，命令用科尔喀斯之火^①烤烧从坟上拔下的野生无花果树、随葬而栽的松柏、蟾蜍血浸泡的猫头鹰蚤和羽毛、草……以及含

① 即神牛所吐之火，见奥维德《金羊毛》。——译注

在饥肠辘辘的母狗嘴里的骨头。而莎加娜则撩起裙子，走过阿凡尔纳^①水泽四溢的房间，她头发倒竖，像海胆或奔跑的野猪。这时，维娅正气喘吁吁地用一把笨重的镢头挖地，她不停地挖着，毫不松手。孩子就葬在那儿，仅露出一头，像水只淹到下腭的水上泳将一样。他死时，可以看到食物，在漫长的一天中，这食物将更换二、三次。而一旦他盯在禁食上的眼珠显得暗淡无光时，她们就抽出他的骨髓，取出他失血的肝脏，做成春药。

在第十七首讽刺诗中，贺拉斯自己假装中了女巫的魔道，以便更好地谴责她，但是，卡尼蒂镇定地予以反击并取得了胜利。

“是的，是我装扮的，我现在向你万能的魔法投降。凭着珀耳塞福涅的冥国，凭着狄安娜不可侵犯的神明，凭着这些书以及书中能让辰星离天坠地的咒语，我恳求你。……逝去了，我的青春，那滋润的肌肤，如今只剩下一把黄皮包裹的骨头；你的油膏染白了我的鬓发；我受着痛苦的折磨，未曾有一丝安宁；昼尽夜来，日复一日，我满腔悲怨，未曾有一时欢愉。所以，我认输了，我原先否认的东西，现在相信了。唉，我这个可怜虫！……但是，你，在辱人的风把

^① 阿凡尔纳，即坎帕尼亚沼泽，传说是地狱的入口之一。——译注

我的骨灰吹走的时候，你还怒不可遏，仍然在科尔喀斯的药房调配毒药。我能希望有什么好下场呢？又有什么事等着我？你说呀；我准备吃苦受罪，将诚心诚意地忍受强加给我的惩罚。也许你要一百头壮牛，也许你想让我在里拉^①上反复弹奏这几句话：‘噢，你，好一个贞女节妇，你将像金星一样漫步在星辰之中！’”……

“我双耳闭塞，为何朝那里灌输一些请求呢？我与在风暴中调动大河战斗的尼普顿^②一样聋，赤身裸体的水手和礁石可以作证。……死亡来得太慢了，这非你所愿。为了不断地满足受苦受难的需要，你必须，可怜的家伙，过着不幸的生活。……你厌倦、抑郁、沮丧，你受不了，但即使上吊自杀，也无济于事。我将坐在你相对的双肩上，让大地在我的倨傲前俯首称臣。怎么样！我能够——这你也知道，尽管你莽撞粗心——让蜡像活灵活现地行动，能够念咒语，能够从苍穹揽月，能够让化成灰的死人复活，能够调制春药挽救背叛的爱情，难道我会为我的失败而哭泣？我的魔法难道会对你不灵？”

11. 贝特罗纳《怪现状》

勒弗朗索瓦出版社，第 165—170 页

① 里拉，古希腊的一种竖琴。——译注

②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译注

卡·贝特罗纳·阿尔比泰尔是不是著名的《怪现状》一书的作者，人们怀疑已久，难以定论。贝特罗纳是伟大的伊壁鸠鲁学者，在尼禄^①执政期皮索谋反时自杀身亡。

读者可以从即将看到的作品片断中对这部类似《希腊米利都寓言》的小说，有个完整的概念。

该书的主人公之一恩科尔普，深感自己的无能，他听到书中另一位主人公安慰他说：“你的遭遇无甚特别，尤其是在这座城中，这里有能上天揽月的巫婆。所以，你的痛苦并非无药可治。”在整个中世纪乃至今天，“扎绳”是最常见、最可怕的魔法之一。

我们的主人公便向巫婆普罗塞雷诺问卦去了。

她一边向我打招呼，一边说：“喂，厌生者，你变得勇敢些了吗？”说着，她从胸口掏出一团五彩缤纷的线网，围在我的颈上，然后，她不顾我的反感，把唾沫与灰烬糅在一起，再用中指蘸灰点在我的额上：

如果你还算活人，

就请保持希望吧，凡夫俗子；

而你，普里阿普斯风流的园艺和种植之神，

帮助我们吧，以你的神力。

念完这句咒语后，巫婆命我吐三次口水，朝我的

① 尼禄，古罗马暴君，先后谋杀了母亲、妻子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公元 65 年，元老院议员皮索谋反未成，反受其害。——译注

袍子上扔三次布满星状物的小石子，这些石子是她用大红布带包着的。

结果立现，但效果短暂。恩科尔普忍辱屈节，到普里阿普斯的庙堂祈求，“女祭司”让他进了她修身养性的小屋。

接着，她在祭台正中放上一张古老的桌子，桌上铺满烧红的煤炭。一只因经年长久而裂开的盆挂在墙上，她把盆取下来，但挂盆的钉子也随之落在她手上；于是，她用烧溶的树脂补盆，再把钉子钉在熏黑了的墙上。然后，她在腰间系上一种方形围裙，在火上放了一把大水壶，又用长柄叉取下挂在食品柜里的包。在包里，除了蚕豆以外，还有一块四面洞穿的、残剩的、不新鲜的猪头肉。她松开包，倒一些蚕豆在桌上，命令我立即剥豆。我照她的吩咐做了，仔细地将发霉的豆荚放在一边，但是，俄诺泰（即女祭司）嫌我动作缓慢，便急不可耐地一把抓起我剩下的蚕豆，用牙齿灵活地将皮剥掉，吐在地上。霎时，豆壳满地。贫穷是工业之母，而饥饿则是许多独创之源。

12. 阿普列乌斯《金驴记》

加利玛尔出版社，福利奥丛书 629 号，第 49—50 页，第 57—58 页，第 85—88 页

阿普列乌斯（约生于公元 125 年）是马格里布①伟大的旅行家、勤学好问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著作，《金驴记》或《变形记》就是其一，这部小说使阿普列乌斯声誉鹊起。

在希腊旅行时，年轻的吕修斯②一直想着一些魔鬼故事，于是，他来到了色萨利。众所周知，那是一个巫婆之乡。

在下文中，他向我们描绘了他当时所处的几近颠狂的精神状态，这很能说明问题。

当太阳刚刚驱散夜间的黑暗、迎来新的一天之际，我醒了，从床上爬起来。我生来就喜欢迫不及待地了解一切稀奇古怪之事，因而我心里暗自说道：我正处在色萨利的中心地区，这是一个名扬四海之地，世人无不把它誉为巫术和魔法的故乡。我那好旅伴阿里斯托迈奈所讲的逸闻恰恰是从这个城市开始的，所以，我热切地期盼着，想探究一下每一个奇特的细节。在这座城池中，我所见的一切事物，无一能使我觉得是真实存在着的；一切都仿佛在具有魔力的咒语下变形了：我觉得，绊倒我的石块乃是人身所变，婉转啼鸣的鸟儿是披着羽毛的人，环城的树木则是长叶子的人，就连泉水也出自人体；我觉得，雕像

① 马格里布，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三国的总称。——译注

② 吕修斯，阿普列乌斯的名字。——译注

与画像似乎会走路，粉墙会说话，牛以及诸如此类的动物会预卜未来，它们甚至会卜出神谕将从苍穹和一轮红日上降临大地。

吕修斯住在小酒店老板米老内的家里。米老内的妻子潘菲乐时有奇特的举动。

潘菲乐看着油灯叫道：“明天，咱们要遇到多么大的雨啊！”丈夫问她从何而知，她说油灯报出了先兆。米老内哈哈大笑：“那么，在咱家的这盏油灯里，”他说，“有一位杰出的女预言家喽。她在灯台上观测天象、观测太阳，好像灯台就是天文台似的。”

我插嘴说：“这些只不过是占卜的雕虫小技，何必大惊小怪！这盏油灯的火苗尽管是由人手点燃，很微弱，但是，它是天空那团巨焰的儿女。因此，它能以神圣的先见之明，获悉其父将在上苍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发出预告。正巧，近日来，我们科林斯到了一位迦勒底的过客，他用令人惊叹的预言揭示了正在来临的一切，这使全城居民坐卧不宁。他只收几个苏^①，便向人们揭示命运之谜。他能说出哪一天可以缔结一项白头偕老的婚约，哪一天可以为—幢建筑物奠定长久的地基，哪一天适合做生意，哪一天又宜于旅游以及启程远行。简言之，我为此行的

① 苏，法国古币名。——译注

前途向他问了一卦，他的回答很长，说了许多不同寻常的、十分离奇的事。按他的说法，我不仅会从旅行中获取不少荣誉，还会有一次十分重要的经历，并为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提供情节，甚至成为一部著作的主人公。”

下文讲的是潘菲乐如何在一个月黑之夜飞走的。那情景，不正明显预示她要去赴中世纪的巫魔夜会吗？在女仆福娣黛的帮助下，吕修斯也参加了这次晚会。

不一会儿，约摸晚上九点时分，福娣黛蹑手蹑脚地领着我无声地来到阁楼那间闻名的房间，她让我把眼睛对着一条门缝上看。下面便是我所见的一切：首先，潘菲乐脱光衣服，打开一只小匣子，从中取出一些瓶子，然后揭开其中的一个瓶盖，从里面掏出一种油膏，放在手掌上搓了一阵，再全身上下涂抹一遍，她从脚趾尖一直抹到头发梢。继而，她对着油灯喃喃地念了一阵咒语，浑身开始不停地颤抖起来。在不断轻柔地抖动四肢的同时，她身上冒出一片软绵绵的绒毛，生出一些粗硬的羽翎，鼻子也变弯变硬，指甲增长而成勾状。潘菲乐就这样变成了一只猫头鹰。她在地板上扑扇了几下翅膀，试了试自己的能力，然后凄鸣一声，便腾空而起，展翅飞向远方。

克 尔 特 国 家

在《神秘的布列塔尼指南》一书的序言中，格旺克—赫兰·勒·斯库埃泽克指出，所有布列塔尼寓言都以克尔特人神奇的思想为基础，即一切皆流：

换言之，他写道，存在的本质在不断变化的形体和轮回转生之外。故事中，地点本身变换无常，魔术主宰万物：转眼间，森林长出，城堡隐迹，主人公用绝妙的手段突然迁徙辗转。没有什么静是静止稳定的，也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死亡只是许多变化中的一种。克尔特人对死亡的这种看法一直保留至今，读者在《布列塔尼系故事诗》（“圆桌骑士”们的传说）的每一页上，都可以碰到这种观点。它产生的根源，大概可以从古老的德洛伊教的祭司身上看出。

塔利埃赞在《卡德戈德》——《灌木之战》中这样唱道：

在成为实实在在的人以前
我曾经千变万化
我曾是光可鉴人的直剑一柄
空气中的水珠一滴
我曾是最亮的明星

信中的词语
我本生于书籍
却幻作光线一缕
我信奉眼见为实

.....

现在，魔师梅尔兰、达于和韦维亚纳可以登场了；那些掌握“德洛伊教祭司的呼吸”的人和呼风唤雨的人，用巫术魔法为他们开通了道路。不过，确切地说，我们所重点研究的魔术领域并不在这本故事诗集的主题之内。

但是，那位爱尔兰王后、金发绮瑟的母亲似乎对巫术的造诣很深。

唯有这块凯尔特文学之域才是我们要涉足的。

特里斯丹代他叔叔、高纳瓦叶的国王马克去爱尔兰向绮瑟求婚。

把绮瑟交给高纳瓦叶的骑士的日子临近了。绮瑟的母亲采集了一些花草及其根茎混入酒中，酿制魔汁。当她用魔法酿成后，便把魔汁倒入古特莱^①，并暗地吩咐布朗吉安^②：

“姑娘，你对绮瑟忠心耿耿，必须随她到马克王的国家。拿着这古特莱酒，记住我的话。你把它藏好，别让任何人看到，也别让任何人品尝。在新婚之

① 古特莱，一种盛器。——译注

② 布朗吉安，绮瑟的女仆。——译注

夜,当众人辞别新婚夫妇时,你就把药酒倒入杯中,请马克王和绮瑟王后共饮这杯酒。注意,我的孩子,只有他们才能品尝这种饮料。因为,它有这种功效:一起喝这酒的人将倾心相爱,生死与共,白头偕老。”

约瑟夫·贝迪埃曾“恢复”过这本小说的原型,克雷提安·德·特洛阿、贝勒、托马斯、斯特拉斯堡的歌特弗里埃德、奥贝尔的埃拉尔和其他作家也曾仿写过。

13. 让·科克托^①《圆桌骑士》

加利玛尔出版社,1948年,戏剧丛书,第142—147页

传说魔师梅尔兰是魔鬼的儿子。不过,在《布列塔尼系故事诗》中,他在亚瑟朝廷里是起积极作用的。

让·科克托把他写成一个恶人。他在魔鬼吉里费的帮助下,使全城堡的人中了毒(不过,读科克托的作品,最好别信其表象)。吉里费有许多化身(假高文、假王后等),所以,在戏中,无人专演这个角色,演员既演真主人公,也扮假主人公。在戏的结尾(第二场),骑士们取回“录音”后——读者即将听到——又走了,梅尔兰与假王后独处一室。

^① 让·科克托(1889—1963),涉猎百艺集大成于一身的法国作家。——译注

假王后 您听！

（梅尔兰与他面对面地把耳朵贴在门上）

高文的声音 我画好了圈。

朗斯罗的声音 请用布条蒙住你们的双眼。

塞格拉摩尔的声音 是上天还是入地？

加拉的声音 既不上天，也不入地，我想。你们站着别动，我这就开始。首先，你们将听一段受益非浅的对话。

（他们听到梅尔兰和假王后的声音，与第一场所说的一模一样——这就是那著名的“录音”）

梅尔兰的声音 我在哪儿？

高文的声音 在圆圈边，小屋下。您转过身，面朝窗子和桌子，看是不是这样？

梅尔兰的声音 很好。请放好白垩，用布条蒙住你的眼睛。

高文的声音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梅尔兰的声音 嗨，吉里费，到我肩上来吧。爬到我双肩之上，骑着我，骑住。

梅尔兰 （愤怒地低声对假王后说） 盒子早就被打开了。是你，是你干的，我敢肯定。这种事，舍你其谁！

假王后 （同样低声地） 老爷，老爷，为这点小事就责怪我！

高文的声音 大师，大师，请抓紧我，我觉得我们要穿过一些地方，在那里，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一场的最后一幕在幕后进行着，而与此同时，发生了下列一幕）

梅尔兰 你猜想，背叛我要花多大的代价。

假王后 （左蹦右跳地闪避着梅尔兰） 他们已向我们再现了历史，请理智些，别伤害我，我经受不起！事已败露，咱们各奔前程吧！我这样说，是为你好。

梅尔兰 你打开魔盒，难道是为我好？丢失白垩，难道是为我好？泄露回乡之处，难道也是为我好？

假王后 是的，是的，就是的！为了让他们滚蛋，让您卷铺盖回家。否则，我不再为您劳心费神了。请改主意吧！带上我！咱们回到我教母摩甘娜那儿去。老爷，老爷，别回到亚瑟那边。

梅尔兰 够了！

（他侧耳细听）

梅尔兰的声音 骑在陌生人的头上，走过干地，走过湿地。

高文的声音 山羊、山羊，雪白的母山羊，长角的公山羊，发怒的公鸡。

（无声）

梅尔兰 他们已走远。你可以庆祝你的杰作了。我把你从克兰索尔的魔爪中解救出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去吧，快点！你去追那些马，给我抓两匹回来，我们别无选择。

假王后 追马？您太过分了。首先，您应把我的假裙子脱下，给我换一双风华正茂的少年的腿。

梅尔兰 别再唠叨你的裙子，我听腻了。只要你追上那些马，我就给你换腿。

假王后 老爷，老爷，我向您起誓，保证……

梅尔兰 你几乎不值得我继续操心了……将两把椅子挪近一点（假王后照他的吩咐做了），靠在一起，不是这样，傻瓜，是这样！（他把椅子放在房间中央，面对观众，椅子之间留有空隙）躺在上面，不，趴在上面。

假王后 轻一点。

梅尔兰 还差绳子……（他解下挂窗帘的旧绳子）我必须把

你捆住。(他将假王后绑在两把椅子上)

假王后 你好像把我串在烤肉的铁扦上,准备吃我呀。

梅尔兰 还要打一个结。

假王后 你把我的踝骨弄断了。真是小题大做,故弄玄虚!

哼,哼!

梅尔兰 安静点,你想从这儿出去吗?愿不愿意?

假王后 天知道你到底有多大能耐。总不至于把我变成一匹马吧?

梅尔兰 (哈哈大笑)噢!真是个好主意!

假王后 老爷,老爷,我什么也没说。

梅尔兰 正相反,这是你说的第一句聪明话。

假王后 (挣扎着)可怜可怜我吧!在这二层楼上,您要一匹马有何用?

梅尔兰 巫师眼中无楼房。你不该背叛我……

(他迷倒了假王后)

假王后 你这头野兽!野兽!死鬼!老公羊!老蛇怪!猪猡!猪猡,猪猡!

梅尔兰 (骑在假王后身上,抓住她的辫子,作为缰绳)

五加五不再等于十

我凭着耶稣和神迹

凭着火中兽噬螭发誓

在河的上游和下游

王后须火化成灰变作马

(随着马碎步小跑的节奏,他不停地重复着最后一句诗)

王后变作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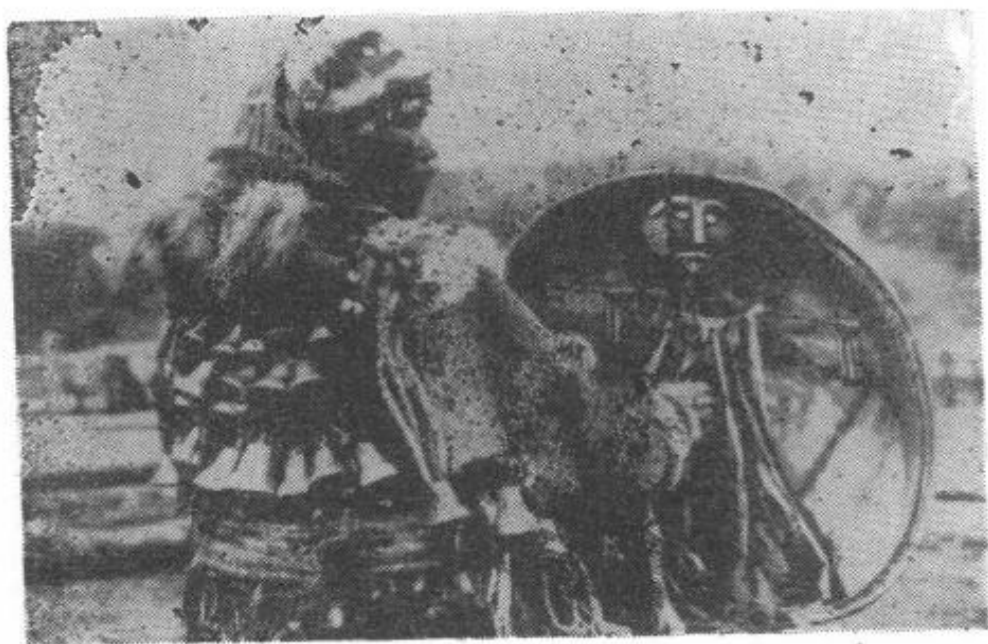
王后变作马……

假王后 (声嘶力竭地)懦夫!懦夫!哨兵,来救我!可怜可

怜我吧！我的骨头要散架了！我的头发被他拔掉了！真痛啊，如火烧火燎！我快死了！可怜我吧！救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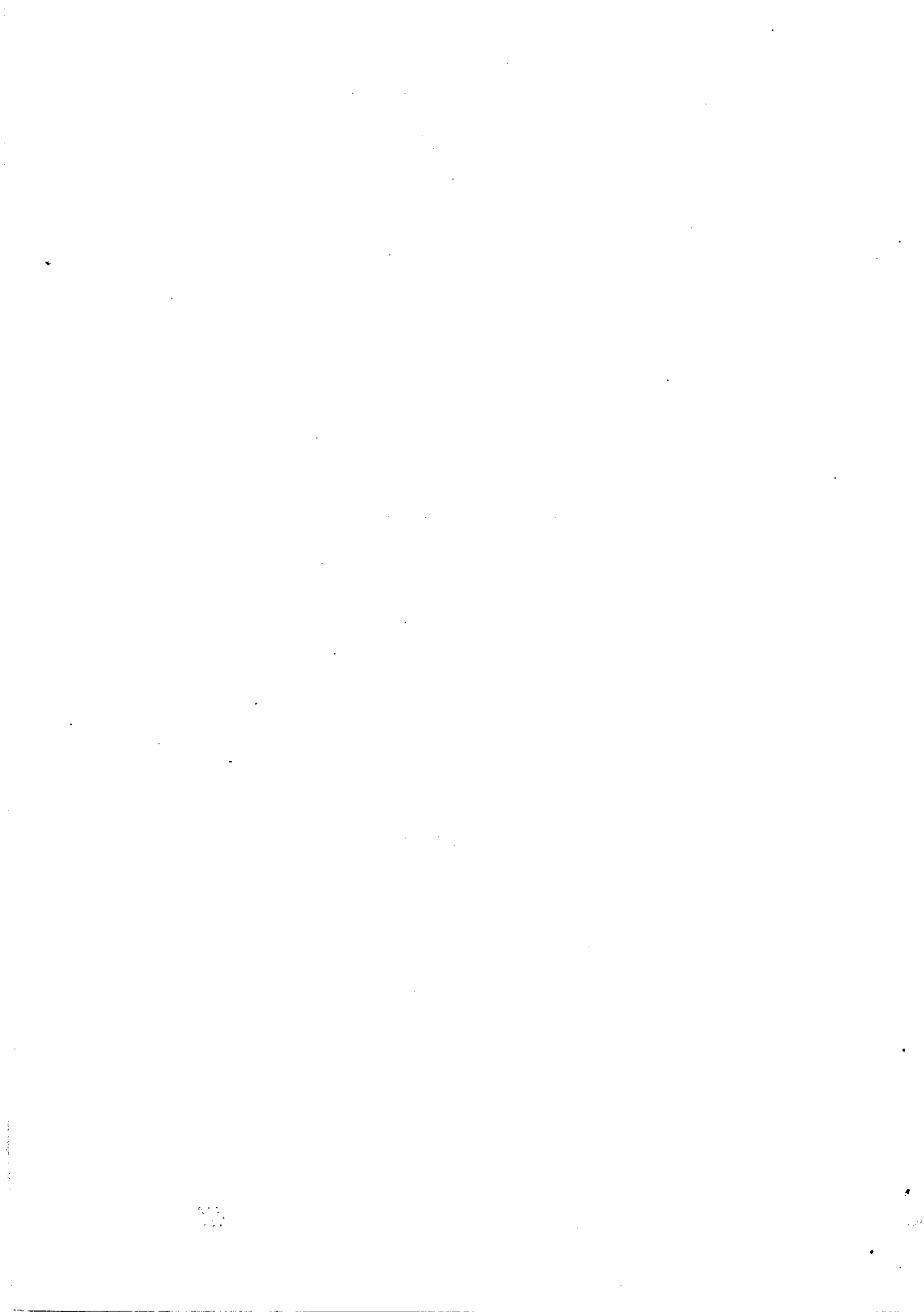
（梅尔兰始终重复着最后一句咒语，他装作骑马的样子，一手拉住辫子，一手抽打坐骑。在第一场尾声出现的风暴又起。暗场。微光隐现。墙壁飞逝）

（幕落）



《阿尔泰山的巫师萨满和他的魔鼓》

库尔特和马尔哥·吕宾斯基拍摄



人类的大敌是黑暗，这个黑暗不仅在他身
外，而且在他心里。在黑暗中，他为陈旧观念和
各种值得怀疑的自卫方式所控制。

安德烈·布雷东《秘术十七》

这个扰乱民心的幽灵确实存在。他凭着诡
计取巧显灵，至今仍很活跃，他就是在人类史上
散布灾难和恐怖的公敌——秘术。……他是头
号敌人，超级恶魔。谁拒不承认存在着魔鬼这
一神秘可怕的现实，谁就是离经叛道。

保罗六世教皇

事物的性质是有传染性的：如果它们相近，
近得足以相互影响，它们的性质就会互相转化，
互相溶合。世界的秩序也是同样。

罗歇·卡依卢瓦《人与神》

其他地区的巫术

与流行的观点相反，迷信之邦并非禁巫最甚之国。

禁巫之事，在意大利极少，在西班牙也不多。这并非因为巫术从未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譬如在托莱多，而是因为除了克维多的《骗子，塞戈维亚的堂巴勃罗》和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之外，人们在西班牙文学中寻不到它的踪迹。

在信奉新教的国家，情况则不同；读者会想到诸如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所作所为、萨莱^①的女巫讼案、德国的女巫监狱“黑克森豪斯”以及那些既省料又能焚烧更多女巫（她们有的还在摇篮之中！）的新式火炉。

天主教会因有许多其他的异端分子要追捕，况且巫女神汉又往往在它的怀抱之中，故而未采取行动。如果圣女贞德仅仅是巫女、而不是屡教不改的

^① 萨莱，美国麻省的一座古城，在十七世纪末是捕巫中心。——译注

异端分子的话，他们会烧死她吗？这就很难说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天主教比黑色的清教（新教的一派）更能与魔鬼相处。

我们力图通过本章节作一次时空上的旅行，中途小憩于伊斯兰世界。那个世界曾对地中海沿岸有过相当长的影响。

14. 《一千零一夜》

“狡诈的达丽拉的故事” 玛特鲁斯译 第 375—376 页

《一千零一夜》是取之不尽的故事和传说的宝库。它介绍了一千零一个故事，其中有施魔法、作咒符，有吸血鬼、魔鬼、神灵、巫婆和神汉。读者只须想一想阿拉丹的故事或辛伯达的旅行就清楚了。下面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开罗小偷“活泼阿里”的遭遇。阿里被人用魔法变成了狗，流浪在巴格达的街头。

在读这个故事时，读者会再次发现，如果除去几个次要的民俗方面的细节不论，地中海沿岸的巫术是相同的；在当时当地，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和《狡诈的达丽拉的故事》是一奶同胞。

阿里狗在城墙外流浪；由于一无所获，他终于下决心进入巴格达城。但是，在城中他侵犯了各地区的狗的领地，况且它们也不认识他，所以，它们在他所经之处群起而吠，张嘴便咬，直到把他赶出它们各自

的领地。于是，这位入侵者从一块领地落入另一块领地。他四面受敌，被狠狠地追咬着；终于，他躲进一家店门大开的小铺子，这里恰巧无领主。店主——一位旧货商看到这条可怜的狗被群狗穷追猛打，夹尾而逃，便拿起木棍去保护他，那些攻击者便分散开来，在远处吠着。于是，为了感谢旧货商，阿里狗趴在他脚下，眼含热泪，一边舔他，与他亲热，一边激动地摇着尾巴。阿里呆在旧货商身边，直到夜晚。他暗自言道：“当狗总比作猴强，不过，也许比猴更差！”夜晚，旧货商关了店门，阿里狗紧随他来到他的房屋。

旧货商刚进屋，他女儿便掩面而羞……

——讲到此处，山鲁佐德看到晨光已露，便谨慎地闭口不言了。

但是，在第四百六十四夜，她继续讲道：

……她女儿大叫道：“父亲，你怎么带一个陌生男子进你女儿的房间！”旧货商说：“哪个陌生人？这儿只有狗！”她反驳道：“这狗并非别人，它是开罗的‘活泼阿里’，因为他偷了犹太巫师阿扎利亚的女儿卡玛丽娅的长裙，被巫师魔化了！”听说此言，旧货商转身问狗道：“这是真的吗？”狗点头称是。年轻的女子继续说：“如果他愿意娶我，我准备还他本来面目！”旧货商惊叫道：“看在真主的份上，我的女儿，还他本来面目吧，他肯定会娶你的！”接着，他转身问狗：“你听到啦！同意娶她吗？”阿里点头摆尾称是。

于是,那年轻女子拿了一只盛满水的护符杯,开始对着杯子念咒。突然,随着一声大叫,那女郎的女仆走进房间,对她的女主人说:“您的诺言在哪里?我的主人,我们两人之间订的协定又在哪里呢?在我教你魔法的时候,你曾对我发过誓,不经我同意,你永不施魔法!恰好我也想嫁给现在还是条狗的‘活泼阿里’;我不同意恢复他的人形,除非他属于我们两人,与我过一夜,再跟你睡一宿。”女郎妥协了。她父亲十分吃惊,问她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巫术?”她答道:“从我们的新女仆到来之后开始的。她是在替犹太人阿扎利亚帮工的时候自学的,她可以偷偷翻看那位杰出的魔师的古书和魔术书!”

之后,两位年轻的姑娘各取一只护符杯,用希伯来语对着杯子喃喃低语,然后,将水洒在阿里狗身上,对他说:“以贤德的所罗门神的名义,请再变成活人吧!”这时,“活泼阿里”双脚一跳,站了起来。他比原先更英俊了。

15. 罗歇·弗里松—罗什《被遗忘的足迹》

阿尔多出版社,第75页

按洛弗克雷夫特的说法,充满可怕的咒语的《招魂集》是阿拉伯疯子阿卜杜勒·阿拉茨莱写的。在《被遗忘的足迹》中,那著名的招魂术与《一千零一夜》一样多。

塔玛拉为了维系中士福朗齐对她的爱情，前来请教巫女塔薇。后者与我们至今所见到的罗马和色萨利的女巫以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方的女巫并无二致，只是作品中奇特的场景使我们选中了此篇。

拂晓，塔玛拉紧裹着蓝面纱，沿着通往“附属教堂”花园的主灌溉渠道一路小跑，穿过了土著居民的村落。那村庄已苏醒，公鸡高唱，母羊低鸣……；她钻入枝干银白多节的榕树，来到森林的尽头，只见眼前有一片空荡的旷野，坑坑凹凹，备受侵蚀，一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穿了过去。在确信无人跟踪之后，她放慢脚步，拉低面纱，走上了鸟道。

这是一个低矮、摇摇欲倒的小鸡笼，里面有几只矮脚母鸡在啄食；鸡笼边有一间芦草屋……

“你好吗？”塔玛拉怯生生地问道。她突然觉得有点压抑、紧张；霎时，她失去了信心，感到会遭拒绝；然而，她仿佛又看到那晚的情景，于是，她从情爱中又汲取了新的勇气。

“进来！”一个低沉、嘶哑的声音回答说。

“猫头鹰”塔薇蹲在地上，面目狰狞。她衣衫褴褛，满口无牙，一脸皱纹，像个泼妇。一束光线穿过半明半暗的芦草屋照在她脸上，更显出那脸上的黑斑。

塔玛拉进了屋，一言未发。

她也远远地蹲下，然后，从挂在脖子上的皮包里拿出几枚银元，不屑地扔给那老妪。现在，紧张过去

了，她又恢复了镇静；她不再是那个稚嫩的女孩儿了，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一个胸有城府的求爱女郎。塔薇不动声色地把杜罗^①放入破衣衫里。

“说吧……”

“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问我……”

“说。”老妇人强硬地说。

“你说！”塔玛拉憎恨地回击道。

“美丽而高傲的塔玛拉，是不是三条杠的中士已对你腻味了？”塔薇突然言道。

“是的！但这是你的错，该死的猫头鹰。因为，你给我的春药再也不灵了。”……

那夜酷热，沙石干得冒烟，透过稀烟，可以看到天上众星捧着银月。

这是旷野上的撒哈拉荒漠之夜，是一个远古之夜，《圣经》里描绘过这样的夜晚。

巫婆塔薇赶着一匹珠灰色的驴，驴的鬃毛被剪，成黑十字形，驴脸却是毛茸茸的。驴耷拉着双耳，安静而驯服地错步前行。塔薇不时地用荆棘刺驴。只要轻轻地在肝脏部位刺一下，可怜的驴就会用力前行。乌克桑的瞎眼奴隶萨朗牵着驴尾，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这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大脚、脚趾脱落；腰间缠围布，肋间有血迹；前胸干瘪，锁骨奔

① 杜罗，西班牙古银币名。——译注

张，如同船桅的侧支索；颈项青筋暴露，颈上头小如鸡；无颧，塌鼻梁，皆为梅毒所蚀；小眼，眉骨高耸如猴；额头平秃，泛着白光，头皮灰白灰白的，与肤色一样灰暗。“老实人”萨朗，这个人们偶尔称之为伊斯兰教的隐士，人人都怕他。……

“猫头鹰”塔薇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驴不再前行；因为后面的瞎子在黑夜中抬起头，紧紧抓住了它……

“喂，猫头鹰！这里就是死人坟场……”

因为，尽管石头仍然发烫，但他已发觉脚下沙石中有一股阴凉之气；他感觉到了沙子、岩石和碎石！碎石中耸立着石碑：一、二个是男人的；二、三个是女人的！死人的坟场就在这黑黝黝的石山上……

“这是哪儿？”猫头鹰问。

“啊，请随我来。”瞎子说。

他一边用杖探出障碍物，一边极准确地在密如渠边麦穗的坟墓中穿行，……最后，他用杖点打着坟头，说道：“挖！”

一声“挖”令，猫头鹰便打了一个唿哨，一声长长的略有抑扬的哨音过后，便是一阵沉寂，然后，又是一声长长的抑扬有致的哨声。哨声从她那牙床破裂的可怖的嘴里发出……他们等了几分钟，接着，瞎子第一个说道：“她来了。”

一条细长的影子从山上降下，黑夜里，无人看见她，连塔薇也没有，但是，萨朗已经猜到了，他听出

了她的脚步声，闻到了从她面纱中发出的刺鼻的气味。……

“挖！”

于是，塔玛拉首先开始掘墓，而后又得到猫头鹰的帮助。两个女人空手迅速地挖着沙；在表层，沙是热的，往下是温的，再往下是凉的，被沙覆盖着的死人也是如此。……塔玛拉吓得双眼翻白，粗气大喘，喉咙哽张。她那双用散沫花油精心浸泡过的修长的手指，碰到了羊皮纸似的裹尸布，裹尸布包着的躯体的肋间被洞穿。她往后缩了缩，但萨朗似乎已看出她的畏缩，更加无情地、粗声粗气地说道：“挖！”

塔薇干劲十足，一边拼命地挖，一边低声念咒，赶开那些精灵及其子女；她发疯似地挖出尸体，闻到淡淡的腐臭。尽管空气干燥，那气味还是扑鼻而来，弥散在夜中。……塔玛拉学到了上乘的巫术……现在，她相信有鬼神了……塔薇强迫她来；她必须同意参加亵渎死人的行动……但是，现在，塔玛拉觉得自己灵魂出窍，快要死了。尽管天气炎热，她还是哆哆嗦嗦，牙齿打颤。

“滚吗！”塔薇命令道，“滚！当太阳转过去，升上地平线的时候，当乌都尔山笼罩在夜色之中，你就会得到药粉……滚！你现在真讨厌……”丑巫婆冷笑着，萨朗冷笑着。塔玛拉惊恐万状，大叫一声，站了起来，她捡起面纱，磕磕碰碰地跑过墓地，消失在丘陵之后、玄武岩石之中。那些岩石被风沙挖凿侵蚀，

状如神怪，又像是可恶的精灵。……

山上，萨朗已把尸体挖出。这是一具三星期前因挖井而溺死的奴隶的尸体，没有人会来上坟，也没有人会要他的尸躯。萨朗抓住尸体，把它横放在驴背上。萨朗走在驴的这边，猫头鹰走在那边，两人扶着腐化解体的尸躯，让它保持平衡。只见尸体的肩骨凸出，肋骨也顶破了皮肤；头上几乎无肉。……

他们终于到达巫女的芦草小屋。在一块岩石后，他们翻倒尸体……驴喷着鼻息，脚上带着绊索，一瘸一拐地走向只有它自己知道的贫瘠的草场。

这时，萨朗抓起供品中的一块大石器。这是一把石斧，为马格德林时期的人所打造……不过，萨朗对此一无所知！荒漠一向是这样向图阿雷格人^①提供现成工具的，也许，它们是精灵提供的吧……那些研碎黍麦的石头、木杵、研钵、石斧、箭尖和刮具，他们现在仍在游牧营地中使用。

瞎子一下就割开了尸体的脖子，接着，把他的头颅扭转过来，用沉沉的木杵猛击一下，将头砸碎；塔薇俯下身去，用木刮刮起颈上的肉，小心翼翼地放入研钵。然后，她遣走了同伙，因为，制造杀人药粉的诀窍只能由她一人掌握；瞎子走了，在夜中——这黑夜是他的世界，他能神奇地穿越而过。

① 图阿雷格人，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译注

塔薇忙忙碌碌地干到黎明。她先把曼陀罗和致人疯癫的天仙子的种子捣碎，再从小红皮包中拿出神秘的药粉、连同毒腺一起被捣碎的碣子尾巴、被活活闷死后又晒干研成粉的角蝰蛇、被压碎的癞蛤蟆……她蹲在木杵和研钵前，一边将它们按比例混合在一起，一边念着咒语。炭火的微光从背后照着她，使她显得阴森可怕……在研钵中，脑髓、草药和蛇混在一起，结成团，烧熟后又被捣碎、过筛。最后，制成一种灰黑色的药粉，极可能被人误当作鼻烟。巫婆小心地把它放入小皮包的里层。

16. 梅里美《西班牙信筒》

巴黎杂志出版社

在西班牙旅行时，《高龙巴》的作者是在斯基泰人的一个后裔家里找到了庇护所。至少，给他当向导的瓦朗西纳农民维桑特坚持这种说法。为了劝阻作家在那个客栈过夜，维桑特对他讲述了堂兄的遭遇；维桑特的堂兄是打渔的。在看下面这篇文章时，读者将再次发现，从古至今，女巫的样子并无多大变化。不过，我们毕竟对此并不吃惊。

“那天早晨，他去打渔，在解缆绳的时候，天啊，他看到了什么？……他解的不是一般的绳结，那不像是个好水手打的结，他所见的像是一个老妇人为

拴母驴而打的结。‘那些小淘气可能在昨夜来我船上闹腾了一阵，’他想，‘如果抓住他们，要狠狠揍一顿。’他上了船，捕鱼，然后又回来了。这次，拴船时，他打了两道结，行了！第二天，绳结又松开了！我堂兄气得发疯，不过，他还在猜测是谁干的！……但是，他没有丧失信心。他买了一副新绳子，仍将缆绳系牢。呵！第二天，新绳子没有了，现场只有一截毛糙的细绳子，那是一副完全腐烂的缆绳的残骸。更有甚者，他的帆破了，这说明夜间有人张帆出海。我堂兄暗想：‘这不是夜间来船上玩耍的孩子们干的；他们怕翻船，不敢张帆。显然，这是一个小偷。’

“怎么办呢？他晚上躺进渔船，躺在他出远海时贮藏面包和粮食的地方，他扑进去，又盖上一个旧斗篷，以便更好地隐蔽自己。于是，他定下心来。夜半时分——请注意这时间——他突然听到一些声音，好像有许多人从海边跑来。他伸出半个头，看见……那不是小偷，老天爷，那是十二位长发飘飘的赤足老妇……我堂兄是一个果断的人，他皮带上别有一把磨得很快的刀，是专门用来对付小偷的；但是，当他看到他要对付的是巫婆时，便失去了勇气。他将斗篷盖在头上，祈求佩尼斯科拉城的圣母保佑，别让那些丑妇人看到他。

“他蜷缩在角落里，忧心忡忡。这时，巫婆们解开了缆绳，扬帆出海。如果把船喻为马的话，那么，它就是一匹奔马。可以肯定，它几乎在海上飞腾，它在

飞，其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水的拍击声震耳欲聋，连柏油也因之沸腾！这没什么可吃惊的！因为，既然是魔鬼司管风，那么巫婆就可以随意唤呼驾风了。这时，我堂兄听到她们在谈笑、噪动，吹嘘她们所做的坏事。他认识其中的几个人，其余的则从未见过，好像来自远方。你们研究了很久的老巫婆费雷尔掌着舵。一段时间过后，船终于停了，靠了岸，巫婆们跳出船，把它拴在岸边的一块巨石上。我的堂兄亨利凯再也听不到她们的声音后，才大胆走出了他的窝。夜光并不太亮，但他仍然清楚地看到，距岸投一石之遥有一片深深的芦苇在风中摇荡，远处，还有一堆大火。请相信，那儿正举行巫魔夜会。亨利凯勇敢地跳上岸，割了几根芦苇，然后拿着芦苇返回藏身之处，静静地等待着巫婆们回来。约一小时后，她们回来了，又上了船，调转船头。船行驶得与上次一样快。‘像坐火车，’我堂兄思忖着，‘不久就会到达佩尼斯科拉！’一切顺利。突然，一个女巫笑道：‘姐妹们，三点钟了。’话音未落，她们便飞也似的消失了。估计，她们只有在三点以前，才能游历四方。

“小船不再前行，我堂兄不得不划桨驾船。天知道他在海上呆了多长时间才回佩尼斯科拉！可能两天多吧！到达时，他已精疲力竭。他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杯酒，便去佩尼斯科拉城的一位药剂师家里。那是一位博学的人，了解一切药草。我堂兄把带回

的芦苇给他看，并问那药剂师：‘这从何而来？’药剂师答道：‘从美洲，只有美洲才长这种草，您如果在这儿播种，那是白费劲，它什么也不会长出来。’

“我堂兄没再对药剂师多说一个字，又直奔费雷尔家中，一进门便说：‘巴卡，你是巫婆。’”……

我谢谢维桑特对我讲这个故事，作为回报，我接着说道，在我的故乡，巫婆们不使用船，她们最普



《兰达·马埃斯特腊》

戈雅铜版组画《狂想曲》第 68 幅

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

吉罗东摄影

通的交通工具是一把扫帚，那些妇人骑在扫帚上旅行。

17. 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

让·居尔蒂译 “挪亚方舟”出版社出版

莎士比亚这部伟大戏剧的第一场帷幕一拉开，台上就有三个巫女；她们宣告麦克白的到来。在第三场，一片荒原上，她们向麦克白预告了他的登基执政^①。最后，在第十七场，她们预告了他的下台。

第 十 七 场

山洞。中置沸釜

雷鸣。三女巫上

女巫甲 斑猫已经叫过三声。

女巫乙 刺猬已经啼了四次。

女巫丙 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众巫(合) 绕釜环行火融融，

毒肝腐脏扔其中。

女巫甲 蛤蟆蛰眠寒石底，

三十一日夜相继；

汗出淋漓化毒浆，

^① 麦克白杀害苏格兰国王邓肯后登上王位；后败于邓肯的儿子马尔可姆三世之手，被赶下台。——译注

投之鼎釜沸为汤。

众巫(合) 不惮辛劳不惮烦，

釜中沸沫已成澜。

女巫乙 沼地蟒蛇取其肉，

禽以为片煮至熟；

蝾螈之目青蛙趾，

蝙蝠之毛犬之齿，

蝮蛇如叉蚯蚓刺，

蜥蜴之足枭之翅，

炼为毒蛊鬼神惊，

扰乱人世无安宁。

众巫(合) 不惮辛劳不惮烦，

釜中沸沫已成澜。

女巫丙 豺狼之牙巨龙鳞，

千年巫尸貌狰狞；

海底抉出鲨鱼胃，

夜掘毒芹根块块；

杀犹太人摘取肝，

剖山羊胆汁潺潺；

雾黑云深月蚀时，

潜携斤斧劈杉枝；

娼妇弃儿死道间，

断指持来血尚殷；

土耳其鼻鞑鞑唇，

烈火糜之煎作羹；

猛虎肝肠和鼎内，

炼就妖丹成一味。

众巫(合) 不惮辛劳不惮烦，

釜中沸沫已成澜。

女巫乙 炭火将残蛊将成，

猴獭滴血蛊方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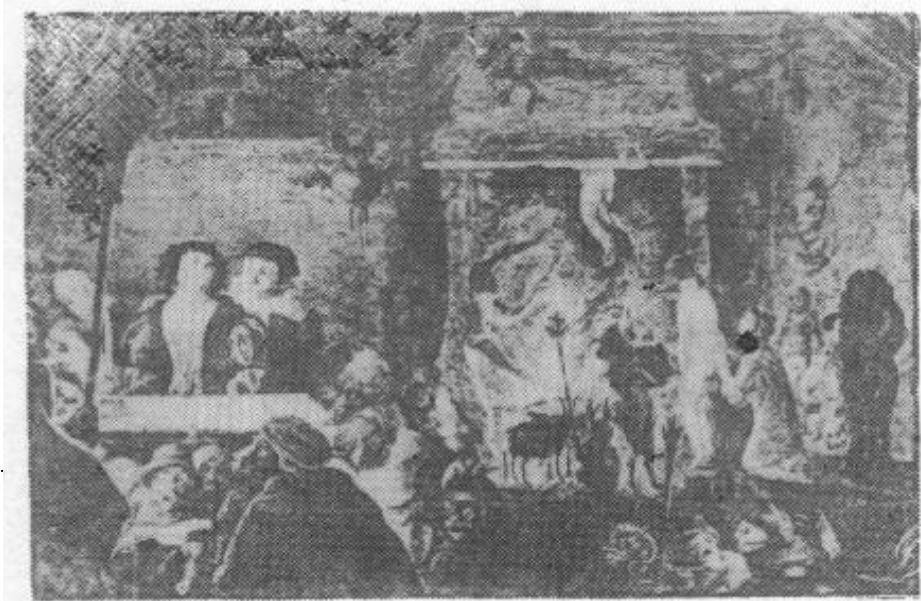
女巫甲 拇指砰砰动，必有恶人来。

(麦克白上)

麦克白 啊，你们这些幽冥的夜游婆子，你们在干什么？

众巫(合) 一次无名行动。

麦克白 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



《女巫场面》

小戴维·德尼埃(1610——1690)

杜埃市博物馆收藏

吉罗东摄影

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

女巫甲 说。

女巫乙 你问吧。

女巫丙 我们可以回答你。

18. 玛丽·韦布《萨尔》

让·德·拉克雷泰尔和凯利特根据英文本 翻译 格拉
塞出版社，袖珍版，第84—85页，第306—310页

小说的主人公即作者患有甲状腺肿，脸已变形，颇似普鲁兔唇。她向我们讲了一位英格兰年轻农妇的一生，其身体上的不幸使许多人认为她是一个女巫，而原因仅仅是她母亲在生她的前一天漫步横穿了兔子的路迹。

在我们所选的两篇节录中，第一篇讲述了她对巫术的公开指责，第二篇讲述了她是怎样差一点未经审判，就被一群迷信而狂热的人们处决的故事。

门上钉着铁钉，像牢门似的。跨过昏暗的门槛后，我们就进了客厅，那儿有最高贵的人们，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我。我虽然努力克制着自己，但仍然再次吃了一惊。庄园主和他们的夫人，二、三位坐头等马车来的外乡人——他们在那儿喝着冷饮，城堡主人的儿子、即银屯的牧师——他是回家过圣诞节的，因钉马蹄铁而停留此地，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着我，既

谨慎，又好奇。突然，我猜到了，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屋内的达官显贵，还是屋外的老朽，他们都在看我的兔唇。以他们的地位和所受的教育，他们会想：

“真是个奇妙的宝贝！”

“这女人肯定来自人口市场。”

“瞧，这是一个夜间变成兔子的女人！”

“这是女巫，一个可怕的兔唇女巫！”

我曾来过卢兰福特二、三次，大概那时他们就已这样看我了，只不过我当时还是孩子，没有察觉罢了。

在屋里，我可以听到房外的老朽像一群小嘴乌鸦似的呱呱乱叫，其中有一人说道：

“她在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喝东西，否则会中毒的。”

另一人道：

“千万别看那个怪物，她会将恶运扔给你，使你憔悴而死。”

他常去农村，这一些都在思维中慢慢形成。信仰一旦形成之后，便牢不可破，现在就很难转变了。

这就是那些仇视的目光、胆怯地退后和窃窃私语的原因。我就是萨尔女巫，一个可恶的女人，上帝把我的嘴变成兔嘴作为识别我的标记。我就是贝吉尔蒂的朋友、一个不信教的魔鬼的朋友；于是，我们的共性便呼之欲出了。而现在，最糟的是，我孤身一

人，形影相吊。

应该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不管人们怎样想，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是可疑的。在僻远的深山沼泽之中的村庄里，大概就是如此。那儿，在整个漫长的冬天，狂风像一群狼一样围着房子怒吼，人们讲述着一些可怕的传说：男人们在回家时被杀；不祥的幽灵怨恨地重返老房子的窗前，而这一切，只有从屋外才能看到；一群死人演奏阴恻恻的音乐；像我一样的巫女一边随着狂风落叶奔跑，一边高呼尖叫；以及埋伏在十字路口的江洋大盗的威胁等等。他们讲得神乎其神，以致没有人敢独在一处，也没有人轻易地让某人落单。当人们看到你离群索居，那就是说你已被判了死刑。……

我听到一些新的低语。当然，为了引发人们的愤怒，就不该过于看重道理本身，只要这个女巫死亡就行了。

格兰布勒又说：“还有更坏的。当萨尔开始频频出没于蒂维里阿的时候，他的姐妹便不高兴了。……那时，她做了什么呢？”格兰布勒向我投来仇恨的目光，看上去凶狠恐怖。他继续说道：“当黑夜伴着浓雾降临的时候，萨尔正汲水给牲畜喝，她把他推入河中。然后，为了欺骗圣器管理员，她驾船而走；她恫吓了磨坊主的孩子，使他们不敢说出真话。”

他停了一分钟，以便让所有的人都想明白，然后，他补充道：

“一个兔唇人！一个女巫！证据确凿的三起谋杀！”

这时，雨格莱大声叫道：

“决不能让一个女巫活着！”

现在，干柴遇火，一点即燃，一阵巨大的吼声，轰然爆发。

“把她摔倒在地上！”

“用石头砸！”

“把她扔进水里！”

除了那些言而无用的人之外，没有人站在我一边，没有人保护我。圣器管理员是个正直的人，可他已经回家了，否则，他可能早就为我辩护了。这里大部分是陌生人，有些人既不支持我，也不反对我。

菲雷娜推了她丈夫一下，要他替我说好话，但是，他们叫道：

“羊倌，你自己也差不多要被判刑了！你是怎么付的租金？说！”

人群如冬河涨水般地向我涌来。他们派人去教堂找小吊凳，这时，雨格莱的吼声又起：

“决不能让一个女巫活在世上！”

我想，我大概吓晕了。因为，那以后，我什么也不记得。直到受了河水的刺激，我才苏醒过来。一道道绳索将我绑在吊凳上，几乎使我窒息；雨格莱的吼声像魔鬼巨人的吵闹声一样，在我耳中嗡嗡作响。

19. 阿尔杜·米勒《萨朗的女巫们》

马塞尔·爱梅改编 R·拉封出版社,袖珍版,第18—20页,第54—55页,第176—178页

1953年,正值麦卡锡主义肆虐之时,阿尔杜·米勒揭露了这股野蛮的反共浪潮。在这股浪潮下,美国人民被压得抬不起头。精确地说,它将可悲地与中世纪的“扫巫运动”齐名。雷蒙·让后来在《暗泉》中,通过对戈弗里迪诉讼案的叙述,谴责了政治讼案中的不公正和令人无法接受的排斥异己的行为。在第一篇节录中,我们将在尊敬的帕里斯神甫家看到事情的起源。

帕里斯 您的孩子病了吗?

普特朗 病?不,我不认为这是病,事实上,我女儿与您女儿一样,魔鬼进入了她的身体。是的,我就是指魔鬼附身。魔鬼把她们的血冷冻,又将她们的脑煮沸。

帕里斯 凯茜什么地方痛?

普特朗夫人 她正忍受着地狱里所有的折磨!今天早晨,她没有醒,却睁着眼睛在房间里不闻不见地走动,她不再有灵魂了(帕里斯惊异了),您懂吗?不再有了!

普特朗 听说您派人去找伯凡尔雷的阿尔神甫?

帕里斯 (震惊地;他还想抵挡一阵)不过是为了保险一点。他在魔鬼施法方面有一定的造诣。

普特朗夫人 对!在伯凡尔雷,去年,他发现了一个巫婆!

帕里斯 噢!一个巫婆!这事恐怕靠不住,您会接受我这种

看法的。

普特朗 (双臂相抱, 严肃地)真的吗, 帕里斯先生?

帕里斯 (低下头)说真的, 我记不清了。(试图再次保证)不管怎样, 这儿没有一个巫婆。

普特朗 没有一个巫婆? 您愈来愈甚了。啊, 瞧! 帕里斯先生, 您是否好好掂量过这句话的份量?

帕里斯 (不知所措地)托马斯, 请别落井下石。您瞧, 我就实话实说。我刚刚在家中发现了一件事, 托马斯。我的仆人、我女儿和阿比加依夜晚在森林里跳舞。哦! 我不是说她们在搞巫术。我知道, 托马斯, 您将是最后一个希望严厉的控告落到我家的人, 否则, 我只好逃出萨朗。

普特朗 别指望我在这件事中支持您, 也别指望我保持沉默。原先, 在您与您的教民的争执中, 我总是站在您这边, 可现在, 我女儿显然已成了魔鬼的猎物。

研究巫术的大师阿尔神甫来到了萨朗城, 这是个研究这类事情的“学者”。直到最后, 他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的发生, 他控制不了局面。

帕里斯 (感情强烈地)请看看我女儿吧, 神甫(他引阿尔朝床走去)。她曾试图跳窗。今天早晨, 我们发现她躺在大马路上, 挥舞着双臂, 好像想飞。

阿尔 (皱眉)她想飞?

普特朗 阿尔先生, 她一听到天主的名字就无法忍受。我岳母从这一点上看出有某种巫魔的迹象。

阿尔 你们不要迷信，魔鬼是具体的，他造访而留下的印迹宛如岩石一般坚硬、真实。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出他的印迹，暂时保留所有大胆的结论。请相信我，撒旦很少敢亲自在地面现身。我必须对你们言明，如果万一我没有发现地狱的任何迹象，而你们又不准备承认这一事实的话，我将不进行任何工作。

帕里斯 我们同意。我们服从您的判决。

阿尔 好。（他走向卧床，看着贝蒂）现在，请你们告诉我有关这些事发生时的所有情形。

普特朗 我去关百叶窗。

阿尔 不，不。我们在这儿是为了发现巫法，而不是模仿巫法，我们需要亮光。

轮到丹福什法官登场了。这是一位轻信而又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许多人要根据他的草签署名而被吊死或拘禁而自豪），他正在询问阿比加依·威廉，后者为了报复，捏造了整个事件。事情复杂了。

丹福什 您的朋友玛丽·滑伦发誓从未见过魔鬼及其任何化身，她还肯定你们中没有任何人见过。（停顿）孩子们，我们是在一个执法毫不留情的法庭上。因为，法律是建立在《圣经》上，而《圣经》又是上帝亲手写的。它禁止巫术活动。我们有责任对搞巫术的人处以死刑。另外，法律和《圣经》也惩罚那些说假话、作伪证的人。（停顿）当然，我不会忽视，玛丽的证言的目的可能是蒙蔽我们，玛丽·滑伦可能已被魔鬼诱惑，被撒旦派来搅乱我们神圣的事业。

果真如此，那么，她必须上绞架。但是，如果她说的是真话，我以神的名义命令你停止说谎，并对你的目的进行忏悔。（停顿）阿比加依·威廉，请站起来，（阿比加依缓缓站起）在玛丽·滑伦的叙述中，有何真言吗？

阿比加依 没有，先生。

丹福什 （他思考着，看着玛丽·滑伦，又看了看阿比加依）孩子们，我们需要证据来证明你们两人中谁是诚实的。瞧，你们，你，或者你，是准备马上供认说谎呢，还是让我派人向你们提问？

阿比加依 我没有什么要向您招供的，先生，她说谎。

丹福什 （对着玛丽）现在，你还敢坚持你所说的吗？

玛丽 （虚弱地）是的，先生。

丹福什 （转身对着阿比加依）在普洛托尔先生家中发现了一个玩具娃娃，其身体被一根针扎穿。玛丽·滑伦证明，她做布娃娃时，你看到她扎针，当时，正值法庭开庭期间，你坐在她身边。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

阿比加依 （显得很愤怒）这是谎言，先生。

丹福什 玛丽·滑伦？

玛丽 （对着阿比加依）阿比，你想想！我把针扎入布娃娃的时候，你正在我身边！你正看着我呢！

阿比加依 阁下，能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吗？

丹福什 讲吧。

阿比加依 玛丽·滑伦撒谎了，先生。但是，即使她说的是真话，法庭对一个把针扎入玩具娃娃的女孩将作何结论呢？

丹福什 这值得深思。总之，玛丽·滑伦，你已指控了你自己从事巫术活动。

20. 洛弗克雷夫特《巫师的家》

选自《英斯穆斯上空的阴影》 德诺埃尔出版发行社，杰克·巴比法译本，第118—120页

洛弗克雷夫特(1890—1937)擅长写恐怖故事、神奇超自然的幻想小说，现在人们已不再向神怪、恐怖小说爱好者介绍他的作品。这位美国作家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无法仿效的作品，书中他运用了一种近乎数学推理的方法，展示了那种“人类能体会到的最强烈的感受：对未知事物的恐慌”。年轻数学家瓦特·吉尔芒住在一间顶楼室里，从前那里住过“克齐亚·马松老妇，她是公元1692年神秘地从赛伦监狱①逃脱的”。对他来说，最为邪恶的迷信活动使他同非欧氏几何学的最新发明结合在一起。几个月来，他的思维一片混乱。

不一会，他站在尖屋顶下的小房间里。房间地板倾斜，内有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一组低矮的书架，地板中有个三角形、黑乎乎的小洞。桌上躺着一位全身裸露、没有活力的小孩。巫魔站在桌的另一边，她右手握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左手持一把尺寸古

① 位于美国麻省大西洋岸，由新教的一派清教徒设立，是清教徒残酷镇压、囚禁巫师的场所，直到十七世纪末。——译注

怪、两侧各有一柄把手的金属凿子。女巫用沙哑的声音单调地唱着一首克尔芒听不清词句的圣歌。

场面变得更为明朗。克尔芒看到可怕的老巫婆身向前倾，从桌子的上方将凿子递给他。吉尔芒无法控制内心的感受，他弯腰双手抓过凿子，发现凿子并不很重。这时，布朗·金肯^①那可恶的身子，从吉尔芒左侧的三角形小洞里冒出来。巫婆示意吉尔芒保持一定的姿势握住凿子，自己则用右手高举刀子。黄牙妖物用叽里呱拉的声音唱起圣歌，巫婆呱呱地应和着，极为下流。吉尔芒感到一阵恶心直涌心头，凿子在他双手中颤动。一秒钟后，巫婆手中的屠刀直向下刺去……吉尔芒惊慌失措。突然，巫术被中断。只见吉尔芒松开凿子，腾出双手，身子扑向巫婆，阻止了她的残酷行动。

转瞬之间，他绕过桌子，从妖巫手中抢过屠刀，将它扔到三角形小洞里。刀子随着撞击声在孔里消失。几乎在同一时刻，巫婆勃然大怒，脸部抽搐。她用一双利爪掐住吉尔芒的脖子。他感觉到系在脖子上、带着圣十字架的链子陷进皮肉。他暗问自己巫婆看到那圣物后会是什么样子。他用一只微弱的手在衬衣里摸到十字架，拉断链条，突然将它拿到巫婆眼前。

巫婆一阵惊恐，松了松手。吉尔芒趁机挣脱巫

① 布朗·金肯，是一只长着人头，能讲各种语言，以人血为食的老鼠。

婆的尖爪。然而，当他准备将巫婆拉到黑洞，并把她往里扔时，巫婆恢复了体力，她用更残酷的手段掐住他。这回，吉尔芒决定以牙还牙，给她点颜色看看。未等巫婆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吉尔芒用十字架链子拴住她的脖子，紧紧地拉着，使她不能呼吸。正当她全身抽搐、疯狂挣扎时，他的踝部突然被咬了一口。他发现布朗·金肯前来帮助它的女主人。吉尔芒有力地用脚将它踢进小洞底部，接着便听到它在黑暗中一阵呻吟。

吉尔芒将尚无活力的老巫婆扔在地板上，没时间去确认她是否已被掐死。他赶忙转过身，这时桌上的景象几乎使他失去理智。原来，当他同巫婆搏斗时，布朗·金肯并非闲着。他阻止了女巫用刀刺杀孩子，但没有发现布朗·金肯的黄牙撕碎了小孩的手腕。凿子在小孩尸体旁边，这时溅满了污血。

在梦幻的狂想中，吉尔芒仿佛听到极远处巫魔们嘈杂、单调地在唱着圣歌。他知道“黑夜之人”刚刚到达。模糊的记忆混杂在他的数学知识里；他似乎觉得自己的潜意识中掌握着他所需的“一个个角”，使得他能用自己的方法重新征服世界。

21. 居斯塔夫·梅兰克《瓦尔普吉斯之夜》

莱兹出版社，桑比里法译本，第 132—133 页

居斯塔夫·梅兰克(1868—1932)出生于维也纳,他为后世留下数量可观的、浸透着玄奥学说的小说,其中不乏杰出之作,如《高莱姆》(1915)、《西方窗户的天使》(1927)。

瓦尔普吉斯之夜是一年一度的巫魔大会之夜,该书叙述了宫廷医生塔代·福吕贝尔在布拉格的遭遇。他将要离家远行,这时他的日历本向他宣布了那可怕的夜晚。

抱着当初自己没看准日期的希望,宫廷医生整了整眼镜,决定到日历本上核对日期。突然一股寒气袭击了整个房间,镜片顿时蒙上了一层水气。

他脱下眼镜,就在这时,他发现身前站着一个人。那人腰间系着动物毛皮,身体的其他部位裸露着,他又高又瘦,皮肤深色,头戴金光闪闪的王冠。

宫廷医生立刻意识到那是路济弗尔魔王,不过他无丝毫吃惊之感,因为很久以来,他在内心深处期待着魔王的出现。

他不由自主地弯下腰,问魔王:“您是能满足所有愿望的人,是吧?您是否也能……”

魔王打断了他的话,指了指腰间的皮毛说:“正是,我就是人们将心愿放在我手上的天神,我是唯一身系腰带的天神,而其他都是些无性别的。

“唯有我能理解人的心愿。那些无性别者永远也记不起愿望为何物。不管哪种愿望,它归根结蒂是与性联结在一起的。就说花朵吧,醒着时,它的愿望

似乎与性毫不相干，但这只不过是表面而已。

“我是诸神中唯一的仁慈之神。世上没有我听不到、因而没能成为现实的愿望。

“但是，我所听到、并使之成为现实的是出自灵魂的愿望。这就是我叫路济弗尔^①的原因。

“我听不进那些奄奄一息的人所发出的愿望，……这就是他们害怕我的原因。

“只要他们的灵魂愿意，我就毫不留情地撕碎他们的躯体。富有同情心的外科医生运用高明的医术诊断、切除患坏疽的肢体，我正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解剖。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要死，但是他们的灵魂则渴求活下去，……对于那些人，我使他们继续活着。很多人追求财富，然而他们的灵魂则渴望贫穷，以便能使自己穿过针眼。对于这些人，我让他们成为乞丐。

“你和你祖先的灵魂在人世间渴求睡眠，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他们成为外科医生……我把他们的躯体安顿在一座石头城里，在他们周围放满了石头人。

“福吕贝尔，福吕贝尔，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找回你失去的青春年华！但你怀疑我的能力，认为我不能重现过去，因而你丧失了信心，而情愿去睡觉……不！福吕贝尔，我不会让你这样做！因为你

① 路济弗尔(Lucifer)，意即“带来光明”。——译注

的灵魂在恳求着寻回青春。

“这就是我将使一个又一个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原因。”

22. 霍夫曼《神怪故事》

新新出版社, 1963 年, 第 269—273 页

文学批评家戈蒂埃提及霍夫曼时写到: “想法最怪、最无规可寻, 也得具有理性的成份, 包含随意的借口、构思, 具有个性特点, 遵照一定的行为准则……从事这样一种毫无束缚的文学形式, 若要取得成功, 没比这更难的了。……”

德国乐队指挥、法官欧内斯特·泰奥多尔·阿梅代·霍夫曼在这方面成果卓著, 无可争辩。1776 年他出生于苛尼格斯堡, 四十六年后, 由于强烈地崇拜、仿效巴居斯^①离开了人世。

1551 年, 一位长相不错的男子夜晚出现在柏林街头。他上身穿一件漂亮的貂皮紧身短衣, 下身穿长毛绒紧身长裤, 脚穿尖头皮鞋, 头戴天鹅绒扁平软帽, 上面插着一根红色羽毛。他风度翩翩, 讨人喜欢。他极有礼貌地向每人致意, 尤其对妇人及姑娘; 他习惯于对她们说些恭维讨好的话。……

① 巴克科斯, 又名狄俄尼索斯, 古希腊葡萄及酒神, 整天精神恍惚, 沉醉于狂想之中。——译注

他对男人同样客气。人人喜欢这位陌生人，每当他有困难，如走不动或找不到路（因为尽管他身材魁梧，但瘸了一条腿，只能拄着拐杖），大家都乐意为他效劳，这就不足为奇了。他身高近二米，当有人跟他握手时，他得弯下身，有时竟跌倒在十二步之外，这使人们颇有点吃惊。……

当时适逢参议员瓦特·吕金斯的妻子初次怀孕。老稳婆巴巴拉·罗洛凡预言这位漂亮太太定生个可爱的男孩，参议员高兴万分。

那位陌生人曾出席过参议员的婚礼，并时常来看望他。有一天，他前来看望参议员时，巴巴拉·罗洛凡正好在场。

老巴巴拉一看到陌生人便高兴得大叫起来，她脸上的皱纹似乎顿时消失，苍白的脸上出现了红晕；一句话，大家会说在她身上消失已久的美貌与年轻活力突然重现。

“啊！啊！阁下，您真的回来了吗？我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

巴巴拉·罗洛凡叫喊着，正要跪倒在陌生人的脚下。陌生人以愤怒的神态看着她，双眼充满怒火。但没有人能听懂他向老妇人说了些什么，她随即躲到一个角落里，嘴里咕哝着，脸色苍白，失去了光泽。……

这次见面给参议员夫妇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定老巴巴拉将对他们行施巫术，于是他们把她拒于

家门之外，并且找了另一位稳婆。

老巴巴拉怒火万丈，扬言参议员夫妇将因对她的不公正对待而后悔。

吕金斯阁下的满腹希望与欢乐转变成极度的痛苦，他妻子生下的不是可爱的男孩，而是一个极为丑陋的怪物。怪物棕褐色皮肤，头上长角，大眼睛，塌鼻子，大嘴里长着白色扭曲的舌头。……

当参议员夫人分娩时，人们看到老巴巴拉·罗洛凡一直坐在他们家的门槛上。吕金斯阁下忍不住对她的憎恨。此外，参议员夫人哭着说，老巴巴拉那张丑陋的脸从未从她眼前消失过。……一天，接近中午时，狂风大作，暴雨交加；镇上的人看到老巴巴拉被风吹起，飞越钟楼、屋顶，徐徐降落在城门外的草地上。

从此，对于老稳婆与魔鬼串通的事实，人们不再怀疑。吕金斯阁下向法庭控告，巴巴拉被逮捕。

起初，她极为顽固，矢口否认；直到对她施以拷刑，这时她受不住痛打，承认了自己长期与撒旦个人交往及其行施各种巫术的事实。她对参议员太太施加了魔法，并且与另外两位巫婆一起杀害了不少孩子，拿他们的脂肪进行巫术活动。

法庭作出判决，老巫婆将在“新市场”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柴堆已被点燃，烈火熊熊。人们发现陌生人目光炯炯地看着老巫婆，他的肩膀高耸，超出在场的所

有人。

滚滚浓烟升向天空，烈火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烧着巫婆的衣服，这时，她狂叫说：

“撒旦，这就是你同我结成的盟约吗？撒旦，救救我吧！我快被烧死了！”

陌生人突然化身成一只老鼠，钻进巫婆的皮袄，带着她飞上了天，远远地离开柴火。柴火不久便熄灭了。

现实生活中的巫术

本章将探讨巫术的技术、实践以及对巫术活动的镇压。在末尾我们将引用警方的调查报告及精神病医生、驱邪师、专家们的观点，以充实下文简短扼要的介绍。我们试图使读者对巫术在艺术中的运用略有了解，同时引出本书的最后一章：巫术在文学中的运用。

23. 克罗德·赛纽勒《害人故事》

马拉博出版社，1972年，第12—13页

该书开头部分，作者叙述了他在1932年亲眼所见的一件事，那是在阿尔代什与上卢瓦尔两省交界处一个偏僻的高原上。也许是这件事促使作者终于成为一名荒诞小说家。

那天，作者正在高原的一位神甫、牧羊人家里避雨，这时一位妇女怀抱婴儿，出现在倾盆大雨之中。

这女人在圣母未降临的年代可以成为一名野蛮的圣女，掌握人类的命运。

她身披一条长麻布袋，从头顶一直垂到腰间，但袋子仍然遮挡不住狂暴的雨点。她怀中的婴儿在忍受着折磨，似乎已经奄奄一息。

这些超乎自然的人们面对面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仿佛置身于一种唯有他们才知道的仪式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几秒钟，但对我这个闯入他人秘密圈的不速之客来说，这段时间远远不止几秒钟。

神甫终于伸出手来，母亲连忙将孩子递上。神甫抓住孩子的衣角，如提小狗一般地将他放置于昏暗、摇曳的灯光下。接着他剥去孩子的衣服，就像剥野兔皮，虽然笨手笨脚，但无不显示出自己是个不可战胜的巨人的神态。

女人走进屋里，怯生生地关上房门，站着一声不吭。……突然她一反呆板的常态，冲到神甫身边，以惊人的速度打开麻袋，从里面取出一只公鸡。鸡的双腿被捆绑着，它愤怒异常，喙子咄咄逼人。她把鸡交给神甫，同时神甫也把孩子交还给她，两人就像在按特定仪式做一种交易。……

女人起先显得非常害怕，连我也替她担心得几乎瘫倒。只见神甫忽然发作，用一只手牢牢抓住松了绑但仍在发怒的公鸡，另一只手则挥舞着刚从墙上取下的一把砍刀，那刀已七、八成生锈。他野兽般地吼叫着，身子随叫声微微抬起。好斗的公鸡被平

按在桌子上，随着可怕的一刀，鸡身一劈为二，鲜血四溅，这只家禽就被活活地宰杀了。神甫的双手立刻变得出乎意料的灵活，他捧起开了膛的公鸡，好像捧一只盛满水的碗，将它翻转身，放在婴儿的头上，按将下去。婴儿早就等待着这只臭气熏人的牺牲品，现在他被戴上一顶鸡羽冠，那些羽毛还根根直立着。公鸡倔强的头颈不住地痉挛，发出最后一嘶长鸣，就像清晨自豪地报晓。

血水带着内脏从孩子的脸部淌到身上，然后又流到他母亲土灰色的腿上，仿佛使人觉得刚才被撕碎的是孩子娇嫩的脑瓜。……这时神甫用粗哑的喉咙“嘿”了一声，就像扔出一块石头，以声壮胆；母亲睁开双眼，看到公鸡临死前的可怕挣扎，那狂怒的神情与那在空中乱舞的爪距，不禁失声厉叫；我也胆怯地喊出声来，忍不住恶心打隔……一切都疯了！恰在此时，婴儿苏醒过来，他动了动身子，神经质地哭了。哭声顿时使母亲兴奋起来，陶醉在希望与幸福之中；神甫脸上也露出一丝自得之情。

他们刚才是救活了一个垂死的婴儿，还是将他交给了魔鬼？

鬼才知道！

24. 保罗·阿雷纳《皮塔吕克的菜豆》

选自《巴黎与普罗旺斯的故事》 勒梅尔出版社

从皮塔吕克的奇遇可以看出，在地中海沿岸的科西嘉、普罗旺斯等地，从事日常巫术活动的并不局限于专职巫师。皮塔吕克是贝尔杜伊^①的一位农民，他在赌博时输完了菜豆种子，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麻烦，他装模作样地去地里播种。

结果可想而知，当贝尔杜伊其他农民的菜豆破土而出时，皮塔吕克家的菜豆毫无动静。

狄德姑妈是拉·曾的母亲，皮塔吕克的岳母。尽管上了年纪，她还是在一天晚上亲自去地里察看情形。经一番沉思之后，她回来告诉大家说地底下有鬼，菜豆种子都中了邪。皮塔吕克双手赞成岳母的看法；于是皮家的近亲远亲十五代之内，全都被召集到“狗拉”小屋，鉴于情况的严重性，大家决定第二天煮水驱邪。

狄德姑妈新近丧夫。她来到中心广场陶具匠家附近闲逛，伺机偷了一只新锅，因为按照惯例，煮水驱邪的锅子必须是由一位寡妇窃来的没有使用过的新锅。陶具匠当然懂这规矩，而且也知道事成之后，只要一有机会就能得到回报，于是睁眼闭眼，听任狄德姑妈把锅子塞进皮袄带回家去。

在皮塔吕克家族男女老小的注视下，偷得的新锅被庄重地架到火炉上。

^① 贝尔杜伊，法国南部沃克吕兹省的一个地区。——译注

狄德姑妈往里面注了水，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将所有从附近采集到的旧钉子、锈刀片、没眼的缝衣针和缺头的大头针倒进水里。水开了，里面的铁玩意儿开始上下翻滚，虽然这时大家离菜豆地很远，但无人怀疑随着沸水的翻滚，刀锋、针尖正在慢慢地扎刺菜豆地那妖魔的肉体。

“行了，”狄德姑妈低声说，“再添上一捆柴草，过不了多久妖魔就会来向我们求饶。”

“那是他罪有应得！”众人附和着。

这一切使皮塔吕克感到十分好笑，他忍不住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给一位住在上城区的朋友。皮家在“狗拉”煮水为菜豆种子驱邪镇妖的消息传开之后，整个贝尔杜伊都为之欣喜万分。

既然皮家在煮水驱邪，那么按照传统，大家得找一个人来受他家人的痛打。

于是，好心的贝尔杜伊百姓们将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古古当先生护送到皮家，挨了皮家十五位汉子的一顿臭打。

25. 罗兰·维尔纳夫《狼人^①和吸血鬼》

选自《神秘的遭遇》第41—44页（“读书”丛书）

① 狼人，法国民间传说中夜间变作狼形的人或妖；吸血鬼，神话中夜间从坟墓里出来吸食人血的鬼。——译注

不论哪位读者，只要他接触过哪怕是一点鬼怪文学，他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书中碰到罗兰·维尔纳夫的名字。后者是鬼怪学和纷繁复杂的巫术学方面的研究专家。杰出的《鬼怪学词典》就是由他与让·通德里奥合作编纂而成的。此外，他还列出了鬼怪学著作目录，作为现代鬼怪学研究的入门书——著名的《撒旦》——的补充。

在另一部著作里，他向我们介绍了巫魔协议及魔膏的故事。

在这里我们要提及彻头彻尾的巫术：巫师们与魔鬼签订协议后，实际上就能获得一种魔膏，它能使巫师们随心所欲地变成狼人。作为回报，他们必须按协议规定许下诺言，修身寡欲，有所取舍。巫魔相见的夜会仪式，在树林边的岔路口进行，那些接受惩戒的巫师及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将在那里受到魔鬼接见。他们把自己的一些血肉、甚至几绺头发进献给魔鬼。这些头发一经检查，立刻就可以显示出巫师的身份。博盖曾写过：“巫婆们把自己的头发进献给撒旦，作为她们与撒旦所签协议的定金。撒旦把这些头发切得很细很细，然后与水气相混，用它们制成油膏，所以我们通常可以在魔膏中看到细小的毛发。”

这种魔膏确实异常神奇，巫师们借此变化无常，隐形匿踪，腾云驾雾，往返于神秘之地。魔膏将他们引向令人诅咒的炼狱，引向巫魔盛大聚会，会上撒旦

把一钵魔膏分给他的新信徒。魔师与巫婆们四处采集植物药草、毒液毒汁，精心地制成魔膏。让·德·尼诺尔把它分为三类：

- 第一类能使巫婆觉得自己参加了巫魔夜会，然而仅仅感觉而已；

- 第二类正如上帝所能办到的那样，能让巫婆们真的参加夜会；

- 第三类能令巫婆们感到自己的外形变成动物。……

那些在巫婆唆使下用了这种油膏的人，会产生类似的感觉。……我们手头拥有的油膏魔方已残缺不全，只知道这种合成物里有毒汁成分。毒汁从高毒植物中提取。斯坦尼斯拉斯·德·吉亚伊塔有一首歌说明这些植物的用途：

你的种子在该死的黑夜发芽，
昏暗的星光恶毒而又可怕；
沉思的贤者怀疑你的名字，
因而对你闭口不谈；
在那遥远的年代里，
人们不敢知道你有多大的药效。

——《神秘玫瑰》

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植物有怒茄、天仙子、罂粟、乌头、黑麦草、毒蕈，“能让人看到地狱阴影”的西

诺希蒂德草、曼德拉草、曼陀罗，等等。它们能使人产生痴呆、阴茎异常勃起、嗜眠等症状。而颠茄在所有这些植物中最见效果。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魔草，用它擦拭身体，会使人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而服食它的人则会觉得自己变成一种动物。要造成这种短暂的精神错乱，或神经衰竭、极度兴奋的状态，用不着使用让人大倒胃口的手段，诸如解肢、同类相食等；而教会常常因这些手段指责异教派。……

一些法官也不得不听信巫婆之言，将巧合与巫术混为一谈。塞纳尔在《论死亡的秘密》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因伪装狼人而遭指控的妇女，当着法官的面用魔膏擦拭身体。执法官答应她，如她能略试魔技，就饶她一命。妇女刚擦完身子，便一头栽倒在地，呼呼酣睡。三小时后，她悠然醒来。别人问她刚才干了些什么，她回答说自己变成了一只狼，在一座相距几里的小城附近吃了一只羊和一头牛，并说出了这座小城的名字。大家当即赶到现场察看，情况正如妇人所言。”……

当然，巫师们并不因为与魔鬼签了协议，就一定能得到魔膏，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能使他的朋友们隐身。加西乌斯写道：“有时根据协议的规定，魔鬼把巫师圈在一个用云彩制成的兽形外壳里，然后使外壳的四肢与巫师的四肢相吻合，头对头、嘴对嘴、腹对腹、脚对脚、胳膊对着胳膊，这样就实实在在地给人一种错觉……”

26. 大阿尔贝特^①《大阿尔贝特令人羡慕的秘密》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小贩的兜售，本书在农村地区广为流传，人们把它归功于阿尔贝特。阿尔贝特是多明我会^②修士，托马斯·阿奎那^③的老师。巴黎莫贝尔广场上的阿尔贝杜斯老师塑像指的就是他。

本书吸收了帕拉塞尔斯^④的《极端言记》、高乃依·阿格利巴^⑤的《玄奥哲学》、利奥教皇的《神学便览》及奥诺列优斯教皇的《天书》的部分章节；尽管它已面目全非，甚至遭到篡改，但书中依旧保留着某种神秘色彩。

我们这里引用“光荣之手”^⑥的制作配方作为例子。

“光荣之手”：

夜间帮助小偷进入民宅畅通无阻

我承认从未亲身体验过“光荣之手”的秘密，但

-
- ① 大阿尔贝特(1193—1280)，德国神学家、哲学家，1245年任教于巴黎大学，学识渊博，著有《神学总论》二卷。——译注
 - ② 多明我会，即布道兄弟会，十三世纪由圣多明尼克设立。——译注
 - ③ 托马斯·阿奎那，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著有《神学大全》，该书被定为罗马教会神学教育的基本课程。——译注
 - ④ 帕拉塞尔斯，瑞士医生、炼丹家。——译注
 - ⑤ 高乃依·阿格利巴，德国医生、炼丹家、哲学家。——译注
 - ⑥ “光荣之手”法文为“main de gloire”，将三个字母结合在一起即为“mandagloire”，这是曼德拉草(mandragore)的词源，这种草是进行巫术活动极为难得的植物。

我三次参加了对一些小偷的最终判决，他们在受刑之后招认曾使用“光荣之手”进行偷窃。法官曾问他们那是何物，并且如何获得。回答如下：第一，“光荣之手”的用途在于使被窃者昏迷麻木，像死尸般动弹不得；第二，“光荣之手”用吊死者的手做成；第三，制作过程为：从一具吊死在路旁的尸首上截下右手或左手，包于裹尸布内，用力挤压以吸去留在上面的余血；然后将其放进装有氯矾、硝石、盐和辣椒等混合碎末的土钵中，两周后取出，置于烈日下烘晒，直到干燥；假如阳光不够强烈，也可以把手放在炉中，用蕨或马鞭草燃火烘烤。同时，用吊死者身上的脂肪与原蜡、拉普兰^①地区产的西扎姆混合制成一种蜡烛。用“光荣之手”作烛台，握住点燃的蜡烛。如此，小偷只要带上这致命工具无论走到哪里，均可使人动弹不得。当被问及何物可对付“光荣之手”时，小偷们回答有一种药水，它用黑猫的胆汁、白母鸡的脂肪和猫头鹰的鲜血制成，而且制作时间必须要在三伏天。拿这种药水涂在门槛或窃贼的必经之路上，“光荣之手”便会失去功效，小偷们也就不能用它了。

27.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女梦魔^②》

选自《奇异的故事》 加利玛尔出版社，“七星诗社”图

① 拉普兰，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包括挪威、瑞典、芬兰三国的北部及苏联的一部分。——译注

② 女梦魔，传说中和熟睡男人性交的恶魔。——译注

在《奇异的故事》里,巴尔扎克乐于叙述中世纪的故事,撒旦常在其中出现。《女梦魔》讲的是一位摩尔女孩的故事,她由某大人从圣地巴勒斯坦带到图尔地区。下面是图尔自由民对她的控告词。

我们均系图尔的自由民,在市长缺席的情况下,来到都兰大法官伊夫雷阁下的官邸,恳求阁下听取我们的控告及要求。控告理由已由我们在主管宗教罪行的主教法庭上作了详细陈述,并由我们当庭保证属实。

这位长着女人脸的魔鬼来本市已好久了。她住在圣艾蒂安农庄托尔塔布拉旅店里,系教务会属地,受大主教区世俗司法管辖。……

我们对她的来历、财产、行为作了全面的调查,以核实其性交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如同她的动作所显示的那样进行了撒旦的勾当。据有关圣书记载,撒旦常化成女子出没于本教地带;我们的救世主曾被带到一个山顶上,那里魔王向他显示了朱代^①的大片沃土。而且救世主还在好几处看到头长女人脸的恶魔鬼怪,它们不愿重返地狱。它们身上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情欲,并企图以吸取人的灵魂作为饮食。

我们已收集到大量有关女魔行施法术的证据,

① 朱代,古代巴勒斯坦的一个地区,位于死海与地中海之间。
——译注

当地居民也都作了公开证明。因而有必要阻止她的行为,并且使此事有个结果,使所有由于其恶行而名誉受影响的人的地位得以恢复。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恳求阁下授予该教区的神师、崇高而神圣的约翰·德·蒙索里主教大人以行使苦难的基督徒的权利。

.....

为此,本法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上述自由民之请求完全合理,现命令对关押在教务会监狱的女犯将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各种法律手段,依据惩治魔鬼规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决。

女犯将被活活烧死。

28. 于尔班·格朗递埃《契约》

国家图书馆,法国基金会,手稿第 7619 号,第 126 页

继卢维埃和艾克斯两事件后,卢登^①事件又是一次对巫术的重大诉讼。于尔班·格朗递埃是位聪明、高傲又好讽刺人的人。一次在宗教仪式队伍中,他竟然走在未来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前面。他善于勾引女忏悔者,在新教国家里是位宽容的神甫。遭起诉与判决后,他于 1634 年 8 月 18 日遭受火刑。当时执法者曾许诺在点

① 卢登,位于维也纳,宗教改革派在该地举行过多次教务会议。在该城的圣于絮尔修女院里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巫术事件,本文作者(1590—1634)受该事件牵连,被当作巫师而遭火刑。——译注

火之前按照惯例先将他勒死。米什莱对火刑作了如下描述：“他被绑到火刑柱上。万事俱备，大火随时可以将他吞噬。这时，一位僧侣——他的忏悔牧师——抢在刽子手动手之前将火把扔向柴堆。那位被捆着的受害者只来得及说：‘啊，你们欺骗了我！’烈火就熊熊而起，柴堆成了带来痛苦的火炉……人们只听到惨叫声。”①下文是于尔班·格朗递埃与魔鬼订立的契约。

我的大人，我的主，我奉您为神，向您保证如下：视他神为异端，包括耶稣基督、圣母玛丽亚，还有天国的全部圣徒，及来自天主、使徒和罗马的宗教；不相信上述诸神也不接受他们的保佑；每日向您致敬不下三次；尽力为恶，同时劝他人尽力为恶；自觉拒受斋戒和洗礼，拒受耶稣基督的所有功德；在我决心改变信仰的时刻，我把我的躯体、我的灵魂和我的生命奉献给您，就如同这一切得之于您。至此保证，永不反悔。

于尔班·格朗递埃血签

29. 《小红龙》

摘自让·帕卢《巫术》 法国大学出版社，“我知道”丛书，第15—16页

《小红龙》和《大小阿尔贝特》于1830—1850年间广

① 见米什莱《女巫》，加尔尼埃—弗拉玛利翁出版社，第206页。

泛流传于法国民间。它们都是晦涩难懂的怪书。该书的风格明显不同于格朗递埃的《契约》。

身为所有叛逆者之王的路济弗尔魔王，助我一臂之力吧，在称您的使者为路济弗格·拉法加尔的同时，我要求与他订立协议；贝尔泽比特^①王子殿下也请您保佑我这一举动；阿斯塔路特伯爵，也请您发发慈悲，让路济弗格大人今晚不带任何异味以人形出现，让他与我签订协议，予我所需的财富。路济弗格大人，无论您处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请您出来，同我说话，不然我将求助于所罗门的锁骨那威力无比的语言，逼您露面。所罗门曾凭锁骨之言迫使叛逆者接受他的协议，因此，您还是快快现身，免得我用神奇之言不断地将您折磨。

协 议

我向路济弗格大人保证，二十年内以他给予我的一切回报于他^②。特此证明。

签 字

30. 皮埃尔·德邦尼《让娜·弗丽——一个着魔女人的忏悔》

摘自《加尔默罗会研究·撒旦篇》 德斯科莱·德·布
鲁韦出版社，1948年，第389页

① 贝尔泽比特，地狱之主，《新约全书》中指他为众魔之王。
——译注

② 指以肉体 and 灵魂回报。

让娜·弗丽原本蒙斯地区的一位修女，下文叙述了她与撒旦订约的过程。自幼起，这位着魔女子就与魔鬼经常接触，现在她得到了后者的召见。原文为古体，我们已将它译成现代文。

决定是否答应他可能向我提出的要求的时刻终于到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这时，一大群魔鬼就走了出来。在他们面前，我心里直发抖，因为我从来没有同时见到过这么多魔鬼，以前只见过二、三个在一起罢了。

一个魔鬼递上纸笔，让我写下不再接受洗礼、不相信耶稣、不参加任何宗教仪式的声明。写完之后，我用自己的血签了字，同时保证永远牢记这一誓言，甚至不惜忍受一切可能的痛苦；它将永远制约我的行动。

接着，他把声明折成小片，让我把它同一只橙子一起吞进肚里。橙子非常甜美，但吃到最后一口时却变得苦涩异常，使我简直不能忍受。从那天起我对教会厌恶至极、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躲避它，在背地里以秽语诅咒它；人也变得专动坏脑筋、干各种坏事的了。

31. 埃米尔·布鲁埃特《十六世纪面对魔鬼问题的基督教文化》

摘自《加尔默罗会研究·撒旦篇》 德斯克莱·德·布
鲁韦出版社,1948年,第380—384页

作者在他的十六世纪魔鬼学研究的补编里分析了一起典型的巫术案例,鉴于这一案例的典型性,我们在此作了长篇摘录。巫术活动似乎总是遵循着同一方式而进行,因而对本篇的研究也可适用于其他案例。

1620年3月初,瓦雷·拉·素塞法院执达吏逮捕了一位名叫安娜·德·尚特雷娜的十七岁姑娘。她搬到村里不久,与父亲同住。她被指控为巫女,关押于地方监狱。三月份的上半月受到市长托马斯·杜格雷和其他地方长官的传讯。她轻松地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并且厚颜无耻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

她出生在比利时的列日省,父亲是位小商贩,两岁丧母,因而她连母亲是什么样子都模模糊糊。父亲把她送进一家修道院办的孤儿院。小安娜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受到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得到的、与她的地位很不相称的教育:读书,写字,教义,缝补等。十二岁那年,嬷嬷们把她托给本城的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娜·德·拉·雪拉依的寡妇看养。寡妇是个买卖旧衣、旧家具的旧货商,安娜在她家里成天缝补衣物。

一天晚上,她看见主人上半身涂了一种油膏,然后消失在烟囱里。临走之前,寡妇让她照样子做,安娜不加思索地服从了。就这样,她通过烟囱,被一阵

强劲的风带到一间大厅里，来到她主人身边。大厅里有许多人，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桌上堆满了白面包、馅饼、烤肉和香肠。大家在那儿大吃大喝，尽情欢乐。

安娜羞怯地朝桌子走去，这时一个“目光如火”的青年男子彬彬有礼地前来与她攀谈，并提出要同她“打交道”。安娜被这个青年的勇气吓得不知所措。她短促而虔诚地做了一个祷告，并在胸前划了十字。突然，桌子、佳肴、热闹的大厅、快乐的食客，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独自一人处在黑暗之中，周围是空空的大木桶。她被关在主人家的地窖里，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放出来。

这是安娜初次尝到巫术的威力。从此，她与巫术的接触不再偷偷摸摸。……她以年轻人所特有的狂热投身到巫魔夜会中去。她每周三、周五、周六出席夜会，并参加各种巫术仪式。……她接受了魔粉，并对他人施行巫术。

巫魔夜会的参加者同时也是组织有素的行窃者。他们凭巫术进入民宅，盗窃钱财、衣物。在被抓获的人中，有不少受了火刑，安娜遭到处决。

离开列日公国后，安娜来到住在瓦雷的父亲身边，但她不敢在此地久留，于是就去几里路以外的埃尔邦，在一名叫罗朗·斯特雷涅尔的农民家里当放



《巫魔夜会》

汉斯·巴尔登格—基尔纳画室(十六世纪)
斯特拉斯堡圣母作品博物馆收藏
吉罗东摄影

牛人。此人行动鬼祟，也被怀疑是异教徒。

安娜·德·尚特雷娜招供完毕，执法者们很快对她提起诉讼。3月17日，瓦雷市长要求省行政院指派一名检察官，那索尔的马丁律师被委以此任。但不知是由于当时事件繁多，还是因为案子的影响太大，或者是由于司法体制效率的低下，此案的判决拖了半年之久。1620年，安娜在瓦雷监狱里度过了整

个夏天。

9月13日，对被告的调查以和睦的方式进行。这天，法庭派一名官员去列日查找一些补充材料。此行的结果对被告大为不利。这位官员除了带回朗·德·夏蒙和克里斯蒂安娜·德·拉·雪拉依^①的预审笔录外，还有加斯帕·若塞和让·阿涅乌斯的证词，前者曾在克里斯蒂安娜被捕后的几星期内充当安娜的老板，后者则是安娜在城里偷盗的同伙，两位都谴责安娜的卑鄙行径，并指控她偷窃和施行巫术。

10月9日，安娜出庭，对起诉书中的罪状供认不讳，特别承认了曾经在一条岔路口委身于一名黑衣、叉蹄的陌生男子。由于天气炎热，牛群走散，安娜大发牢骚。这时黑衣男子出现在她的眼前。事毕，走散的牛群自动地聚集到她身边。

同月14日，法庭传证人作证。证人为三名妇女，其中两名与安娜同村，另一名从埃尔邦召得。第一位证人知道安娜是个巫女。一次她病倒了，认为是中了安娜的巫术。她指控安娜让她吃一种饼，她只吃了一个便开始呕吐，过后觉得舒服了些。第二位证人是被告的朋友，把被告对她说的秘密公布于法庭。她的证词大部分是有关巫魔夜会和魔粉的常识，但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她有一孩子中了安娜下的

^① 此二人为安娜的同伙，双双被处以火刑。

毒，但后者不久治愈了孩子。第三位证人发誓宣称女犯曾为两名孩子驱魔，并治愈了他们；但她也杀害了一名“家离瓦雷两里远”的女孩。

控告成立后，瓦雷法庭书记官去省城那慕尔汇报情况。几周后，省行政府下令对被告用刑，“以进一步了解被告及其同伙所犯罪行”。

12月5日，那慕尔的用刑者列奥那·巴尔扎对安娜用了刑。这次用刑时间不长，收效甚微，除了一些细枝末节外，施刑者什么也没得到，安娜连一个同伙的名字也未招供。……

1621年2月15日，安娜在一次审讯中向法官透露了克里斯蒂安娜·德·拉·雪拉依教给她的治疗中魔者的方法：“每当中邪者来求我治疗，我就先问魔王：‘魔王，我是否可对这位中您之邪的人驱魔？’然后我托起中邪者的手臂，让他转个圈；然后又向魔王提刚才的问题，接着抓住他的手，说声我要治愈你，再用力拧这只手。”她还坦白自己曾向一个被她治愈的姑娘收了四个苏的钱。

4月15日，列奥那·巴尔扎再次来到瓦雷。这次他是应省城之命，用冷水热水对被告施刑而来。4月17日，刑罚开始。用刑者把几乎是滚烫的水通过漏斗灌进安娜的咽喉。但是，这两场刑罚依然无济于事，安娜·德·尚特雷娜仍没招供同伙的名字。

又两个月过去了。6月14日，列奥那·巴尔扎再次重返瓦雷。他对被告进行了通宵的肉体折磨，这

种酷刑是专对重大杀人犯和巫师的。可安娜还是咬紧牙关，不能从她嘴里得知更多的事。……

23日，死刑判决传到安娜耳朵里。可怜的犯人绝望得跳了起来，推翻了过去所有的供词。这样她赢得了一些时间，因为只有被告自愿承认的供词才是有效的。……

法官们只能等待，几个月又过去了，但他们必须作出判决。1642年夏，省行政院决定对被告所承认的事实再作一次核查。……

同一天（1642年9月12日），牢房看守带着剪子和剃刀，剃去安娜的头发，刮净她身上的每个部位，带走了她的衣服，只留给她一件粗麻布衬衫。

但行政院的法官们颇有顾忌。……

9月27日，他们为被告驱魔。可安娜神智还是十分清醒，这使法官们坐立不定。他们找来看守的妻子，问她“通过同安娜的日常谈话，是否发觉她在神智上和判断能力上有颠三倒四”，她回答未曾察觉。

10月17日，法官代表作出最后判决：在勒死之后施以火刑。这天，安娜被带回瓦雷·拉·素塞，她将在那儿尽快受刑。

这天晚上，列奥那·巴尔扎和助手从村里买了一百捆柴草，堆起一座巨大的柴山。柴山中央放上几捆干草。柴堆中心是空的，里面有一只小板凳。

次日清晨，安娜被看守、法庭书记官和一名小兄

弟会修士叫醒，他们向她传达了这一致命消息。然后大家着手行动。刽子手的大车等在门外，安娜爬上车，等车驶近村头柴堆边，她鼓起所有的余力，高声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否认自己是巫女，也拒绝说出同伙。列奥那·巴尔扎扶她跨过柴堆，帮她坐到干草中的板凳上，接着突然将她勒死。助手点燃干草和柴薪。呛人的黑烟缭绕，腾空而起。到处可听到火焰中的噼啪声。大火烧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晨，余烬被风吹散。

32. 埃米尔·布鲁埃特《十六世纪面对魔鬼问题的基督教文化》

摘自《加尔默罗会研究·撒旦篇》 德斯科莱·德·布鲁韦出版社，1948年，第360—361页

出于反对女权的动机，妇女被认为在巫术领域中占据绝对优势（是否有必要再次引用米什莱的话“有一个巫师，就有一万巫女”呢？），作者在抨击这种观点后，指出除了纯粹的文学作品（尤其如让·德·曼格、费尔南多·德·罗亚及拉伯雷的作品）之外，在中世纪与近代社会相交接时，另有一种现象更为直接地证明了对魔鬼的恐慌，那就是“鬼神文学”。他仔细研究了斯潘格、特里代姆、胡格斯特拉埃顿、狄鲁埃罗、斯比拿、博丹、博盖、德尔里欧、德·朗克尔等人的主要作品……然后从法律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他顺便谈到艺术

领域。

自十三世纪以来,在绘画艺术中,宗教画师们关于地狱的狂想异常丰富,当时主宰并体现民众潮流的大画家有两位:博斯与老勃鲁盖尔^①。

博斯画有著名的《圣安东尼受诱惑》,该画现陈列于里斯本博物馆,它对同时代的《锄恶利器》^②一书作了形象的描绘:要塞的攻破,到处是断墙残壁,按传说圣安东尼正从此地撤出,去寻找孤独;此外还有对巫魔夜会的描绘,巫师们御风而行,聚集在一口小塘边,有的做着鬼神弥撒,有的与魔鬼立约,等等。在同类画中,有必要提到陈列在维也纳科学院的《最后判决三折画》,此画反映了幻想的发展这一中世纪特有的主题,也即《启示录》所叙述的主题。初看上去,这幅画的画面显得喧闹杂乱:可怕的鬼怪充斥大地,天上也是灾难一片,背景中的城堡和城市沉浸在火海之中,地狱里的恶魔争着扑向猎物。它

① 博斯(1450—1516),尼德兰中世纪晚期重要画家,作品主要为复杂而独具风格的圣像画。老勃鲁盖尔(1525—1569),十六世纪佛兰德尔伟大画家,由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画家,所以称他为“老勃鲁盖尔”。——译注

② 《锄恶利器》,一部内容详尽的法律和神学文献,出版于1486年前后,直到十八世纪仍为了解巫术情况的标准手册,供侦察并肃清巫术之用,天主教和基督教都以此书为了解撒旦崇拜的重要资料来源和捍卫基督教义的指南。作者是两名多明我会修士,德国的斯潘格与奥地利的克赖默尔。——译注

们烧杀抢掠，用水、车轮和石磨变弄法术折磨人的肉体。一恶魔骑在巫女的背上；精灵和怪物纷纷从黑暗与地狱的尽头拥出，去追逐那些气喘呼呼的人们。

老勃鲁盖尔在幻想画方面的代表作有《叛乱天使们的堕落》（现藏于布鲁塞尔艺术博物馆）和《迪尔·格里埃特》（现藏于安特卫普梅耶·登博格博物馆）。这两幅画与博斯的作品一样反映出一种近乎病态的空虚。迪尔·格里埃特也即“疯狂的长舌妇”，描绘了一位全副武装、身披盔甲的悍妇，大步冲过地狱之士。这幅画的构图令人费解，酷似现藏于布拉多博物馆名为《死神的胜利》，让人看后毛骨悚然。

除了博斯和老勃鲁盖尔的绘画外，我们还要说一下诸如《骷髅舞》和《死亡艺术》之类的民间艺术，这些艺术形式在十五世纪末凭木版雕刻得以在民间流传。

33. 让·德吕莫《西方的恐惧》（十四至十八世纪）

法亚尔出版社，第 305—309 页，第 313—317 页

由于人们怀疑女人是魔鬼，或认为她们与魔鬼有瓜葛，所以在中世纪，妇女和犹太人、异教徒一样，是整个社会的罪人，而这个社会，则被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的教会牢牢地控制着。正因为如此，宗教裁判、排犹活动和驱逐妖巫的运动得到了官方的完全认可。

让·德吕莫获得过法国历史教授学衔，这位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将在下文中具体分析这个可怕的过程。^①

近代社会开始之初，西欧同时出现了排犹与驱巫运动，这并非偶然。妇女在当时和犹太人一样，被看作是撒旦的化身，撒旦的危险使者；抱有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教士，还有普通百姓。这种看法由来已久，然而它却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恶念而形成，而且像过去一样，通过印刷技术才得以流传。奇怪的是，它形成的时期正是文学艺术、宫廷生活及新教神学似乎把妇女捧得很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搞清这一错综复杂的情况，同时也有必要借助于新的例子，弄懂主导文化对女人的恐惧是怎样从本能转到理智上的。

男人对于“第二性”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这种态度游移于诱惑与反感、艳羡与敌对之间。这种矛盾心理在与《圣经》有关的犹太教和希腊的古典著作中已有所表现。石器时代的艺术品中，对女性的描写要比男性多得多，从那时起直到浪漫主义时期，妇女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受到赞美。女性最初作为繁殖女神、“忠实之母”及无穷无尽的大自然的象征，随着雅典娜的出现而成为神圣的智者，随着圣母玛丽亚的出现又成为各种恩泽之渠、善良与微笑之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进入到父系结构的社

^① 为了使文章不致冗长，我们对原文作了适当删节。

会后，男性对女性的这种崇拜被他对女性的恐惧所抵销。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这种恐惧进行研究，甚至到了近代也未引起心理分析家们的足够重视。然而两性之间的敌对情绪似乎一直存在，并且带有下意识冲动的特点。

这一事实使得男女两性在人类活动中有着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命运：女性代表自然，男性代表历史。母亲的形象无所不在，但千篇一律；相比之下，父亲的形象则受到所处文化的制约。由于女性更接近于自然，更多地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所以在传统文化里，她常被认为不仅有预卜未来的能力，而且还能借助于某些秘方给人类带来益处或危害。与此相反，男性为了抬高自己，把女性比作酒神狄俄尼索斯，重感情，并按本能办事；而把自己比作阿波罗神，善于自我控制，更富有理智，不像女性那样愚昧、没头脑、耽于幻想。

女人赋予我们生命，同时又向我们预言死亡；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双重性，几个世纪以来已为人们所察觉，尤其在对母神的崇拜中得到体现。大地母亲孕育了生命，可是在地底或深水里，她又是亡灵的王国。她同时掌握着生死大权。她就像古希腊克里特岛上的骨灰瓮，不仅装着死人的骨灰，同时还装着清水、美酒与谷物。

在许多文化习俗中，照料死者及举行葬礼仪式之类的事都由女人承担，这并非偶然，因为人们认为

女人同永久轮回——即人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的循环——之间的联系远比男人紧密。她们创造了人，同时也毁灭了人，因此许多死神被冠以女人的名字。

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人们指责巫婆杀害儿童，去祭献撒旦；在这种指责的背后，隐藏有对那些杀婴女魔的恐惧，而这种下意识的恐惧并非只存在于十五——十七世纪。

女性被看作是一种盲目的因素，正是这种因素，加快了轮回的进程。一方面，她使人口爆炸，另一方面她又毫无节制地散播瘟疫、饥馑、战争、死亡与酷暑。

空虚是堕落在女人身上的表现。所以男人必须抵御来自喀尔刻和洛勒莱^①的隐隐约约的诱惑。因为不管怎样，他们在两性争斗中总是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女人是他们致命的敌人，她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使他们难以修行，找不到获得拯救的出路。作为妻子或情人，她们把男性牢牢地看管起来了。

女人既给予我们美好的痛苦，又施与我们悲惨的快乐，她们毒害社会、欺骗他人；男人指责她们给大地带来了罪恶、不幸与死亡。希腊的潘多拉^②打

① 洛勒莱，西德圣戈阿斯豪森附近莱茵河中的回音崖。传说洛勒莱原是一位少女，由于对不忠实的恋人感到绝望，投莱茵河自尽，死后变成一个引诱渔船触礁沉没的海妖。——译注

② 潘朵拉，希腊神话中人类第一个女人。主神宙斯给潘朵拉一个盒子，后来盒子打开，里面所装的各种祸害就被放出来散布到人间。——译注

开了装满邪恶的盒子，而犹太人则传说夏娃偷尝禁果，总而言之，是女人犯下了原罪。男人们曾寻找过所有痛苦、失败和导致人间乐园消失的罪魁；现在他们把女人看作是这个罪魁。的确，当女人微笑时是何等地危险，男人们怎会不提防着点呢？

人们所说的对女人“怒发冲冠、极度愤慨”的心情，实质上是一种被围困者的心态。我们可知的危险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既来自外部，也来自人的内部；而在每个危险之后都隐藏着撒旦的阴影。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之下，传道者、神学家和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都希望调动一切力量，来迎击魔鬼的挑战；同时他们想在这方面永远做别人的榜样。所以他们一方面大力揭露魔鬼的阴谋，另一方面则以身作则，努力使自己过更加清苦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深层心理推测，说他们的性欲遭到压抑，转而成为对女性的极端仇视。

随着十三世纪乞丐阶层的出现，布道活动在欧洲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甚至目前我们无法了解这个规模究竟有多大。在新教与天主教改革出现之后，活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尽管大部分布道词今天已经佚失，但从现存的部分我们仍可推知，布道词在当时从神学角度表达并增强了对女性的蔑视，认为女人生来就是坏料。因此男人对女人无论怎样提防都不算过分。如果不给她们干些有益的事，使她们疲于奔命的话，那么她们是什么坏点子都想得出的。

好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们不断地变更着反对女性的论调。尽管这种论调在形式上千变万化，但实质上反映了那些贞洁的教士们对女性永久的恐惧。为了不至于被她们的魅力所诱惑，他们不厌其烦地称女人是危险的恶魔。

34. 夏努瓦纳·F—X·马卡尔《驱邪者与魔鬼附身症状》

摘自《加尔默罗会研究·撒旦篇》 德斯克莱·德·布
鲁韦出版社，1948年，第328页

“驱魔仪式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它对病人潜意识的作用效果极为显著。某些动作，诸如诅咒魔鬼、洒圣水、在病人脖子上围襟带、不断地在胸前划十字，等等，都能使心理极其衰弱的人产生说谎话、做假事的癖好。病人呼唤魔鬼，魔鬼就在他眼前；当然这绝非魔鬼本身，而是病人根据自己的幻觉构成的魔鬼肖像。”^①

通过马卡尔与其他专家对撒旦的合作研究，我们能了解教会、人种学、历史学及心理学对一种现象的看法。由于这种现象尚无更确切的名字，我们权且称之为“魔鬼附身现象”。

教会只允许牧师同魔鬼较量，因为牧师们的道

① 本段摘自 P·德·通可代克所著的《精神病与魔鬼附身症状》一书，《撒旦篇》引用了这段文字。

德境界已达到相当高度，能免遭魔鬼的危险；同时他们的博学和判断力又使他们能够对案件作出可靠的判决。事实上，驱邪者必须能够作出类似于出诊医生的诊断，并且像后者一样，开出适合于病人的药方。因为他的判断是一种对行为的实际判断，目的不在于像历史学家或学者所做的那样去说明一种思辩真理，而在于揭示一种实际真理：“在目前情况下，我得驱邪祛魔。”大抵如此。

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教会对这些棘手问题所采取的批评态度。以下段落说明了这种态度。

在那些令人想起中邪人的魔鬼附身症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由精神病或神经病造成的，因此治疗这些病人，应该是精神病学或神经病学的事情，而不是驱魔者在宗教事务中的职责。

问题在于制订一套对魔鬼附身症状确切的诊断方法，但有时疾病的原因可能是病人真的中了邪，因而变得错综复杂，使诊断十分困难。那么如何制订诊断方法呢？仅仅依靠一些对不同精神病或神经病的基本知识是不够的。有的人对科学检查抱有偏见，然而科学对于制订诊断方法是很必要的。在列真福品^①过程中，神职人员如果确实奇迹般地从中邪的死者身上赶走魔鬼，那是明摆着的事，然而想要寻求

① 列真福品，宗教仪式，使死者加入受真福者行列。——译注

一个仅以治疗为目的的诊断方法，就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这要求不算过分吧？……

毫无疑问，真正中邪者的身体是被魔鬼控制着的。魔鬼攫取并利用了病人的器管，就像它们属于魔鬼自己所有。他操纵病人的神经系统，活动病人的四肢，并通过他们的口说话（这就是中邪者的特



《巫术场景：祛邪》

戈雅
马德里拉萨罗·加尔蒂亚诺博物馆收藏
吉罗东摄影

点)。然而，正如 P·德·通可代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中邪者身体的控制产生“一种有关心理现象的裂缝，这种裂缝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中邪者的行为举止并非由魔鬼机械地强加，它是通过一种内在的、却流露于自身个性之外的精神状态得以实现。”

35. 威廉·彼得·布莱蒂《驱邪者》

雅克琳·勒米莱译自英文 罗伯特·拉丰出版社，第
79—80 页，第 88—90 页，第 119—121 页

大家知道，由布莱蒂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

勒根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女，和母亲克莉斯一起住在华盛顿，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她的性格渐渐地两面化了，原来她中了邪。本篇叙述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负责替她驱邪的神甫同时也是位心理医生。

小说开头，克莉斯约了些朋友来到家里。他们中有两名耶稣会教士，一名半官方女预言家，两名导演，一名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宇航员，等等。

对话断断续续。克莉斯说道：

“……对了，我想问件事。你知道那边教堂后面的小屋吗？”说着，她大致指了指方向。

“你是指圣特立尼特吧？”

“是的，就是那儿。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瞧你，那儿是巫师们作黑弥撒的地方呀。”佩兰太太回答说。

“黑弥撒？那是什么玩意？”

“噢，她在骗你呢！”长老回答说。

“我知道，”克莉斯说，“我这个人笨得很，不知道黑弥撒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个么，黑弥撒实际上是对天主教弥撒的一种滑稽模仿，”长老向她解释，“它与巫术活动联结在一起，表示对魔鬼的崇拜。”

“真的？难道真有黑弥撒吗？”

“说实话，我不敢肯定。不过我从一份调查报告中看到过，巴黎每年有五万次黑弥撒。”

“你是说现在还这样么？”

“听说是这样。”

“……还不是听耶稣会的密探们说的。”佩兰太太低声说。

“胡说，”长老反驳说，“很多人这样说。你们要知道，在那里。”说着，他用下巴指了指另一位神甫，这位神甫靠食品柜站着，背对着大家，在往碟子再次加吃的东西。“喂，乔！”长老叫道。

年轻神甫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来。

“您叫我吗，长老先生？”

长老做了个手势，叫他走近。

“稍等片刻，我就来。”迪耶一边回答，一边继续不紧不慢地往碟子里放咖喱粉和色拉。

“他是所有神职人员中唯一的机灵鬼，”长老不无温情地说（他呷了一口酒），“上星期，圣特立尼特发生了两起亵渎教会事件。乔说两起事件中的某些迹象使他想到黑弥撒的仪式，所以我想他应该了解这方面的事情。”

（当晚晚些时候）玛丽·乔·佩兰独自坐在客厅一角，仿佛陷入沉思。她看上去很是忧虑不安。克莉斯正要上前与她说说话，忽见一位客人懒洋洋地向这位女预言家走去。

于是克莉斯转身朝钢琴走去。迪耶见她来了，便不再弹下去。他抬头以示迎接。

“啊，年轻的太太，您想要些什么？九日祈祷^①期间，我们这儿大减价。”

克莉斯和大家被逗得哈哈大笑。

“我想了解有关黑弥撒的最新消息，瓦格纳神甫告诉我，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大家围在钢琴周围，不再说话。个个显得极为关心。

“噢，不完全是。”迪耶说着，手指在琴键上轻轻拍了下，然后以严肃的口吻问道：“您干嘛说黑弥撒的事？”

“是这样，刚才我们谈到了这……这件事，就是

① 九日祈祷，为一系列宗教祈祷活动，持续九天。——译注

在圣特立尼特发生的那件，所以……”

“您原来想说那件亵渎教会的事，是吗？”迪耶打断了她的话。

“您把此事给我们说说，这不要紧吧？”宇航员问。

“这正合我意，我对此事全然不懂。”埃伦·克里莱附和说。

“好吧！马路尽头的那座教堂最近被人亵渎了两次。”迪耶向大家解释。

“是哪种形式的亵渎呢？”宇航员发问。

“别管这些了，”迪耶神甫建议说，“我告诉大家那是猥亵的行为，懂了吗？”

“瓦格纳神甫说那些行为使您联想到黑弥撒，”克莉斯想使迪耶继续说下去，“所以，我才想知道在这些大胆的黑弥撒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迪耶声明说：“我知道的也不多。实际上，我也是听另一个‘Jeb’说的。”

“‘Jeb’是什么人？”

“‘Jeb’是耶稣会教士的简称。说句实话，真正这方面的专家是凯拉斯神甫。”

克莉斯突然变得认真起来。

“就是圣特立尼特那位长一头褐色头发的神教士吗？”

“您认识他？”迪耶问。

“不，我仅仅听说过他。”

“据我所知，他好像就这一方面写过一点东西，纯粹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

“这是什么意思？”克莉斯不解地问。

“您是说他是位心理学家？”

“当然。请大家原谅，我原以为你们都知道。”

“听着，”宇航员有些不耐烦，“您到底愿不愿意给我讲讲黑弥撒上发生的事？”

“都是些堕落下流的事，”迪耶耸了耸肩说，“讲些猥亵话，对神灵亵渎了一番。黑弥撒也就是对天主教弥撒的一种滑稽可笑而又下流无耻的模仿。在黑弥撒上崇拜的不是上帝而是撒旦，有时祭品当中还会有活人作牺牲品。”

埃伦·克里莱摇着头，离开人群。

“您让我直起鸡皮疙瘩。这黑弥撒黑得真让人难以忍受。”她有气无力地笑着说。

克莉斯对她不加任何注意。这时长老悄悄地加入人群。

“可您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克莉斯问年轻神甫，“就算真的有黑弥撒，又有谁知道弥撒上发生的事呢？”

“我想大部分情况是通过那些被捕的、参加过黑弥撒的人的口供中获得的。”迪耶回答。

“算了吧，”长老插话说，“这些人的忏悔毫无价值。那是他们经受不了酷刑才招供的。”

“不总是这样。”迪耶轻声反驳。

长老看了看表，接着对克莉斯说：“我得走了。明天早晨六点，我得去达哈尔格林教堂主持弥撒呢。”

“我也将去唱班主持卓琴伴奏的弥撒。”迪耶满面春光地告诉大家。（突然，他的眼光被克莉斯身后的什么东西所吸引，霎时间变得非常严肃。）他壮着胆子，动了动下巴说：“怎么，麦克纳尔太太！”

克莉斯回过头去，吓了一跳。原来她女儿勒根穿着睡衣，正在地毯上撒尿。

勒根的行为越来越反常，克莉斯不得不让她接受一些医学检查。

“怎么样？”克莉斯问。

医生靠在写字台边沿，沉默着。

“是这样，按理脑电图会提供一些证据，但从图面看并没有明显的不对称情况。她的病可能是歇斯底里症，不过从她痉挛前后的临床表现来看，又显得太……”

克莉斯皱了皱眉头：

“医生您几次都提到了痉挛，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唔！这不是病。”医生平静地说。

“那么，该怎样称这些……这些神经质发作呢？”

“癫痫，太太。”

“啊，上帝！”

克莉斯神魂颠倒，一头倒在安乐椅上。

“瞧你，冷静点，”医生安慰说，“您和许多人一样把癫痫的严重性看得过分，甚至抱些错误的看法。”

“这种病是不是遗传造成的？”她低声呻吟着问道。

“咳，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克莱恩仍然平静地回答她说，“而且大多数医生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所有人，注意，我是说几乎所有人天生就有痉挛现象。大多数人对外界刺激的承受能力较高，而少数人的承受能力相对较低。这就是像您这样的正常人与癫痫患者的区别所在。这种区别只不过是对外界刺激承受能力的强弱问题。所以癫痫不是一种病。”

“那到底是什么？难道是一种幻觉现象？”

“是一种神经错乱，一种可以控制的错乱。太太，神经错乱是各式各样的。比方说，您现在坐在这儿，忽然有那么一秒钟时间您走了神，未听清我所说的几个字，这就是一种癫痫，一种实实在在的癫痫。”

“就算是吧！可勒根的情况不同，”她反驳说，“她又怎么突然发作的呢？”

“听着，我们还不能确认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同意您开头说的话大概是对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与心理、生理因素有关。不过我本人对此抱怀疑态度。至于您刚才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所有对大脑的刺激都可能引起癫痫患者的痉挛，比方说忧虑、疲倦、过分激动、乐器发出的声音，等等。我曾经有

过一位病人，他平时从不发作，但每当乘公共汽车，来到他家附近的一片房屋前时，他就不对劲了。后来我们终于发现，诱使他发病的原因是装在公共汽车窗上的白色栏杆所反射出来的强光。如果他在另一时间乘车，或者车子行驶稍慢一些，痉挛就不再发生。那病人脑部受过损伤，留有伤痕，那是他幼年时某场疾病留下的后遗症。至于您女儿的情况，她的伤痕可能在颞骨叶片之中，当她受到某种强度、某种频率的电刺激时，颞骨深处就会产生突发性的不正常反应，懂吗？”

“大概懂了，”克利斯沮丧地叹了口气，“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性格也完全变了。”

“如果发病原因真是颞骨叶片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不足为奇了；病状可能持续好几天，或者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病人可能做些破坏性、甚至是犯罪的举动。正因为如此，还在二、三百年前，颞骨叶片遭损伤的病人还经常被看作为魔鬼附身呢！”

“被看作什么？”

“被看作魔鬼附身者。因为大家认为他们中了邪。不过您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对于人格两重性的一种迷信说法而已。”

36. 让·帕卢《巫术》

法国大学出版社，“我知道”丛书，第114—115页

让·帕卢在回顾了西方巫术的历史之后，对现代巫术提出疑问。

当今时代，出名的巫师不多。那些在报纸上登些短小广告的多为江湖医生，或者本身受某种所谓神力的迫害而妄图将它在他人的身上试验的人。据我们所知，1950年左右，在蓬—埃贝尔(芒什省)还活着一位巫师。他一到夜间便变成一根棍子，躺在床底下。这大概是对过去巫魔夜会的一种信仰吧！同样，1945年间，在圣—瓦斯特—拉—胡格(芒什省)，几位巫婆对一名裁缝的绽子与线团施过魔术。再早些时候，1910年，圣—马丁·邦福舍(芒什省)的一位巫师变成了一只猪，显然这仅仅是变兽狂现象的一种粗俗的变化形式。几乎在同一时期，乌尔纳一地有狼人的记载。1913年，在凯拉斯(上阿尔卑斯省)的莫利纳，一农民黑夜里去布拉—巴特利斯荆棘地呼唤魔鬼。他随身带一只小锅，锅里装着一只黑猫。他原想在这块中世纪巫魔举行过夜会的土地上，将黑猫放在锅里活活煮死。但不多久，他突然害怕起来，顾不上带走鲜血淋漓的黑猫与小锅，便逃之夭夭。第二天，他付重金(据说是五百法郎)让村里的另一个人去替他取回锅子。几年前我们见过这位见习巫师，在凶险的黑夜，他变得结结巴巴。在瓦藏我们亲眼见到过几位巫婆，至今在凯拉斯还有一名

巫师活着,但他们的神力却奇怪地减弱了,原子时代各个领域的巨大进步,使他们元气大伤。虽然迷信活动到处可见,并不局限于农村,但这些活动却已日薄西山,巫术王国也一去不复返了。的确,在过去,村与村以泥泞小路相连接,太阳下山后,到处漆黑一片;而今天,公路上车来车往,路旁房屋林立,灯火通明,家家的收音机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相比之下,今昔区别是何等之大!在这个光明喧闹的世界里,巫师这黑夜之子、神秘的家伙,能上哪儿去发挥他的神力呢?皮埃尔·马克·奥兰在他的小说中这样写道:“魔鬼已不再吸引人了。”这是否是因为,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世纪里,环境的残酷程度较之于魔鬼更为骇人、更为堕落呢?……巫师再也不能以巫术为生,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他已成了过时货。不久的将来,他的功用将局限于满足旅游者的好奇心。不过对他们说来,与其像他们前辈们那样显赫堂皇,倒不如像现在这样在表面上衰败没落,因为前辈们的神力是通过忍受千辛万苦的折磨才换来的。

“我刚才杀死了一个女巫”，一名浑身着黑的女子在杀死一个没有正式资格的女医生后这样说。

这位贝勒维尔的凶手之所以杀死八十二岁的泰雷兹·D太太，是因为她自认为着了魔。马德莱娜·B生于1934年7月21日，很久前她就得了神经病。十七年前，她母亲出于绝望，给未有正式资格的医生D太太寄去她女儿的一绺头发和一张照片。尽管D太太对马德莱娜进行了遥控治疗，但后者的病依然如故。最后她认为D太太对她的照片施了魔法。上周六，她打电话向D太太索取照片与头发，遭到D太太的拒绝。于是她便去集市买了一把刃长二十五厘米的潜水刀，然后坐出租车来到布依松—圣一路易街D太太的家。

D太太再次拒绝马德莱娜·B的要求，并说：“你着了魔，快滚吧，我不想见到你！”

这位浑身着黑的来者便向D太太脸上喷射催泪物质，接着闯入屋内，在被害者身上各个部位连戳数刀。

凶手仍乘坐等在路边的出租车回家。途中她告诉司机：“我刚才杀死了那个女巫。”

星期一早晨，这位司机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便慌忙去刑警队报案……

《普罗旺斯报》1978年3月19日

即使巫师从不伤害人和动植物，即使他一直照料中邪病人、祛除风雨而干坏事，他也应受火刑，因为他抛弃了上帝，与撒旦订立了协议。

让·博丹《巫师魔狂症》(1580年)

在焚烧巫师的刑场上，人们看不到其他东西。因为他们身处此地，便相信这些受刑者确为巫师，这种相信还由于某些人的言辞而得到进一步增强。然而只要我们不再虐待这些受刑者，只把他们看作疯子，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发现：他们并非是巫师，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仅仅是因别人想象而成为巫师的。他们一定变得与常人无异。

马尔布朗什《寻找真理》(1674年)

千百年来，人们对巫师横加迫害，这是否会永远影响到你们向世间发出的伟大预言呢？尽管有些人对你们的预言置若罔闻。

安德烈·布雷东《致女预言家的信》

巫 术 与 文 学

巫术的书面表现是巫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巫术在其名目繁多的实践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样一些内容，如化身（经常是极富有诗意的）、咒语（其中一些直接为儿歌所接受，成为儿童游戏时为挑选某人而唱的歌谣）、魔法和避邪符，它们的魔力全部建立在文学的效力之上。

看来，所有这些夜晚进行的秘密活动，为神话故事和巫术传说提供了无尽的源泉（洛弗克雷夫特《文学中的恐怖与超自然现象》）。

至于文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从这些神奇之举中汲取养料，并成为巫术活动的重要领域之一。

正如让·贝莱明—诺埃勒所指出的那样^①，对文学作品中的神怪现象的研究，目前仍在进行。许多书籍使人在这方面获益不浅，尤其值得一提的有托

① 见让·贝莱明—诺埃勒《神怪现象手记》，《文学》第8期，1972年12月，第3页（拉罗斯出版社）。

多罗夫的《神怪文学引论》^①、伊莱娜·贝塞耶的《神怪故事》^②。

由于这类作品典籍浩瀚如海，所以在选材时不免苛刻，从而显得有些专横，但却能较好地将入选章节限制在作品的神怪部分。

37. 米什莱《女巫》

加尔尼埃—弗拉玛里翁出版社，第32—34页，第91—92页，第97—98页，第108—111页

1861年，米什莱暂时放下不朽巨著《法国史》的写作，全身心投入了另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他渴望已久。第二年，他写成了这部非凡的著作。《女巫》的成功之处首先是引起了公愤。作者在卷首便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女巫（通过女巫这一形象，暗指女人）与严酷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格格不入，她们是被指定的牺牲品。她们如果不是无辜的，至少是可原谅的。尽管这一假设也许有争议，但这部书对于理解巫术这一现象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这么说，虽然这位历史学家带有某些偏见，但这部作品出版后，巫术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形象。

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唯一的医生就是女巫。帝王、教皇、最富有的贵族手下有几位来自萨莱纳的医

① 勒·索耶出版社，1970年。

② “主题与作品丛书”，巴黎大学出版社。

生，或者摩尔、犹太医生。其他各阶层的民众，或者说所有其他的人，只找萨加（或称智妇）就诊。当她对疾病无能为力时，人们便骂她是巫婆。通常，人们总是对她既尊敬又害怕，按照对仙女的称呼，称她为大慈娘娘。

她的宠花颠茄^①，以及其他用来治疗中世纪的一些流行瘟疫的药用毒剂，也有类似遭遇。当孩子走近这些陌生而又阴郁的花草时，就诅咒它们。花朵则用它们那恐怖难看的色泽来恐吓他。孩子便后退，逃走。但是，这种称为“慰心草”的茄科植物，如谨慎使用，却常能除病祛痛。

它们生长在声名狼藉的阴森、恐怖、偏僻之处，生长在断垣残墙旁，瓦砾石堆上。这是它们与主人的又一相似之处。除了荆棘丛生的荒野，她还能在何处安身立命呢？她是一位治病救人的下毒者，她被驱逐、被诅咒、被流放在外。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医学家巴拉赛尔苏斯所言，她与魔鬼和邪恶订婚，却又行善不怠。1527年，巴拉赛尔苏斯在巴塞爾打破以往医学的所有框框时声称，除了他从女巫那儿学来的东西以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医学。

她们应该得到报答。她们确实得到了。但这份报答却是拷打、严刑和焚身的柴堆。人们专门发明了许多酷刑，为她们设计了各种皮肉之苦。她们成

① 颠茄法语为Belladone，源于意大利语 Bella donna，意为“美妇人”，亦即女巫外号。——译注

群地受审，只因一句话便被定罪判刑。从未见过如此草菅人命。且不说西班牙，火刑之乡，那儿的摩尔人、犹太人与巫女形影相随。仅在特莱弗一地，人们就烧死了七千名巫女。我不知道在图路兹烧死了多少。在日内瓦，三个月内(1513年)将五百名巫女送上了柴堆。在伍尔兹堡，几乎一次就烧死了八百人。班堡仅有两个小小的主教辖区，却烧死了一千五百人。那位虔诚的教徒、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残酷君主费尔迪南二世，不得不把这些好主教们看管起来！不然他们会把教民们全都烧死。伍尔兹堡的死难者名单上有一名尚在念书的十一岁的巫师，一名十五岁的女巫。巴约那的名单上有两位年仅十七、漂亮得该下地狱的女巫。

请注意，在某些年代，每当因仇恨而欲置某人于死地时，巫婆这一罪名便足矣。女人的嫉妒、男人的贪婪拥有了一件如此方便的武器。“某某人富吗？”“……巫婆。”“某某人漂亮吗？”“……巫婆。”

.....

如有可能，这些被告常常以自杀而结束生命，以免受尽皮肉之苦。雷米、洛林两地的一位烧死了八百人，从而战胜恐怖的巫术的卓越法官声称：“我的审判公正无比。那天抓到的十六个女人，未等行刑便自己上吊了。”

女巫的产生：她首先是普通的女人，但由于这些头

街，又是中世纪社会的双重受害者。被人追捕驱赶，她终于逃遁而去。

她披上牲口棚中的褴褛衣衫，从某种程度上讲，插上了翅膀。午夜前，她来到十几里外荆棘遍生的荒野，远离大路。树林旁，朦胧月色下，她拾些橡果，牲口般地吞下。自第一个这样的夜晚以来，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她变形了。

……地狱的霹雳远没有击垮她，她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她重新站了起来，两眼炯炯，令人不寒而栗。纯洁的月亮暂时躲进面纱后面，不敢看她。她可怕地膨胀起来，充满了瘴气、烈焰、狂热，以及我所不知的某种欲望（这是新的）。此刻，她是如此高大，具有一种恐怖至极的美。她环顾四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树木开口说话，叙说着往事。小草们天真单纯，昨日还像干草一样被踏在脚下，现在却成了人物，谈论着医学。

早上她醒了，离她的敌人远远的，身边没有一丝一毫的危险。人们曾找过她，但只找到从她那晦气的绿袍上撕下的碎布片，散在四处。她是不是出于绝望，纵身跃进激流？或是被恶魔活活掳走？人们不知道。不管哪一种结局，她被打入地狱该是无疑的了。对她而言，没有被发现，就是最大的安慰。

如果人们见到她，会几乎认不出来。她的模样大变。只剩下双眼，而且不再炯炯发光，但却有着一

种奇怪至极并使人不安的目光。她自己害怕使别人感到恐惧。她并不垂下两眼，而是从眼角向旁看。斜视的角度消除了恐怖的效果。突然，一阵耀眼的光泽，好像她从火上经过。但是，观察仔细者觉得，这团火更像是出自她的自身，觉得她体内有一座邪恶的火炉。撒旦曾用火投枪穿透她的身体。火投枪留在了她体内，像一盏阴森森的昏灯，射出透着野性的光芒，诱人而又充满危险。人们后退，但并不离去，心中慌乱不安。

人们在某个穴居人住过的山洞口见到她。中部和西部的一些丘陵地带有无数的这类洞穴。那里是梅尔兰和梅吕西纳两地的交接处，荒无人烟。无际的荒野作证，昔日这里曾是战场，有过无尽的浩劫，笼罩着无所不在的恐怖。这一地区一直无人迁来定居，是魔王的家园。极少有些土著，也大多是魔王虔诚的门徒，对它顶礼膜拜。不管洛林的乱树丛、汝拉的黑杉林、布尔戈的盐碱荒漠对魔王有多大的吸引力，它的偏爱之地恐怕还是我们西部的这些野乡僻壤。这里，魔鬼不仅时而是一位陷入冥思幻想的羊倌，时而又成为山羊与牧羊人的邪恶结合，而且更表现为一种与自然更深入溶合的咒语，表现为毒药与秘方无所不在的渗透，表现为那些神秘的关系。

.....

冬天来临了。寒风吹去了树木绿色的外衣，树下是成堆的枯枝败叶。这一些为她进入那凄凉的隐

蔽处做好了准备。穿过四分之一里^①的树林和荒地，她来到静卧在一条河流旁的某个村落。一个声音在她内心说道：“这里是你的王国。你今日是乞丐，明日却将统治整个地区。”

事实上，弱者，随后是强者，都追寻她那凄暗的隐退之路。

当女预言家正在想象着作为主人该说的话时，远处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天已放亮（这是在圣诞节之后，元旦左右），上了霜的草地被踩得沙沙作响，走来了一位娇小的金发少妇，身子在不停地发抖。走到近处，她惊呆了，不敢呼吸。她在守寡，一身黑服。美狄亚^②一动未动，一言不发。在她犀利的目光前，少妇什么都说了，惊恐不安的她不再有任何秘密。女巫大声道：“你才刚刚开始说，小哑巴。你是说不完的。我来替你说吧……你渴望爱情，倍受煎熬。”女人平静了一点。双手合十，几乎是跪在地上，她承认了一切，她忏悔着。她生活在痛苦之中，时常涕泣涟涟，祈祷上苍。她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从不表露。但是，这些冬日里的节庆，家庭的聚会，使得女人们毫不掩饰她们的幸福之感，使得一切爱的炫耀都变得合情合理。她心中的烈焰重新被点燃……

① 古里，每古里约合四公里。——译注

② 美狄亚，希腊神话中的女巫。此处指女巫。——译注

徒唤奈何！如果能重返人间，给她片刻的安慰！
“我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即使让我死去，我也要见到他！”

“你现在回去，关好门。百叶窗也关上，因为邻居们过于好奇。你脱去丧服，换上结婚礼服。把他的餐具摆在桌上。但这时他还不会回来。你低吟那首他为你写的、时常吟唱的歌谣，他仍不会回来。你从箱子里取出，并亲吻那件他最后穿的衣服。你说：‘再不回来，你自己倒霉。’随后，喝下这杯苦酒，像新娘那样安歇，进入梦乡。这时，毫无疑问，他将来到你的身边。”

第二天清晨，幸福、温柔的少妇若不低声向她的密友诉说这一奇迹，她就不是女人了。“别对其他人说，我求你了……另外，他亲自对我说，如果我穿这身衣裙，如果我酣睡不醒，他每个星期天都来。”

有幸福必有危险。如教会得知她不再是寡妇，得知爱情使他复活，又返回家来安慰她，那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令人惊奇的是秘密未被揭露。女人们之间彼此默契，保守着一个充满温情的秘密。对此，谁没有好处？谁没有失去过？谁没有哭泣过？看到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这样一座桥，谁心中不是满怀祝福之情？

“哦！行善的女巫！……底层人们的神灵，为你祝福！”

这是处于其法力顶点的女巫。

在那些年代，女人从不找男性医生看病，从不信赖他们，从不向他们吐露自己的秘密。只有女巫才恪守秘密，成为唯一的（尤其是女人的）医生。

关于她们的医术，我们知道最多的是，她们常用一类令人怀疑、并且非常危险的植物。这类植物用途广泛，可以用来镇静，或者刺激病人。人们不无理由地称之为“慰心草”（茄科）。

茄科分支广泛，是常见植物。多数生长茂盛，在篱笆边，我们脚下，到处可见。茄科是如此庞大，以至一个属下面便有八百个种类。再也没有比这类草更为普通的植物了。要找它们只是举手之劳。但是，使用这种药用植物却得冒极大风险。确定用药剂量须胆大果敢。胆大者可能就有天才。

让我们按这些植物的药效大小，给大家作个介绍。药效最小的不过是食用蔬菜而已（茄子、番茄；后一种被错误地称为爱情之果）。其他归入无毒一类的，效果都平和、温和，如常用于热敷的毛蕊花。

接下来的一种就令人起疑心了，许多人认为是有毒的。这是一种品尝起来先甜后苦的植物，就像约拿单^①所说的那样：“我只尝了一点蜜，就这样死去吗？”这种死亡之草是有用的，能减轻痛苦。先甜

① 约拿单，《旧约全书》中人物，扫罗之子，以色列王大卫之友。——译注

后苦之草的使用成为顺势疗法的第一次大胆尝试。渐渐地，这种草药被列入最危险的毒药。它带来的刺激感和扎痒感，使它成为治疗当时最流行的疾病——皮肤病——的良药。

美丽的姑娘看到自己身上长满了可怕的红斑、脓疱，到处脱皮，禁不住愁眉苦脸，哭着跑来求救。妇人身上更惨。乳房是最为娇嫩的部位，皮下血管就像一朵无与伦比的花儿，容易充血、梗塞，可以说是制造痛苦的最佳之处。这痛苦剧烈难忍，毫不留情，没有片刻的间歇。这时，用什么样的毒药她都愿意，会丝毫不与女巫讨价还价，把肿大的、可怜的乳房送到她的手上。

比先甜后苦草毒性更大的是黑茄。前一种草只能止痛几天。随后，女人又跑回来哭诉。“这样吧，你今晚再来……我给你找点药。你自己愿意的。这可是剧毒之药。”

女巫冒着极大风险。那时，无人相信外敷或内服少剂量的毒药也能治病。被人们笼统地归为巫婆之草的那些植物，都被视为死神的使者。人们若在她手中发现这些草，便会认定她是下毒者，或是专施那些该死的魔法者。一群丧失理智的人会在某个早上用石块砸她，用水对她施以神意裁决（溺死）。这些人内心的恐惧越大，便越是残酷无情。最后，也是最为可怕的，他们会用绳子把她拖至宗教法庭。后者利用这一机会，使这天成为一个有教益的日子，把

女巫投入柴堆，以感化民众。

可是，她仍冒着风险去寻找那种可怕的植物。她在晚上，或者早上出发，这些时间里被人遇见的机会要少些。但是，一个小羊倌看见了她，告诉了村民：“要是你们也像我那样看见她就好了！她悄悄钻进那座破房子，瞧瞧四周，嘀嘀咕咕不知说了些什么……哦！她真让我害怕……她如果看到我，我就完了……她会把我变成四脚蛇，变成癞蛤蟆，变成蝙蝠……她拔了一棵难看的草，一棵我所见到的最难看的草。那草像老病鬼一样黄中泛白，还有一些红的和黑的道道，和人们所说的地狱之火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草茎，竟像男人一样长满黑毛。茸毛长长的，还有点粘性。她猛地一下拔起这棵草，嗥叫一声，就突然不见了。她不可能跑得这么快。她一定是早就飞走了。这女人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这里的一大危害！”

这种名叫天仙子的草，确实令人发憊，是一种危险而无情的毒药，但同时又是一味药性很大的缓和剂，可制成糊状的温和镇静药，有祛病止痛的功效。

另一种毒草叫颠茄。这个名称也许是出于对女巫的感激。颠茄能抑止在分娩过程中出现的痉挛抽搐。在这种时刻出现痉挛，真是雪上加霜，凶险万分。喂，怎么回事？一只慈母般的手将这温和的毒药慢慢送了进去，母亲进入了麻醉状态，那神圣出口处的疼痛也随之消除。这情形就像今日人们使用

氯仿麻醉一样,孩子一人自由自在地行动,迫不及待地来到人间。

颠茄的作用在于以毒攻毒。这种大胆的治疗方法,令人瞠目结舌。这是彻底的反医学,与基督教徒唯一所知的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那儿学来的医学截然不同。

这一步是如何达到的呢?也许是伟大的撒旦原理的简单应用:一切事都应反过来做,与宗教世界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教会厌恶毒剂,撒旦偏用,并制成多种药剂。教会相信心灵修炼(圣事、祈祷)能对肉体起作用,撒旦却反其道而行之,使用物质手段作用于精神世界。他给人们喝能引起不同激情的药水:爱情水,梦幻水,遗忘水。与神甫的祝福相对立的是撒旦的催眠诱导,它通过女人温柔的手,祛病镇痛。

38. 米歇尔·德·蒙田《随笔》

加尼埃出版社,第3卷,第276—278页

著名的怀疑论者蒙田对一切事物均持怀疑态度,巫术现象自然也不例外。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位行政官员兼哲人的自由思想,我们不妨引述下列章节,它们写于十七世纪对巫术的著名诉讼之前五十年。

最近,作家们苦思冥想后认为我们周围的女巫在拿生命冒险。流传至今的有关巫术的故事很多,它

们似乎都相当肯定，不容置疑。为使它们披上时代的外衣，人们便将它们与当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扯在一起，将它们作为解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因为人们至今还无法用别的说法去解释某些事件发生的根源。这样，大家便轻信那些万能的证据，任凭它们说：“这个与那个真有其事，而非别的。”由于讲得头头是道，就是上帝也会相信。然而，对于我们这类人而言，就大不相同了。不管某人运用他人之言，还是凭自己亲眼所见，我们都会怀疑；因为我们是些即使对自己所述之言也会惊惑三分的人（如他神智不清，他会惊惑三分的）。

……对于诸如此类近乎过分的指责，我会很乐意地说：不管某人有何见解，对他来说能相信合乎人情的事，便就足够了；如果硬要他相信超出其理解范围或超乎自然的事，那么他必须得到一种超乎自然的许可。上帝随心所欲赐给人类各种证据，使人得以相信某些事物；但是这种特权不应该是廉价或轻率地获得。我听腻了类似“一天拂晓，三个人见到过他（巫师）；次日，他在西边出现，又有三个人目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衣着怎样”的话，这些话在我耳边出现过千百次。当然我对此毫不相信。对于两个人说某某人怎么样在十二小时内像风一样从东部飞到西部，等等类似的谎话，我怎能相信它们合乎情理或真实可靠呢？或者，由于我们的头脑发生故障，使得思维变幻莫测，这样我们的智力便随之而

丧失；并且正因为如此，我们当中有人便会在外来头脑的带动下，整个躯体能骑着扫帚，通过烟囱孔，腾空而起，等等等等，我又怎么能认为这种说法合乎情理呢？我们已经被内部、自身的幻觉无休止地困扰着，我奉劝诸位别找那些外界的、未曾感受过的幻觉。有些人不承认奇迹的存在，除非别人能用非神秘的方法加以证明，我觉得这情有可原。我同意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即与其相信那些难以证实、难以置信的事，还不如怀疑它们的存在。几年前，我去过某君王领地。君王为了打消我对巫术的怀疑态度，特地安排了以下场面：他亲自带我去一个特定的地点，叫人押上十几位类似巫师的囚犯。犯人中有一位长得奇形怪状、丑态吓人的老妪，看上去像一位十足的女巫。听说她对巫术很在行，并且有多年的经验。我仔细观察，倾听她的自由坦白，试图找出什么证据；可我无论如何也没发现这位不幸女人身上有什么难以察觉的记号，可以证明她是女巫。我尽我所能，细心探问，并说了不少话；要知道，我不是那种因他人过分操心而影响自己判断力正常发挥的人。最后，凭良心说，我很想给我的主人们开张药方，治治他们的精神狂病症。

39. 夏尔·贝洛^①《故事集》

原始版本，1697 年

许多精神分析学者都试图分析贝洛的这些故事名篇。这些故事中不乏吃人妖魔、鬼怪和女巫。读后如果觉得这些故事长期以来竟是青少年的心爱读物，似乎不解，或有些气愤的话，那就多少有些天真了。

在这些故事中，中世纪的女巫常以通俗的形象——仙女的面目出现（不只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加拉波斯②）。

从前，有个寡妇带着两个女儿。大女儿非常像她的母亲，相貌、脾气都与母亲一模一样，以致看到她的人，都错把她当成她的母亲了。母女俩都傲气十足，令人讨厌，人们无法与她们生活在一起。小女儿酷似她父亲，既温柔又诚实，是人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之一。人们通常总是喜欢与自己相像的人。母亲爱大女儿都快爱得发疯了，对小女儿却是万般厌恶。吃饭时只准她待在厨房里，不停地驱使她去干活。

此外，可怜的孩子还得每天两次去四里以外的地方挑水，每次满满一大罐。一天，她来到泉边，一位可怜的妇人求她给点水喝。

“当然可以，我的好太太。”美丽的女孩说着把水罐洗干净，然后在泉水最清的地方汲了满满一罐水，让那妇人喝。为了让她喝得舒服些，女孩一直用手

① 夏尔·贝洛(1628—1703)，法国作家，因描写仙女的《故事集》而闻名。——译注

② 加拉波斯，专做坏事的老妖婆，据说她极度驼背。——译注

托着水罐。那女人喝完后，对她说道：

“你真漂亮，心又好，又善良。我一定要给你一件礼物。”（因为这是一位仙女，她装扮成村里的可怜妇人，来试探女孩究竟有多善良。）仙女继续说道：“以后每当你说话，就会从你嘴里出现一朵花，或是一块宝石。这就是我给你的礼物。”

女孩回到家中，被母亲训斥一顿，因为她回来迟了。

“对不起，妈妈，”女孩答道，“我回来迟了。”话音刚落，从她口中掉落两朵玫瑰、两粒珍珠和两块钻石。

“这是什么？”她母亲大吃一惊，“我想从你嘴里掉落下来的是珍珠和钻石。我的女儿，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她第一次叫她女儿。）

可怜而天真的孩子把她遇到的事，全告诉了母亲，边说边吐出无数钻石。

“真是这样！”女人说道，“我得让我大女儿去一趟。芳松，你瞧！看看你妹妹说话时从她嘴里变出来的东西。你难道不想有这样的礼物？你只要去泉边汲水，当一个可怜的女人来向你要水喝时，你就彬彬有礼地请她喝。”

大女儿粗鲁地答道：“让我去汲水？真是稀罕事！”

母亲又说道：“我要你去，过一会儿就去。”

她去了，嘴里仍在不停地嘟哝，拿着家里最漂亮

的银瓶。刚到泉边，就见树林里走出一位衣着华丽的女人，来到她跟前，向她要水喝。这和刚才是同一位仙女，但看上去却像是一位公主。她来试探这女孩究竟有多不诚实。

傲慢而又粗野的女孩答道：“难道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给你喝水吗？这个银瓶是用来给仙女娘娘喝水的！依我看，如你愿意，还是就着泉边喝吧！”

“你真无礼，”仙女丝毫没有动怒，“这样吧，既然你如此好客，我送你一件礼物。每当你说话时，就会从你嘴里爬出一条蛇，或是一只蛤蟆。”

母亲一见女儿，便向她喊道：

“怎么样，我的女儿？”

“还能怎么样，妈妈！”说着，从她口中爬出两条毒蛇、两只蛤蟆。

“哦，天哪！”母亲喊道，“这是些什么东西啊！都是你妹妹不好，我要给她一点颜色瞧瞧。”说着便跑去打小女儿。

40(1). 米歇尔·科塞姆《亚瑟王狩猎》

罗伯特·拉封出版社，“间距”丛书，第111—116页，第169—173页

在谈到不怀好意地利用模拟术①的某些凶象特征

① 指用蜡像代表、象征某人。如对蜡像施以魔法，便可给对方带来灾祸，甚至死亡。——译注

时，雷内·纪拉尔在他的《自创世以来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一书中是这样写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虐待模拟像，而是模拟像的存在本身。在敌人手中，模拟人像便成了虐待的目标——人们用针不停地在代表他们对手的小塑像上乱刺、乱戳。”

至于菲利浦·阿尔封西和巴特里克·贝斯诺，他们则在《巫师的眼》一书提及了使用针的技巧（在他们的书中，这一技巧已现代化，照片代替了以往使用的蜡像！），并引用了一段让·威耶的文字（1563年）。我们将这段文字附在后面。

米歇尔·科塞姆以多变的手法使远古的神话传说得到了复活，再现了那充满着奇人怪事和各种象征意义的中世纪社会。这些故事未被载入写在羊皮纸上的史书，但却画在我们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

在贝尔特朗·加尔扎克、雷蒙·弗努伊、加兰·艾尼埃、纪弗尔·法朗索瓦、富尔康等五位朋友的保护下，教士纪约姆·德·莫塞开始了一次危险的访问。

纪约姆·德·莫塞敲了几下门。门残破不堪，漆皮已脱落，布满倒刺，如同老狼的毛皮。“谁在敲门？”“纪约姆·德·莫塞，顿地区的教士。”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条缝，里面的人看见街上泛着紫色的光线中，矗立着宗教裁判所法官的高大身影，身后五个年轻人一动也不动。“是这样的，”纪约姆说道，“你对制造蜡像特别在行，是吗？”屋里的人沉默不语。眼下正值暴力横行、镇压不断的年月，尤其应小心谨慎才是。每一句话都可能招来大祸。“是你在为

教堂做蜡像，不对吗？我们对你的活儿很感兴趣，想学一学。”“就为这，你们想学做蜡像的手艺？”屋里的老人盯着他看，一副怀疑的神态。纪约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纪弗尔·法朗索瓦替他说道：“我们成天待在城里，腻烦透了。所以想学一门有趣有益的手艺。”蜡像师这才把这群年轻人放了进来，将他们引到屋子另一头的工场。搁板层层，上面放着许多初具人形、其丑无比的小蜡像。一些木盒子里放着断肢残臂和用煤精制成的眼睛。屋内一角，炭火上吊着小锅。锅内，无色的蜡液上下翻滚，就像一张半透明的人皮。富勒康的目光犹犹豫豫，打量着四周，随后盯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大口瓶。瓶子里装着一些没有眼睛的小身躯和钩卷着的手指。“这里简直像地狱，”纪弗尔叹道。滚烫的沸水在肢解躯体。老人有点惴惴不安。这些小人像并非都是为教堂做的。那些年轻人逐个察看这些小蜡像时的专注神态，十分可疑。纪约姆·德·莫塞在一张蜘蛛网后发现了那张熟悉的脸。

……他和他的同伴们陷入了盛满蜡液的池子里，脸开始溶化了，手指粘在一起。热浪袭来，一直穿透到血管。他们的身体渐渐地看不见了，淹没在蜡池中。光滑的蜡液表面，只见一只伸开的手漂浮了一会儿。富尔康惊恐万状，还在拼命游着，像条小蝌蚪。蜡像师是个巫师。刚才莫塞在一个高高的玻璃柜中看见了那个在路上拾到、随后又不见了的小蜡人。也许

这是僧侣的梦幻，或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他呼唤着在蜡液中奋力挣扎的同伴们。门开了一道缝，外面是通往无尽宝藏的大路。他们可以像那些鱼儿一样溯游而上，直至那些陆地深处，那些远古的孤岛。几缕火苗纠缠着，他们在充满象征符号的卡片上左闪右避，躲开了。蜡液像暴风雪一样把他们卷向死亡。他们竭力挣扎，想浮出蜡液表面，但还是一步步陷了进去，最后淹没在池里。蜡像师放声大笑。

……“你屋子里真热。”纪弗尔·法朗索瓦说道。“你拿着的那个小人，我还没完工呢，”蜡像师答道。小人在一只只手中传来传去，机灵乖巧的眼神充满智慧，眼角挂着泪水，它知道自己被捉住了。老蜡像师想拿回蜡像，把它扔进熔炉。他说这是几天前一位朝圣者给他的模特儿，一块布满莫名其妙的难懂符号的蜡。但纪弗尔·法朗索瓦不愿还给他。他跑到走廊外，同伴们紧跟着。他们一直跑到教堂的门厅前才停下，手中拿着珍贵的战利品。

纪约姆搬开一捆稻草，取出一只装着圣油的木盒子。墙上有一块凹陷处，他把小蜡像放了进去。他的同伴们一动不动，紧张地看着他。这是一处古老的罗马教堂遗址，几乎要被四周的荆棘杂草淹没。“我们为你做洗礼，”纪约姆说着，一种由于犯法和亵渎圣物而带来的紧张感，使他的声音都变了调，“我们为你做洗礼，我们使你变形。我们就是这样给一根炭条做成的脊柱做洗礼的，我们就是这样驯化躯

骨的。你的知识，你那蜡造的躯体，使你在宇宙的引力中不再头晕目眩，方向不辨。我们撕开遮住你目光的黑幕，我们赋予你饥渴感、反抗欲和快乐的享受。我们释开禁锢你记忆的桎梏，以便你能把你所知的一切讲话、言论，包括外语的，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总之，所有我们现在解开秘密所需的钥匙，我们都想得到。经过这次洗礼，你就属于我们了，我们掌握着你的命运。我们将在你身上施以种种安抚和酷刑，好使你向我们说出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对于你，我们拥有一切权利。我们给了你生命，我们也有权把它夺走。也许，在你说完了以后，我们并不将你摧毁。你将是我们的人，或者，我们将是你的人，站在你一边，成为你的朋友。但在此之前，你将用你自己的语言，烧去这世上的一切面具。我们的话和我们的意愿使你现在正朝着贝尔贝图斯堡^①进发，你的胸部渐渐变硬了，双脚踏着灰尘，你困，你渴，一朵花儿便能遮盖你，给你一席避身之地。正是因为你降生到世上，并感到精疲力竭，正因为有了围绕你羸弱的身躯、并陪伴你人生一场的熔岩般的热情，你的睡眠才变得有意义。

“还有就是你的诞生，你在白雪与飞鸟的世界里表现出来的天真无邪。蝮蛇盘进你的胸膛，又滋滋叫着逃走，在那些宗教裁判所喜爱设立的柴堆、展

① 中世纪一种异端教派纯洁派的一座城堡，位于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区。——译注

示他们的受害者的十字路口上徘徊。我们等待你的话、你的荆棘、你的回答。

“因为有了你，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也许是强行给岩石的斑斑伤痕带来了另一种创伤。我们将把你嫁给麦子，在你腹中种下一粒种子。透过你透明的身躯，我们看着它萌芽。但是，黑色的苹果上流淌着细雨一般的黑疸病，喷泉激昂不已。更有其他生命寄生在你的秘密之中。你的胸部惶恐不安，双腿分开。从你的接触中喷射出我们期待已久的话语和美人鱼湿润的呼唤。我们贪婪地听着。我们的思想在阵阵针扎似的雨中变得清晰无比；你孤独的生命抹去了死亡的判决。”

纪弗尔·法朗索瓦将小人放在一块扁平的石头上。它所有能说的话已经说完。于是，他将一根在新鲜鸽血中浸过的钢针扎进蜡人。针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是刺在心脏上吗？富尔康不安地嘀咕着：心脏。哦，仙女，谢谢，谢谢你的记忆，你的知识和你的献身精神。蜡人在石板上打滚，随后消失在荆棘丛中。

我们现在就把你留在这里，在这古罗马的废墟之中。我们将在月色下为其他蜡人哭泣，我们将沿着你说过的盐路出发远行，前往那座被穿透了的大山。也许我们不能一起到达那儿，但这与你无关。我们将松开缰绳片刻，你那怕冷的肩膀已转了过去。

40(2). 让·威耶《关于妖魔施幻术、欺诈术，以及

中邪、魔鬼附身的故事、争辩和论述》(1563年)

有些人想通过塑像来伤害他人，塑像则代表了受害者，用新蜡或旧蜡制成。右腋下夹着一颗燕子的心脏，左腋下则是燕子的肝脏。然后，这些人用一根新线把蜡像挂在自己脖子上，再用一根新针刺进蜡像的某一条胳膊或腿上，口中念念有词。我有意略去他们的咒语，以免好奇之徒滥用。这种塑像有时也用青铜制作。为使塑像更丑陋些，他们把塑像的手足颠倒，上身安腿，下身安臂，或者上身長脚，下身長手，还将脑袋前后翻转，脸朝着后面。为了给对方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在人像头部下方写上名字，甚至在两侧写上咒语：“Alif, Lafeil Zazahit mel meltat levatam leutace.”^① 然后，把人像埋进坟墓。如果他们需要，他们在火星当空的时节制作两座塑像，可以起到同样效果。一座为蜡制，另一座用属于某一死者土地上的泥土制成。其中一座塑像手持杀过人的铁器，铁器一端刺穿另一塑像的头部。后者代表他们想置于死地的那个人。他们在两座小塑像上分别用特殊的字母写上两个名字。随后把最后一尊塑像藏在某地。

后面说到那六个朋友，在经过了一次几乎是入教仪

^① 意义不详。——译注

式一样的长途跋涉后，来到了一座被宗教裁判所用火“净化”了的村庄。

贝阿特丽丝，一位妇女，是柴堆上的许多遇难者之一。在纪弗尔的母亲死于鼠疫之后，她将他哺养成人。

大个子贝阿特丽丝身体结实得像石头，烈火也一时奈何她不得。她就像一尊雕塑，在围观的人群中寻找一个特别的目光。她发现了富尔康的目光。透过富尔康，她觉得看见了绑在驴身上的纪弗尔·法朗索瓦，驴子在村里狂号不已。突然窜上来一股火苗，想吞掉她的目光，却未能得逞，恰似温柔是烧不尽的。她看见她的孩子在榛林的树荫下蹒跚学步。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见这女人仍然屹立，不免焦虑不安。此时此刻，那匹马早已变成一堆灰渣，其他受刑者也只剩下一些无法辨认的残骸。他站了起来，在鲜红的华盖下嚷道：“正是魔鬼本人，在这女人顽固的躯体里、在这大得畸形的身子里挣扎；再添些柴，别让她用这种严肃的目光看着人群。”可是，新添的柴烧不起来。于是，法官命令武士把中了邪的女人结果了。武士们操起长矛，折磨魔鬼以作消遣。可是，他们无法让火焰吞噬历经烈日、风雪、冰冻以及悲伤和痛苦折磨的躯体。法官又是激动，又是咒骂，又是忙着驱邪，浓烟却倒卷扑向四下奔逃的打手们。大个子贝阿特丽丝站立在村子中央的余烬灰堆中，温柔而无力地笑了，随后化作灰烬轰然倒下。

法官从他的座位上走了下来，对着柴堆再次作法驱魔，示意云层停止侵入村庄。随后，大模大样、派头十足地返回教堂。

41. 雷蒙·让《暗泉》

瑟伊出版社，第 67—68 页，第 70—71 页，第 237—239 页，第 267—268 页

全书每字每句都表达了作者对愚昧与偏执的抗议，我们真想把全文引述于此，可惜为篇幅所不允。

本书叙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于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城，以对路易·戈弗里迪教士与马德莱娜·德·德芒多·德·拉保罗小姐从事巫术活动的诉讼为结束。这场著名的诉讼案发生于 1611 年，路易·戈弗里迪被处以火刑”。

这里，我们只能选取其中较有象征性的四个片断。四段的内容比较接近，通过它们来描述一种暴力现象。在大家都处于无意识状态下，这种暴力不可抗拒地上升，直至像火山一样爆发：残酷的折磨、身心的摧残、死亡的降临。

透过这典型的事件，“有组织”社会那种抑制性质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作者残酷无情地分析了个人及群体在狂热状态下的种种表现，它与法西斯狂热很相类似。

路易·戈弗里迪是阿古尔一名有职俸的神甫。他与朋友们一起游玩；游毕大家将在卢比耶尔山洞野餐，山洞在马赛郊区。在那里发生了一幕幕群体发泄的场面；

接着大家显得精疲力竭。

最后，狂热平静下来，他们一个个倒在地上。大家屈膝而坐，似乎准备举行演讲会或玩什么游戏。他们的目光异常迟钝，身体像被分成几段，活像一袋袋麸皮。他们喃喃地做着祈祷。突然，卡特琳伸出一只手臂，站起身，双眼充满恐惧；她用颤抖的手指着一只倒在石块上的蛤蟆。蛤蟆想必是受火光的吸引，从山洞孔中爬出的。它躺在石块上纹丝不动，好像处于睡眠状态；它显得肥大，一对红眼在黑暗中闪烁。卡特琳手臂僵直，神色恐慌，舌头抖嗦。让·盖比其他人显得清醒，他站起身，慢慢将挂在自己腰间的刀子从鞘中拔出，步步逼近蛤蟆。他弯下腰，一膝跪坐在地，好像要做一则极为棘手的外科手术。大家看到刀刃不时地闪着白光。突然间，他一刀将蛤蟆的头切下。在切开处，大家看到一只只淡灰色的血泡不停地从颗粒状的平面上冒出。卡特琳发出一阵尖叫，吓得东奔西窜；她跳着，跺着脚，在地上乱爬。蛤蟆一直在那儿，俯伏在前腿上，没有停止呼吸。祈祷继续进行。这时，弗朗索瓦·佩兰站起身，一阵狂笑后说要去找喝的。让·盖在裤子上慢慢地擦着刀子。突然，这回班塔德发现了什么：一只蜘蛛。蜘蛛利爪瘦长，胸膛长着黑毛，从石脊上爬下。她假装把蜘蛛抓在手中，朝卡特琳胸脯扔去。卡特琳一副怪相，又发出一阵尖叫。好在让·盖及时赶

到,并将蜘蛛打翻在地,一脚踩死。接着大家胡乱地谈论洞中可能隐藏的小动物。让娜坚持说洞中会有蝙蝠,它们尤其等到火炬熄灭后会出来活动,用翅膀四处拍打,并向他们打松软的耳光,在人的头发上交媾。她讲得如此逼真,众人似乎感觉到一群蝙蝠从暗处飞出,穿过洞穴,到处乱撞。大家从一种动物讲到另一种,最后想到了狗。狗由绳子拴着,蹲在一旁诉苦。他们把它找来,绕着它围成一个圈子。小狗在圈内又闹又叫。大家从僵硬的大块面包里切下几片给狗吃。每当有人将面包片给它时,它便会高高跳起,并大口咬住。

接着,人们回到城里,各自分散回家。

到家后,大家也没多说,只当是一次平常的野外旅行。唯独让娜·盖多嘴。她在德芒多家停了会,说来这也是她的习惯,因为她总替他们办点什么事之类。她回家前同玛德莱娜交谈了一会;后者还未就寝,也很想知道野游的情形。让娜知道这女孩极为好奇,为了满足她的好奇心,让娜叙述了白天发生的事。当然,她进述时作了加工,凭想象对有些事来一个改头换面。这一半是由于笨拙,一半则是无意识地迎合玛德莱娜那种反常的需要,激起女孩的梦幻与狂热。这样,她向玛德莱娜叙述了他们在石像边聚会的情景,说石像与玛德莱娜很相似;她编造了

路易·戈弗里迪见到石像时是如何如何的激动，实际并没这回事。她将大家之间的情爱描绘得完美无缺；对卡特琳在洞中的怪相添油加醋。她将蛤蟆与蜘蛛的事讲得异常可怕，似乎想消除玛德莱娜因没参加野游而可能产生的后悔。为使叙述更加生动，她说了硫磺与盐的事；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大家吃喝的场面；甚至于到最后还说出了不应该外传的事。此外，还编造了其他场面。她感受到玛德莱娜很耐心地听着，被她的叙述深深地感动，不时露出恐慌的神情并不停地颤抖，这几乎使她难以收场。

叙述在玛德莱娜那脆弱的心中产生了效果。

在女修院，人们一片狂热。玛德莱娜不在时，风言风语到处都是；而当她回来时，则忽然间显得异常的平静。然而，平静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院内处处充满威胁与斥责。大家假装尊敬她，在她面前小心翼翼，一言不发，目的在于更好地对她设下一个个圈套；而她则极容易上当：一则她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些什么，二则因为她常往返于艾克斯与马赛之间，使自己的隐居期得到中断，最后使自己的想象变得神奇莫测、变幻不定。她甚至对自己的行踪也全然搞不清楚。在她眼里，戈弗里迪一会儿是一个真实的人，视他为朋友、家里人；一会儿，特别是当她从修道院出来时，她又觉得那人是自己的梦幻与想象的产物，

事实上,这大半是因为伙伴们的风言风语,使她对此事产生一种过分夸大而又歪曲了的意象。不管是做弥撒时,还是在食堂、卧室或躺在床上,修女们在不同场合胡乱地谈论;这样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一种幻觉在众人头脑里扩展。

终于,罪恶的阴谋开始了。人们将逮捕路易·戈弗里迪,“审问”他(每当看到这微不足道的“审问”两字,我们心里会产生何等的后怕),并将他带上法庭,打入地牢。下面是审讯的节录。

法庭胡乱地向他提些用心险恶、荒唐古怪、互相矛盾的问题;什么借据之事、巫魔夜会的情形等,要他什么都交代。法庭迫使他回忆在恶魔面前发誓时的具体细节,问他魔鬼在卢比耶尔山洞出现的情景,魔鬼当时穿什么衣服?撒旦通过副官传给它什么命令?副官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坐在什么地方?有何礼节?接着发生了哪些伤风败俗之事?等等。他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乱说一气;有时犹豫不定、不知所措,脑子里想着是否为了取悦法官而不得不编造些假话,或是拒绝回答那些荒唐的问题。一位法官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将烤熟的孩子献给了犹太教会;另一位则想知道是否在巴勒斯坦举行过巫魔夜会(并且当时西班牙国王也在场),路易是否也参加了。如果他拒绝承认某些事实,或者用头部细微动作表

示否认，那么法官马上会拿出他的书面坦白来反驳。到后来，他只能说：

“是的，确实这样。我真不该说，当时我说这些仅仅是为了发慈悲，让大家高兴而已。”

说完，他暗暗抽噎，低声地说些“永别”、“见鬼”、“痛苦”之类的话，并将戴着手铐的手腕提到脸部高度，哀求上帝的怜悯。面对酷刑、死亡与焚烧，他不想掩盖自己的恐惧。他用仁慈的目光看着周围的强者与疯子，妄图求得他们的救助，但一切又是那样的徒劳。

路易·戈弗里迪倒下了！

17. “我供认，正如上次所说，我去过巫魔夜会。马斯克、巫师、巫女、魔师们都由负责此会的魔鬼用小指作了标记。”

18. “我供认，我在巫魔夜会上同意被做上标记，并使玛德莱娜也做了。她的头部、心脏、腹部、大腿、小腿、双脚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做了标记。她大腿里还插了根针，她自己未曾感觉到，当时我看到了，那针插进时就像刺进羊皮纸一样。”

他还具体地指出了各个部位。

.....

21. “我供认，我参加过不少地方举行的巫魔夜会，去过罗兰山洞、卢比耶尔山洞；圣山洞也去过二、三次，一次是特地将玛德莱娜带去引见魔鬼，我们还

穿越了圣山洞一带的所有树林。”

22. “我供认,每当我想参加巫魔夜会,夜里我便站在窗口,窗门大开着。有几次我走出房间,锁上门,把钥匙放在口袋里;魔王带上我,不一会就被带到目的地;只要高兴,我便在那里呆上二、三小时,有时达四小时。”

接着,他得意地描述了巫魔夜会上的礼节、仪式。

23. “我供认,出入夜会时,所有的马斯克、巫师、魔师都得崇拜魔鬼,向它表示敬意。并且根据地位的不同,行礼的方式各异:马斯克必须匍匐于地,巫师屈身下跪,魔师作为夜会的王子只须下跪。”

24. “我供认,一进入夜会,便有一魔鬼掌管,使各人不再信奉天主、不再信仰诸位圣人圣女,尤其是不信圣弗朗索瓦。”

25. “我供认,我常和玛德莱娜一起参加夜会。我常把很多符号放在碗里叫她吞下,那些符号有的是魔王所写,有的出自我之手,为的是使她增加对我的爱情。”

.....

29. “我供认,每位巫师都得发誓效忠魔王,并将自己的孩子带到夜会以特定方式进行洗礼,另取他名;每位夜会成员都有别名。”

30. “我供认,在这特殊方式的洗礼中,大家使用了水、硫磺与盐:硫磺使人成为魔王的奴隶,盐用

以确认为魔王效劳。”

这是“普通刑讯”，接着便是“特殊刑讯”（吊刑、分肢）；读者可以想象，受刑者还会有什么可说。“最后剩下的只有火刑”，火刑在艾克斯城布道者广场进行。

一架木梯将路易升到柴堆之上，他被牢牢地捆在木柱上。他还存有一丝生机。他睁大眼睛，望着上空，眼泪不止地流淌。他的嘴唇微微抖动，断断续续地做着祈祷。他还有时间去考虑死亡的可怕；因为按惯例，在点燃柴堆前，得先为柴草驱邪。此事由一位嘉布遣会^①修士执行。他绕柴堆走了一圈，朝里面洒圣水，口中念着驱魔咒语。这表示要把附在巫师身上的魔王从柴堆驱逐出去，以防它可能插手使柴火不能燃烧。接着，修士将固定在门框上的十字架升到路易的脸前。火炬点燃了。刽子手身穿黑色僧衣，仅露出双眼。由于他刚将树脂涂在柴堆上，火势很快蔓延。一丝微蓝色轻烟不久变成一股黑色浓烟，滚滚而上。刽子手的助手跳进火堆，想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勒死路易，但由于火势太盛，绳子很快被烧毁。路易在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他们骗了他，违背了从火堆里将他救出的诺言。或许这是真的。（因

① 嘉布遣会，天主教方济各会（由圣弗朗索瓦创立）的一个分支，它在同新教的斗争及法国宗教改革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译注

为历史上记载：此事极为惊人，由于火势蔓延迅速，刽子手用来勒死犯人的绳子很快被烧断。因为出于慈悲，法官本想在火烧着犯人时就勒死他，以解脱他的痛苦。）这样，他被活活烧死，正像他预料的那样。接着，他身上的锁链很快被烧断；他的身子前倾，倒在火堆里。

由于烟很浓，大家虽然睁大眼睛，但什么也没看到。在场的人嘀嘀咕咕地做着祈祷，不停地划着十字。他们有的把头抬得高高的，因未能目睹魔鬼将其所保护的人带走而失望。大人物们神态严肃，思考着死亡与公正的问题。大家相互拥挤着，除了米歇利斯，所有人都在场。这位大法官先生几天前离开艾克斯城，行刑时他在阿维尼翁市，在那里履行他的职责，处理更为紧迫的事务。他没有事后对他已作出的判决多加思考的习惯。

一阵微风使大火烧得更旺。火焰上升，火势很大。柴块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尽管时已不早，天空依然蔚蓝一片。

42. 莫里斯·贝里塞 《吸血鬼伯爵夫人——埃尔塞白·巴托利》

比格马里翁出版社，第 16—17 页，第 174—175 页，第 216—217 页

著名诗人、小说家兼评论作者，耶尔电影大赛的倡

导者莫里斯·贝里塞在本书中向我们介绍了匈牙利贵妇巴托利伯爵夫人。她所干的勾当曾经是十六世纪末期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世上已有不少人评论过她。她同特兰西瓦尼亚^①的弗拉德·德拉居尔可被认为是中欧吸血鬼故事的起源之一。

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并非吸血故事，而是作者所阐述的这位贵妇与巫师串通一气的情况。

此地尚未走出中世纪时代。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巫婆们在黑猫的陪同下，到林间四处搜索，采集稀有草药。据说这种草药能随意地使女人多育，或巧妙地制服敌人。

传说人吊死时，会将精液洒在地上，巫婆们便小心翼翼地从此处脚下采集曼德拉草；这种草能使人的情欲达到最高潮。她们施展魔法，极为顺从地用巫术保护自己。当时，春药与长生配剂的买卖很是兴旺，卖主门上往往钉着一只梟作为标志。自然界的奇特的信仰与恐怖，使人们非常驯服；但也常使贵族阶层极为烦恼，他们毫不犹豫地求助于巫婆，求助于她们的药剂。

埃尔塞白是顺从秘术威力的典型人物。从保存至今的极少资料中，我们会发现，自从来到塞耶特直到死亡，她身边总围着作恶多端的人，他们对巫术极为熟悉，常向她献计，并为她干些令人发指的坏事。

^① 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地名。——译注

多尔戈巫婆受埃尔塞白委托，配制一种返老还童的春药。

多尔戈手拿魔杯，敲了敲门，未等答复就走进屋里。她未开口就将杯子递给埃尔塞白。埃尔塞白一手推开。由于巫婆再三强调，伯爵夫人才将杯子凑到嘴边。她撅起嘴说：

“味道太难闻了，与上次没什么两样……”

“这种草是在月亮高照时由年轻处女采得；此外，达尔弗里娅在草上念了咒语，这咒语只有她一人知道。”

“我很清楚，这些春药不会对我产生什么效果。你看看我嘴边的皱纹，还有眼皮上的，越来越深！”

多尔戈的再三坚持使她不快，不过她还是顺从地将药喝了。药很苦，喝下时她几乎恶心得晕倒。她想着达尔弗里娅，次日从维也纳回来后将来服伺她。那是一位令人厌恶、长一双多眼眇的眼睛、名副其实的巫婆；她身上散发着那种从不洗澡的女人所特有的油味。不过她对伯爵夫人却百依百顺。

多尔戈用教训的口吻说：“你必须有耐心，春药并非马上奏效的！”

“我已经吃了多年了！”

“但以前不是由达尔弗里娅配制的。”

显要人物将去调查众多少女失踪之事；埃尔塞白神魂颠倒，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急忙召见另一位巫婆玛若拉娃。

伯爵夫人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的恐惧，她问巫婆该怎么办以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心狠手辣的巫婆闭着眼，半晌没出声。最后，她说：“必须在圣诞节前夜动手。那时你的客人都在场忙碌？”

“是的，大家约定在城堡里住上几天，然后于圣诞节的第二天动身去普莱斯堡。”

“圣诞节的前夜是农神之夜，整个夜晚将由黑暗控制。那个夜晚你将得救，这也是唯一能救你的夜晚。”

埃尔塞白忘了那些在地窖里苦苦等待的少女们；她们对伯爵夫人用花言巧语进行欺骗，背后却违背诺言将她们忘记的事全蒙在鼓里。伯爵夫人焦躁地等待着农神之夜的到来；那时她将把全身交托给玛若拉娃，交托给巫婆请来救她的恶魔。

这个夜晚终于到来，这是一个严寒的夜晚。当星宿的位置处于最佳状况时，玛若拉娃抬起双手；埃尔塞白裸露全身，平躺在和面槽里。面槽将用来揉面做蛋糕，供贵客享用。

小锅里装满了女孩从河里提来的水。巫婆早已采集了大量散发出令人头晕气味的植物。水浸透了

植物的汁。最后，玛若拉娃用大木棍插进小锅，经过滤后，将锅中之物倒在大陶盘里。等到青绿色的液体变温后，巫婆走近埃尔塞白，双手在她上方来回摆动，口中背诵着神农之夜的祈祷，声音极为单调。她依次叫喊几小时后将来城堡聚会的所有人的名字。

当她念完黑暗咒语后，巫婆十分小心地从陶盘里端起青绿色液体，慢慢地洒在埃尔塞白身上，使她的皮肤完全湿透。

随着液体的洒落，伯爵夫人赶紧睁开眼睛，身体极为虚弱。玛若拉娃叫她站起身，然后她便蜷缩在内衣里，坐在一角的板凳上，看着老巫婆的一举一动。深色的和面槽里，水正好足够同面粉混合，揉成蛋糕面团。

43. 维克多·雨果《海上劳工》

尼尔松出版社，巴黎，第 96 页，第 97—98 页，第 103—106 页

对于维克多·雨果搜集的以及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有关秘术方面的知识，人们议论纷纷，谈论颇多。J·巴鲁毫不犹豫地这样写道：“在《巴黎圣母院》中，确有少量篇幅专门宣扬巫术（但其中不少章节读起来还是饶有趣味的，如‘盾形纹章变成枯树叶’，或是‘三颗用不同方法制成的人心’）。”

但是，《海上劳工》却不是一回事儿。故事发生在

农村和海滨，在盎格鲁—诺曼底群岛展开。

乡间和海上的居民，凡是在有魔鬼作祟的地方，总是心神不宁。在拉芒什海峡，无论是英属群岛还是法国海岸的居民，对魔鬼都有确切的看法。魔鬼的使者遍布世界各地。可以肯定贝菲格尔是地狱派往法国的使臣，于特金是驻意大利的使臣，贝利亚驻土耳其，达姆兹驻西班牙，马蒂内驻瑞士，马蒙驻英国。同其他皇帝一样，撒旦是众魔的皇帝，可以称之为撒旦·凯撒。其宫廷机构非常完善。达贡任御膳总管，苏科·贝诺特任太监总管，阿斯莫得是赌场庄家，科巴尔是戏园老板，韦尔德莱是司仪长官，尼巴斯是侍从小丑。鬼学大师、诸神传记作者、学识渊博的威耶鲁斯称赞尼巴斯是“滑稽模仿文章的高手”。……

在盖尔内塞，没有比巫师更不稀罕的了。他们仍在一些教区行术，时代的前进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一些行为是地地道道的犯罪。他们溶化黄金，半夜三更去采草药，斜眼瞧着人家的牲畜。人们去他们那儿看病，他们把自己装在盛有“病人之水”的瓶子里，让人带走。人们听见他们低声咕哝：“水看来颇为忧伤。”1856年3月的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在一位病人的“水”中发现了七个鬼怪。巫师们自己害怕，也为他人所怕。有一个巫师最近使一位面包师及“他的炉子”中了魔法。另一个巫师犯了偷

拆私函的罪行，然后再精心将信封封好，弄得其中“一无所有”。还有一个竟在家中案板上放了三只贴有“B”标签的瓶子。这些骇人听闻的事经查证均属实。有些巫师却讨人喜欢，为赚两三个儿尼，他们愿将你的疾病转移到他们身上。他们在床上打滚，不停地呼喊。当他们辗转号叫时，你会自言自语嘀咕道：“奇怪！我的病已经好了。”另一些巫师只要将一条手巾缠在你身上，便能治好你所有疾病。奇怪的是，至今无人识破如此简陋的办法。上一世纪，盖尔内塞王家法院曾将这些家伙扔进干草堆活活烧死。今天，法院只判他们八星期的监禁：其中四星期只给面包和清水，另四个星期关在单人囚室。“诗神喜欢变换曲调”。

盖尔内塞岛最后一次烧死巫师是在 1747 年。那是在一个名叫波达日十字路口的广场上。自 1565 年至 1700 年，在这个广场上烧死了十一名巫师和术士。通常这些罪人是认罪的。人们用酷刑迫使他们招供。波达日十字路口还为社会和教会尽了其他义务。人们在那儿烧死了许多邪教徒。玛丽·杜多尔女王在位期间，那儿烧死了许多加尔文教派的人，其中包括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母亲名叫贝罗蒂娜·马茜，女儿中有一个怀着孩子，在柴堆的烈火中分娩。据史书记载：“她的腹部爆裂。”从肚子中落出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孩子从火堆上滚了下来，一个名叫胡斯的人拾起孩子。埃里耶·戈斯林大法官，一

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令人将孩子重新扔进火堆。

主人公吉列亚特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生长大的。雨果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构画出一个狡黠聪颖的吉列亚特，同时也描绘出一幅盛行于当时当地的迷信活动的画卷。

一个孤僻的人

我们已经说过，吉列亚特在教区里不讨人喜欢。这种厌恶是很自然的。理由很多。首先，正如刚才所述，是他居住的房子。其次，是他的来历。那女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何带着这个孩子？当地人不喜欢来历不明的人。再次，是他的服装，那是工人穿的；他虽不富有，却游手好闲，不愁吃穿。还有他的园子，耕种得很好，纵然春秋分时节天灾不断，土豆收成却不错。最后，是他那些放在木架上厚书，他时常就在那儿读书。

还有别的理由：

他为什么要孤独地生活呢？街头的凶宅就像是一个检疫站，吉列亚特被隔离在里面。因此一切都变得明了：人们对他的孤独表示惊讶，同时又要他自己承担责任，虽然他的这种孤独状态是众人造成的。

他从不去教堂，但常在夜间出游。他常和巫师术士们交谈。有一回，人们见他神色惊惶地坐在草

地上。他常去拜谒那些散见于乡间的巨大古老石桌，以及显灵显圣的石头。人们确信曾见到他向“歌唱石”敬礼致意。他买下人们带给他的鸟儿，随后将它们放生。他对圣·桑普森街上的人们彬彬有礼，却总是有意避开他们。他常去捕鱼，每次总有收获。礼拜天，他在自己的园子里干活儿。他从路边盖尔内塞的苏格兰士兵那儿买来一个风笛，时常在黄昏时分到海边岩石上吹弄。他有些姿势动作像个播种人。遇到这样一个人，你想想这地方会成什么样子？

他常读那死去的女人留下的书。这些书更让人疑心。圣·桑普森教区主教，尊敬的雅克明·埃罗德神甫去那间屋子为死去的女人作葬礼时，从书脊上看出那些书是：《罗西埃词典》，伏尔泰的《天真汉》，蒂索的《健康宝训》。一位隐居在圣·桑普森的法国绅士说：“这一定是盗走朗巴尔公主^①的那个蒂索。”

尊敬的主教大人还在这些书中，发现了一个伤风败俗、骇人听闻的书名：《大黄论》。

顺便提一下，同书名一样，这本书是用拉丁文写的。吉列亚特不懂拉丁文，他是否读这本书，值得怀疑。

一个收藏自己不读的书，一定会招惹旁人指责非难。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已认定这一行为是无可怀

^① 朗巴尔公主(1749—1792)，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总管和密友。——译注

疑的罪行。

其实，这部书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蒂林吉斯医生于1679年在德国出版的一本研究药用植物大黄的书。

人们还不能确认吉列亚特曾否施展邪术，装神弄鬼，制造春药，熔砂炼丹。但是，他家中确有不少小药瓶。

他为什么夜里要去海边悬崖旁散步？有时甚至半夜三更仍不回家，显然是去和夜晚才出现在海滨迷雾中的幽灵交谈。

一次，他助托特瓦尔的巫婆一臂之力，帮她把大车从泥潭中推了出来。这老妇人名叫穆托纳·加依。

岛上调查人口时，人们问起他的职业，他答道：“渔人，当有鱼可捕时候。”设身处地为当地人想一想，他们决不会喜欢这样的回答。

穷与富原是相对而言。吉列亚特有田地，有房子，与一贫如洗的人相比，自然算不得穷。有一次，为了试探他，也许是为了促进一下他——因为不少女人愿嫁给有钱的魔鬼——一位少女问吉列亚特：“你什么时候娶媳妇？”他答道：“等‘鸡鸣石’嫁人时候。”

这“鸡鸣石”是竖在勒梅祖里耶·德·弗里先生家附近的一块菜园子里的大石头。这石头非常引人注目，但谁也不知放在那儿干什么。那儿常有鸡叫声，却又不見一只鸡，令人惶恐不安。再者，业经证实，这块石头是被神怪沙列古塞搬到菜园子里的。沙

列古塞与森神^①是一回事儿。

夜里，打雷时，如看见有人在红色的云中，在颤簸着的天空中飞翔的，那便是沙列古塞们了。住在大密埃尔的一个女人对此很熟悉。一天夜里，当几个沙列古塞聚在街口时，她对一个迷路的赶车夫喊道：“去向他们问路吧，他们是行善的好人，有教养，愿意详细回答别人的问题。”敢打赌，这女人一定是巫婆。

学识渊博的贤明君主雅克一世^②把这种女人扔进锅里熬汤，然后尝尝汤，凭汤味就能断言：“这是个女巫”或者“这不是女巫”。

令人惋惜的是，今日的帝王再也没有这种本事了。这种本事让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苦练才能成才。

吉列亚特的其他可疑行为

大家对吉列亚特还没有一个定论。

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马尔古”，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冈比俑”。“冈比俑”是女人从魔鬼那儿受孕后生的男孩。

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连生了七个男孩，这第七个便是“马尔古”。不过，这七个男孩必须是连贯

① 森神(Sin)，美苏不达尼亚和阿拉伯神话中的月亮神。——译注

② 雅克一世，英国国王，1603—1625年在位。——译注

的，当中不能有女孩插进来。

“马尔古”在他身上某处有一个百合花胎记，与法国国王一样，有治疗瘰癧病脖子的本事。法国到处都有“马尔古”，奥尔良尤甚。在加蒂内，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马尔古”。只要“马尔古”在病人的疮口上吹一口仙气，或让病人摸一下他身上的百合花，便能祛病镇痛。这种疗法在圣礼拜五^①夜间尤其见效。十几年前，加蒂内地方的奥尔姆村，有一位人称“英俊马尔古”的人，整个波士区的人都找他看病。他是个箍桶匠，真名叫富隆，家中有马有车。为阻止他表演奇门邪术，竟要出动骑兵。他的百合花胎记在左乳下。其他“马尔古”的百合胎记则在其他部位。

在泽西岛，在奥里涅，在根西岛，都有“马尔古”。这无疑是由于法国管辖诺曼底公国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要百合花干啥？^②

在拉芒什海峡诸岛上也有不少瘰癧病人，“马尔古”自然是必要的了。

一天，有几个人看见吉列亚特在海边洗澡，并确信看到了他身上的百合花。有人就此问起他时，他一笑了之，因为有时他笑起来和普通人一样。打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人看见他洗澡了。他只去那些不见人迹的僻静之处洗澡。很可能是在夜里，月光下。这确实令人生疑。

① 圣礼拜五，耶稣遇难日。——译注

② 百合花为古时法兰西国徽。——译注

那些确信他是“冈比侖”——即魔鬼之子——的人，显然是搞错了。要知道，只有在德国才有“冈比侖”。五十年前，瓦尔和圣·桑普森还是未开化的野蛮地区。

认为在根西岛也有魔鬼的儿子，显然是言过其实，有些勉强。

正因为吉列亚特使人生疑不安，所以常有人来找他看病。乡里人虽说心中忐忑不安，还是来向他诉说自己的病痛。在乡下，一名医生越是神秘古怪，他的药方就越是有有效。吉列亚特有一些那死去的女人传给他的秘方。凡是来向他求医的人，他都开给他们一些用秘方配制的药，一文不收。他用敷草药的方法治好了疮疽，用小瓶子里的药酒退烧解毒。圣·桑普森的化学专家——在我们法国称之为药剂师——认为这药是用金鸡纳酒泡制的。即便是最不友好的人，也真心承认吉列亚特使用一般药品治疗病人时还算个好人。但是，作为“马尔古”，他却不怎么样。如果一个瘰癧病人要求摸一下他的百合花，他会立刻将病人拒之门外。表演奇门邪术更是他坚决不肯干的。这对于一个巫师来说，真是太可笑了。要么你不是巫师，如果是，你就该干好这行当。

44. 米歇尔·迪盖《诺尔—莱埃礁石》

未出版

作者米歇尔·迪盖生活在布列塔尼，他从内心感受到凯尔特习俗在当代的体现。在布列塔尼，过去人们对石头的崇拜十分强烈，视它为力量与不朽的象征，这种现象至今依然存在。

本文选自一部尚处准备阶段的叙述性作品，迪盖通过自身的经历，塑造了一块礁石，每当夜晚，死人们便出现在上面；它的旁边停泊着名叫莱斯特尔·安·阿纳翁的小船，用来装载那些命运尚未确定的灵魂。

在两种文明的交会处，诗人兼小说家米歇尔·迪盖向我们叙述了这个古老而又复活了的传说。

海鸥看守着诺尔—莱埃礁石，它们尖叫声不断，汇集成一片，笼罩了整块礁石。月光在微白色的鸟粪上晃动。这时，淹死鬼们爬上礁石为生者留言。大家正怀疑当地的死者，是否都聚集在那里。夜间溯流而上的渔夫，不是看到过他的一位死去的亲人在那里翻阅着书本吗？

诺尔—莱埃礁石有点像当地的户籍登记处，每一新生儿死后很有可能去那里报到。有人甚至到岸边将哭哭啼啼的小生命介绍给礁石。新婚夫妇去那里向泡沫四起的水中散抛鲜花。人们对这些似乎习以为常，并不当一回事，但这恰恰表达了渔民心中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心情。

他对这些事知道得一清二楚。晚上他常在床上

辗转反侧，诺尔—莱埃礁石的阴影老是纠缠着他。白天，老人们经常添枝加叶，而一到夜幕降临，他们的声音便被礁石那边传来的响声所代替。少年的梦想将他引向那块禁地。小船不再听从长桨的使唤，陷入泡沫中，沿着形似玻璃的绿色岩壁滑行、滑行……他双手支撑在岩壁上，咯咯作响。就这样，他一直落到岩脚。下落时，水中沙土四起，但它们很快散落在水下盛开的花朵上。花瓣上云集着千百条小鱼，它们顷刻间躲到礁石下面。

他睁大双眼，在沙滩上走着。那东西还在！毫无疑问，它不是海燕留下的粪堆，而是身穿长衬衣的人体，平躺在礁石中部狭小的平地上。一条无肉的胳膊指着大海；瘦骨从衬衣下突出；满头白发直披到肘部。干巴巴的脸朝着他，向他指示大海。它一言不发，然从深深凹陷的双眼中似乎可看到它在呼吸，在演说……

他纹丝不动，水浸到膝盖，也全无觉察到。这时他思想的野马回到了医院，回到了躺着老妇人的病房：同样的寂静，同样的眼光，干巴巴的脸上同样微弱的呼吸；床单下骨瘦如柴的躯体。他再也分不清海潮、矮林的歔歔声与养老院走廊里的叽咕声。当他站在床头看着病人时，他脑后却呈现出礁石上的干体；而此时此刻，站在沙滩上，他似乎觉得死者的面部从诺尔—莱埃礁石悄然离去，成了病床上的老妇人。总之，他把这两种场合完全搞混了。

45. 菲利普·阿尔封斯和帕特里克·佩泽诺那《巫师的眼睛》

罗伯特·拉丰出版社,第28页,第79—80页,第224—225页,第235、291页

《巫师的眼睛》一书首页便敬告读者:“本书取材真实,由此它会给人带来不安。”该书由电视系列《传说》负责人所著,该系列中反映法国当代巫术的篇幅较多。全书以受害者的日记形式出现,以贝里和诺曼底两地为背景,描述了一桩运用魔魔法害人事件的前前后后。

这里我们选登隐名为拉瓦鲁尼埃尔的兽医在日记中描写的几个片断。日记介绍了他本人长期受折磨的经历。

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否真正相信这些做法确实行之有效,也许他是为了服从传统,或是出于良心上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这已成了人们的习惯。不过,今天,在这些信仰中,我不禁看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认识的碎片。这些做法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巫术或秘术的粗劣伪造,农民们因无知、粗野便把它们继承至今……

圣诞节快到了。早晨,我擦亮了猎枪。它被一块油布裹着,在阁楼里放了三、四年了。我还用铅块

做了几粒子弹。过去我曾用这种子弹打野猪。

这几天我要对付的猎物个头可能很大，不过我已准备好该怎样做：桌上那条擦得雪亮的猎枪，不会过早地离我而去。这一时刻我已等待了很久、很久！

每次大的宗教节日便成为巫师们作案的借口。他们前来袭击村庄，但对我的迫害更为残忍：他们宰杀绵羊，用神奇莫测的方法摧残我的体力，动摇我的意志，导致我走向疯狂的边缘。

过去，每年12月23日到次年元旦这段时间内，本地的农民便紧闭牲畜棚，以阻止巫师来“骚扰”牲畜。尤其到了圣诞之夜，得更加提防些：去教堂做半夜弥撒时，人们常在屋里点上蜡烛，以便吓唬巫师前来实施魔术，使他们不能接近。长期以来，我对这些做法颇为蔑视，如果它们确实奏效，我很愿意接受，免得蜷缩自己的身体，忍受那些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莫名其妙的袭击。

他们简直不可捉摸！多年来，他们在远处活动着，但我总是逮不到他们！

但是，今晚他们终于走错了第一步！他们清楚地知道我的性命就将完结，然而这使他们变得粗心。……

拉瓦赞使我从梦幻中惊醒，极为残忍。

刚才，我漫无目的地在拉格勒尼走着、走着。突

然，我听到枯叶的移动声。我慌忙溜进篱笆孔中，趴在那里不敢动弹。死一般的寂静！我似乎隐约听到脚步的沙沙声，大概是野兔或大乌鸫在腐烂的树叶下觅食吧？我壮壮胆子，身子向前挪动了一米，以扩大视野。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

我将永远铭记这一景象。它证实了我所想象的，或更确切的说，我所害怕的事。

索朗日背朝着我，站在路中。没错，就是她：我认出了她胖乎乎的体形，卷曲的头发。她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有点出奇。她双手朝上，手掌摊开，低着头，似乎在祈祷。突然，索朗日转动了一下身子，继续保持沉思的姿态。这时，我看到了她的侧面。由于这回是透过树叶看，因而不是很清楚。在昏沉的路当中，她以极慢的动作俯伏，前额接近树木下潮湿的地面，最后贴在上面。

索朗日·拉瓦赞崇拜的究竟是哪位偶像？她在替哪位神灵奉香？

这样她保持了一会儿。几秒钟，或许是几分钟，我已说不清了。我仿佛被塑在那里，丝毫也不敢动弹。我觉得我已得到了她从事巫术的正式证据。总之，我知道。但我也感到自己更加恐慌了。如果她能在大白天走到我面前，对我施以魔法，那我肯定得完蛋。如果她还未肯定过后是否将我一笔勾销，那她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让我揭开她的秘密呢？她的那些可怕的动作就像是死亡判决书……

她站起身，沿着围拉格勒尼花园的篱笆，慢慢地向我走近。我蜷缩在篱笆孔中。在离我不远处，她停住了脚步，弯下身，单膝跪地，似乎在地上搜索什么，然后又站起身。她继续祈祷，过很长时间后，才重新上路，不久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我见到了巫师！我了解并窥见了巫师活动的一点真相。我真担心长期以来我所考虑的确有道理。因为，这确实存在！十五年来，巫术一直存在！我一直惨遭其折磨，但未曾了解、未曾发觉其活动方式。

中世纪在文明的掩饰下展现出来。在这阴暗神秘的土地上，五个世纪流逝了，然而当时的愚昧之根源远未得到清除。人们从黑暗的过去中走出；他们既残酷又偏执，既古怪又无知……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城距这只有三百公里！

且说我本人也生长在这块土地上！……

就是在今天，类似情况依旧存在。本地神甫多次向我诉说教堂的祭台石被打碎，安置在正祭台的圣物被盗走！请问除了巫师，还有谁敢犯下如此弥天大罪呢？我知道他们拿这些圣物施展诡计，用来除妖或玩弄魔法，医治病人、牲畜，或者做祈祷。几天前，塔布尔代向我提起过塔拉普卢普神甫私藏有一件圣物，他是从何处弄来，或谁给他的呢？因为我听布列乌教长说，几位本教区的年轻神甫毫不看重

这些圣物，将它们转让，有时甚至卖给本地巫师，这使人毛骨悚然……

我在寒舍中躲藏了一个月，闭门不出，不过也未写出什么东西，大概被8月15日那次打击压垮了。但我得重新拿起笔来，我必须这样做。在当今时代，人们妄图把巫术看作为一种类似性病的东西，让人只能忍受，不能言传。我可不愿任凭这种观念的摆布。我不能容忍将苦衷深藏在心底，让巫术在我内心作怪。

我绝不会是沉默的受害者，尽管这个时代不承认我曾遭巫术之害的事实。我奉劝人们别太自信，有时得怀疑一下自己的才能……算了，或许我会被看作为无耻之徒，但我绝不会保持沉默。

46(1). 米歇尔·图尼埃《星期五——太平洋上的幻境》

加利玛尔出版社，福利奥丛书，第196—197页

米歇尔·图尼埃在《圣灵风》中谈到《星期五》时说：“使我感兴趣的，不是处在特定演变阶段的两种文明的结合，而是在一位被迫陷入无情的孤独的人身上所显示的那种文明痕迹的消失，那种对存在与生活基础的揭示，以及在此之上，一个崭新世界的建立。这个世界是通过主人公的不断尝试、探索、发明创造而得来，最后达到醉人的境界。”显然，书中把另一位，即野人“星期



《大公羊》

戈雅

马德里拉萨罗·加尔蒂亚诺博物馆收藏

吉罗东摄影

五”作为重点来描写，全书以他命名。“星期五”的活动在表面上看来极为原始，但这些活动在大自然的威力声中配合得维妙维肖。一天，“星期五”与大山羊安多阿尔对阵。后者力大无比，统治着岛上的野羊群，显而易见，“星期五”不能正面消灭它，而只能借助于化身现象来疏通它，让其净化，使它重返到事物的自然秩序之中。

大山羊的形象本身使我们回想起另一种类似的形象，它在整个文明的废墟中魔王般地耸立着。此外，山

羊所经受的化身似乎与任何巫术的主要目的——“战胜与征服大自然的强力”相照应。

突然，猛兽停止咀嚼，嘴里还叼着一把杂草。它抖了抖长须，将重心移到后蹄，然后挥舞着前蹄，朝“星期五”逼近。它晃动着庞大的双角，似乎在向大队人马致敬，这种滑稽的举动使“星期五”大为吃惊。猛兽在离他不远处放下前蹄，接着便向他冲刺。大山羊将头钻到前蹄之间，叉开双角，活像一支带着毛皮的巨箭，朝“星期五”的胸部飞奔而来。“星期五”朝左侧纵身一跳，但为时已晚，一股臭味将他围住，右肩部被猛烈地击了一下。他不由自主地转了转身，然后重重地倒在草地上。如果他马上起来，他将免不了遭公羊的又一次攻击。他面朝天躺在地上，通过半睁半闭的双眼，他看到了一小块蓝天，周围是枯草。正在这时，他看到山羊俯身注视着他。它好像一张闪米特老人的面具，一双绿色的大眼隐藏在黑色的睫毛里。它的胡子卷曲，鼻尖发黑，从上面可觉察到农牧神^①的大笑。他轻轻地动弹了一下，便觉得肩膀发痛，不久就失去了知觉。当他睁开眼皮时，太阳正在他上空，火球似地照着他。他将左手支撑在地上，收拢双脚。当他半立起时，头晕目眩，他看到阳光通过岩壁反射在整个战场上。安多阿尔不见了。他摇摆着站起来，正要转身时，听到身后羊蹄踏

^① 罗马神话中的农牧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译注

着石块的声音。由于声音太近，他来不及转过面，便急忙将身子倒向左侧。“星期五”侧身踉跄，双臂交叉。安多阿尔用腰部力量慌忙刹住，四条干巴巴的腿哆嗦不停。“星期五”失去了平衡，他像散了架的木头人，倒在羊背上。羊被压在下面，试图再次寻机冲击。“星期五”忍住肩膀的疼痛，紧紧地抱住公羊。他双手抓住环状的羊角，双腿夹住羊的两侧，脚趾钩住野兽的生殖器。公羊狂奔乱跳，妄图摆脱缠在身上赤身裸体的野人。尽管有重物压在身上，它在乱石中跑了一圈又一圈，未曾失足。如果它跌倒在地，或有意往地上一躺，它将难以重新站起。“星期五”感觉到胃部撕裂般的疼痛，他怕再一次失去知觉。得让安多阿尔停下来！他双手从动物卷曲的头颅慢慢下移，突然将手指抠进它的眼眶。公羊被弄瞎了眼，但它仍不停步，好像由于看不到前面的障碍物，障碍物就不复存在似的。它横冲直撞，蹄子打在通往悬崖的石块上，蹭蹭作响。两个缠在一块的躯体坠入深渊。

46(2). 基尔·德勒兹《感觉的逻辑》

米歇尔·图尼埃与孤人世界米尼出版社

上述片断描写了“星期五”与公羊的搏斗。“星期五”将受伤，但公羊将被摔死，“大公羊死了！”“星

期五”接着宣布了他神秘的计划：死去的公羊将腾空而飞，将放声高歌——一只飞善歌的公羊。为实现其计划，第一步得先用动物的外皮。他拔去上面的毛发，洗净，画上图样，然后将它平摊在木头架上。他把公羊拴在钓鱼竿上，这样钓鱼线稍稍一动，便会很强烈地显示出来。他将它看作是巨大的空中浮子，天空自然便成了水。第二步，“星期五”将羊头及肠子挂在一棵枯树上，拿它们做乐器，随着风力的作用，使它们时时创造出乐曲的效果，当然风是唯一的演奏者。这样地上的喧哗声传到天空上，成为一种到处作响的优美的天上声音——“真正原始的音乐”。通过这两步，大山羊摆脱了自然力的束缚。人们会发现，大地与天空在自然力诸要素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两者作为相互对立的形象而产生的作用更为渺小。两者各自集四行于一体，然而大地则将它们关闭起来，加以束缚，将它们蕴藏在深处；而天空则通过太阳及阳光的威力，将它们带进自由与纯净的境地，使它们从极限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适合各种自然力的表层宇宙能量。这样便有了地上的火、水、风与土，和空中或天上的土、水、火与风。大地与天空两者战斗着，战斗的赌注是监禁或解放各种自然力。而书中的小岛便是战斗的边界或战场。

46(3). 米歇尔·图尼埃《星期五——太平洋上的幻

境》

加利玛尔出版社,福利奥丛书,第208—209页

这里讲的是更深一层的化身。

两人将安多阿尔安顿完毕后,“星期五”继续睡他的午觉,鲁滨逊则接着在阳光下完成几周来所干的活。一天晚上,鲁滨逊正躺在一棵南洋杉枝条上。这是他不久前选定的家,用树皮挡风雨。这时,“星期五”过来拉了拉他的脚。一股风暴在空中生起。风暴中夹着闷热空气,大气如同通了电一般,但没有下雨的迹象。一轮圆月在灰白色的云块中穿插。“星期五”将鲁滨逊带到阴森森的死柏下。在看到死柏前,鲁滨逊觉得好像听到了伴有笛子与风琴的天上音乐会中传来的声音。那种旋律并非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音符,使人的心卷入其中,强烈地冲击、振动着心扉;而是表现为:只有一个音符,它包含丰富而无穷的和声,能使魂灵饱含无尽的控制力,一种由无数成分组合而成的和音,它的威力无与伦比,令人着迷。当两伙伴走到萧萧作响的树木跟前时,风刮得更猛烈了。羊皮被挂在最高的树枝上,像一张鼓皮,一会儿默默不动,一会儿剧烈地摇晃。

飞翔的安多阿尔缠住歌唱的安多阿尔,前者似乎照看着后者,而又在威胁着后者。在变幻莫测的月光下,秃鹫的双翅随着风力的作用痉挛地时而打

开，时而收拢，大风暴给了它神奇的活力。还有那强烈而富有旋律的号叫，一种真正原始的、毫无人情味的音乐，它是大地上阴森可怕的声音，是天空中悦耳动人的声音，又是牺牲物公羊那嘶哑的呻吟。鲁滨逊与“星期五”挤身在一块，躲在高耸的岩石背后，他们在这种神秘莫测的自然界威力的震慑下，很快便失去了知觉。大地、树木与狂风携手庆祝安多阿尔夜间成为神灵。

47. 让-马克斯·蒂克西埃《骑士与他的影子》

未出版

“夜间黑马”将长久地在普罗旺斯一带流传。本世纪初，当地传说中对它就有过很多不吉利的记载，这些已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在晚间闲聊时常常提及。

巫马，或者说，身体具有弹性、外形漆黑的善跑精灵，常在奥克西塔尼一带没有月光的黑夜出没，并时而发出恐怖的嘶叫。

本篇选自一部将出版的作品，书中集中描绘了传说中的马的不同形象，下面讲的就是黑马的夜间活动。

假定有这样一个小镇，它被大草原所包围，内部集中，与外世相隔遥远。考虑到当地的物产并不丰富，那里不从事任何交易活动。狂风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黑暗的十字路口。遵照幻想的规则，用石块

建房的愿望使得那里的岩石变得坚实、充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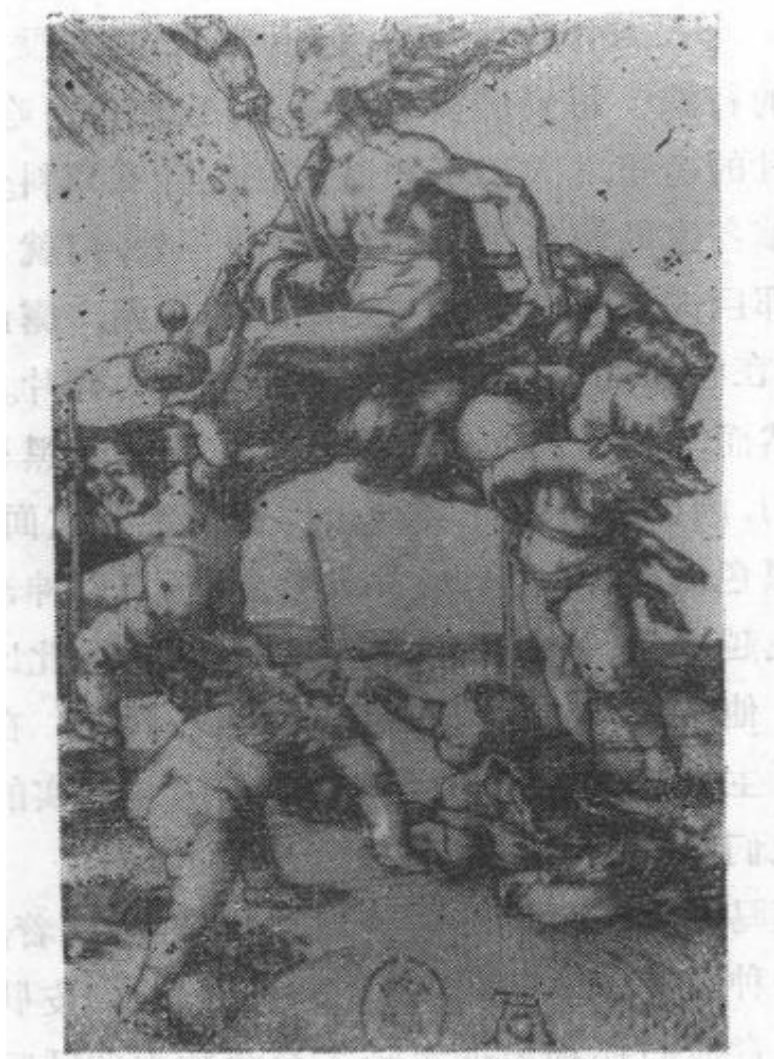
午夜，黑马突然降临小镇。也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夏天，它跑遍了整个镇子，以显示其特殊威力。它的嘶叫声与风声混杂在一起，每到一处便使人们惊惶失措，却不知其所以然。它跑动时，铺路石闪发火光，好像有妖术在起作用。黑夜裹着它的黑影，保护着它。当人们打开百叶窗，伸出头朝外看，没人能发觉它的行踪。每到房前的喂草架，它便停下吃草。从它粗壮的嘴里，人们不知道它在吃什么草料。它持有小镇各家的秘密钥匙，因而每到一处，门就自动脱落。那巨大的眼睛犹如波光粼粼的小湖，露出条条青筋，在它们的反光下，任何东西将成为碎片。

然而，孩子们知道怎样对待它。由于黑马习惯于梦幻，因而它并不吓唬孩子。他们走到它面前，想抚摸黑色的马皮，爬上马背，让它驮着自己神奇地奔跑，飞越屋顶、树林，跋山涉水。孩子们对此比大人更行，他们未曾选择生活在事物的表面上，在那凝固而无生命力的表面上，因此他们懂得现实的两面性。他们最先便知道黑马是藏在墙里面的。

黑马将笨重的头伸向他们，慢慢地摇动着，似乎出于一种默契的表示。它张开鼻孔，闻他们皮肤的气味，注意他们那种象征年轻人充沛活力的呼吸……他们一个个壮了壮胆，围在它身旁。夜漆黑一团，不留一丝光迹。黑夜如同一只熟透的果子，又圆又充实，将自己关闭在里面。她能将内心转化成宁静，将

傻瓜转化成贤智，将愿望转变为光明。在她的统治之下，每时每刻事物的确定性遭受着冲击的危险。

黑马曲起了蹄子，躺在地上，肚子紧紧贴住路石。它一直躺在地上，耐心忍受着孩子们调皮的驯弄。他们中有几个爬上马背。黑马显得专心致志，尽管血气上升，使它激动，但它还是强忍着。啊，所有



《女巫》

迪勒(1471—1528)
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
B.N.摄影

孩子都压在它身上了！它一旦跨步，整个原野将发狂，天际将变得毫无尽头。

所有的孩子一上马，它便突然站起，在黑暗中抖动着马鬃。它随黑夜伸展四肢。夜变得更加漆黑，身旁的任何东西都分辨不出。大地如同大鼓鸣响着。黑马张大鼻孔，猛吸树叶里散发出来的硫磺味，它的双眼分割成无数金色小孔，肌肉长时间地抖动。雾气带着腐蚀味从大地中升起。到时候了！东边已经泛出微白，预示曙光即将来临，紧接着就会出现狂热的太阳。

这时，它将天真烂漫的孩子从身上抖下，便快步跑离，风一般地奔上山坡，去那人迹鲜至的远方。那里的景色使人眼花缭乱，胜过意境中的世界。它越过前几次火光，随着奔腾的激流，到达死水的彼岸。

在小镇的广场上，孩子们的身影重新出现。他们不久便回到自己的房间，那里，他们闻到了咖啡与面包的香味，听到了地板上的脚步声。

48. 马塞尔·帕尼奥尔《马依之泉》

马塞尔·帕尼奥尔出版社，袖珍版，第127—128页，第150—151页

在这部小说里，普罗旺斯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塑造了一个名叫于戈兰的普通人物，他深深地爱着山中之

女马依，不幸的是，女孩的父亲曾间接地被他害死。这里我们将目睹一种通俗而“自然”的巫术。

第二部分节录中，马依的朋友，皮埃蒙特老妇人巴蒂斯蒂纳对整个村子施以魔法。这种“庄严的诅咒”过去在农村很有象征意义，并且至今依然存在。

一天晚上，红色的月亮如精疲力竭的眼睛，无神地照着大地。他(于戈兰)被猫头鹰的一阵凄叫声惊醒。他觉得这是举行巫术仪式的理想时刻。

他在白纸上写下马依的名字，将纸放在桌子中央，周围摆上圣物：一条绿色短带，一团头发，一粒贝壳纽扣，三颗橄榄核。然后，他挖出他的聚宝锅，从里面拿出金币，厚厚地围住圣物。他似乎想把马依紧紧地包围在自己的财富之中。此后，为了增强魔力，他合起双手，口中念念有词，绕桌子连续走了七圈，祈求圣母的保佑。圣母对这失礼的祈求定会大吃一惊。

猫头鹰的叫声停止了。他把金币放回锅中，并将那团金黄色头发深埋在滑溜溜的金币之中，然后合上锅盖，在上面扎了两道铁丝，接着又将聚宝锅压在壁炉石下面。他多么希望魔力无穷的金子能在金发上产生作用，并将信息传到他所爱的人的头发上，这样能使对方(特别是当她熟睡时)的脑海中产生各种意念。说不定，某天早晨，当他打开大门时，会发现心上人坐在石阶上……

然后，他一把抓起带子，贪婪地盯着看，疯狂地抚摸着、吻着。他突然站起身，打开小衣橱抽屉，从里面找出针线，费了好大劲将线穿进针孔。他脱去衬衣，裸露着上半身，紧靠着灯坐下。他开始将带子缝在左胸脯上。针很粗，血一滴滴地往下淌。他咬紧牙关，拉住粗糙的双根线条。线条锯拉着他的胸肌。他在胸脯上扎了四针，然后拉紧粗线。第五针他只穿过带子，并在上面打了线结。他满脸苍白，汗水与泪水浸透了双颊。最后，他走到墙根，拿起破镜块，照了照挂在橙黄色、长满浓毛的胸脯上的、那条被鲜血染红了的布带。

他自言自语：“这样，它将永远留在我心间。”

这一切完成后，他斟满一大杯酒，一饮而尽；然后直躺在草褥上，一只肌肉紧缩的大手平放在他那火热的心部。……

皮埃蒙特人直逼到平台。她不停地叫喊着，有些像男人的声音。突然，她将沉重的公墓钥匙朝卡齐米尔的头扔去。卡齐米尔奇迹般地避开，酒吧间的一块玻璃被砸得粉碎。

菲洛克塞纳叫道：“哎，瞧！可怜的老家伙，你疯了！你打碎了人家的玻璃，这是什么意思？而你又身无分文，什么也赔不起。”

但她仍不停地叫，并向卡齐米尔挥动着拳头。她面部抽搐，满脸怒色，泪水如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的：

前一天，卡齐米尔被迫将日伊泽普的尸体从出租墓地背到公墓，因为小气鬼包工头（日伊泽普的丈夫为他干活）只付了两年的停放费，这样就只能把位置让给布斯卡尔的老妇人让内特，后者已办完临终圣事。

卡齐米尔说：“刚才我把钥匙交给她时，已向她解释过了，但她直到现在才搞懂……巴蒂斯蒂纳，你听我说……”

但她像牲畜般地嚎叫，发狂地乱做手势，致使三条狗围着她狂吠。菲洛瓦塞纳的狐狸阴险地从背后袭击，一口撕下了她裙子的一大角……她一脚将狐狸踢出老远，然后自己从贝卢瓦佐先生家的楼梯上跨上两步，抬起两臂，发出庄严的诅咒：

“猪瘟！兔子瘟！橄榄落地！蚕豆枯死！女子不育！男人独眼！老人驼背！葡萄受雹击！家鸡渴死！老鼠占据地窖！谷仓遭火灾！教堂遭雷击！”

这可怕的长篇祈祷，模模糊糊能听懂其意，它使异教徒笑出眼泪，孩子们发出欢快的叫声……但是两位老妇人却惊恐万分，她们划着十字灰溜溜地逃跑了。胖妇阿梅利站在窗口，绝望地叫喊：

“当心！快让她住嘴！她在对我们玩弄魔法！”

芳菲尔和面包师握紧拳头，伸出食指和小指，将它们指向女巫，这样连续做了七次。同时，他们口中念着咒语：

“依……依……依依依……”

但她仍不停地尖叫，十分恐怖。这时，神甫先生那位擅长驱魔的女仆，手拿一只碗出现在人们眼前。碗中装着圣水，只见她勇敢地将圣水泼向狂热的女巫的脸部。这回，女巫清醒了，她划了个十字，走下楼梯，喊道：

“这是魔法！你们都完蛋了！”

接着她转过身，在众人的嘲骂声中离去。

49.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唐·巴埃士》

加尔尼埃出版社，第12—14页

当然，巫师也是浪漫派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之一。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两位巫师的形象总是极为相似，这样，时间与地点的变化几乎显得无关紧要。

在一条僻静的小街边，在木栅栏后，
孑立着不见门户风雨难挡的矮房，
那里只有一位鞭打瘦狗的可怜儿，
朋友，请想象一下这境地何等悲惨；
无情的狂风撞击没有玻璃的天窗，
它们如同蜘蛛网悬挂在那里抖动；
阳光下除了蜥蜴不时地悠悠爬行，

破败不堪的山墙上不见别的生息。
每到夜幕降临，人们似乎常会看到，
纺织老妇人跪坐在泥炭岩矿场边，
她们用结满老茧的手摆动着棉纱，
体弱心衰使她们用膝部支撑下巴；
我听人说，一天傍晚，由于年长日久，
可怜的破屋因忍受不住风吹雨打，
如同纺纱老妇在路旁默默地跪下。
次日早晨，唐·巴埃士风尘仆仆而回，
他壮着胆登上高低不一致的石阶，
阶石因苔藓与时间的作用而碎裂。
他摸索着走进低矮的房间，在那里，
他以不敢肯定的神态向四周张望。
出乎唐·巴埃士意料，床铺不复存在，
唯独一堆怪火能证明有生灵仍存。
内有两只大衣柜，几条瘸腿小板凳，
只要有人坐下，板凳定会立刻散架；
盆罐钵壶、大堆破烂衣服散落在地，
蟋蟀在壁炉里日日夜夜歌唱舞蹈。
四幅面目可憎的肖像画挂在墙头，
它们定能使撒旦魔王吓得进地狱。
唐·巴埃士高叫道：“妻子，你在里面吗？”
门框上悬挂一张古式棕羊毛壁毯，
日子一久绣花底布已布满了破洞；
唐·巴埃士举起手将它从墙上分开。

“进来吧！”里面传出嘶哑怕人的声音。
一位女人痛苦地在破草席上呻吟，
她赤着脚，穿着破布衣，裸露着半身，
模样极为可怕，令人顿生怜悯之心。
也许二十岁时她是位漂亮的姑娘，
只怪秋天来临过早，降落在她身上；
女人浑身灰黑，面容如土，目不忍睹，
晒焦的前额上长满一头花白乱发。
说句真心话，这女人曾经是个妓女，
你或许某时见过她身穿巴斯克裙。
这位美女骑着母骡匆匆奔驰而过，
留下铃声阵阵，人们止步回首看望。
过去：包列罗舞、化装舞会、鲜花丛中；
现在：苦难接二连三降落在她身上，
法官将破屋视为悲惨与罪恶之地，
大发慈悲让她老死在自己的陋室。
几年来她在这里勉强地糊口度日，
把生活建筑在一种肮脏的技能上：
她经常去马德里为市民玩弄巫术，
人们躲过警察耳目跑来求教于她。

50. 阿卢瓦齐于·贝特朗《夜之幽魂》

帕里佐出版社，蒙特利尔，第 71、107、117 页

现从阿卢瓦齐于·贝特朗的著名作品《夜之幽魂》中选登三个片断。该书展示了用浪漫手法及巴罗克风格描绘出来的中世纪的小彩画。

去巫魔夜会

“她夜间起床，点亮蜡烛，拿起鱼饵，全身擦上油脂，念了几句咒语后，便飘然来到巫魔会场。”

——让·博丹《论巫师的魔鬼狂》

他们共有十二位，在棺材里喝汤，各拿死人的前臂骨做勺子。

壁炉里火炭通红，蜡烛烧得正旺。碟子里散发出一种春天里粪坑的气味。

当马里巴大笑或哭泣时，人们好像听到琴弓在散了架的小提琴的三根弦上发出的呻吟声。

魔鬼马里巴在油光下恶狠狠地将一本魔书平摊在桌上。一只干瘦的苍蝇来到书上玩耍。

一只拖着毛绒绒大肚子的蜘蛛爬上魔书；苍蝇还在嗡嗡作响。

这时，巫师和巫婆们已经通过烟囱飞走。他们有的骑着扫帚，有的骑着火钳；马里巴则骑着锅柄。

钟下轮舞

那是一幢笨重的建筑物，近乎方形，四周被废墟所包围。其主钟楼为本区最高建筑，大钟依然悬挂在那里。

——菲尼摩尔·库贝

十二位魔师在圣·约翰教堂大钟下轮舞。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呼风唤雨。在被窝里，我万分惊恐地听到十二种叫声穿过黑暗结队而去。

月亮匆忙躲进层层黑云里，此刻雷电交加、狂风四起，倾盆大雨猛击我的窗户。风标鹤唳着，暴雨残酷地拍击它的木架。

我那挂在隔墙上的诗琴，第一根弦被震断；我的金翅鸟在笼中拍打翅膀；躺在我书桌上的《玫瑰传奇》被哪位好奇的精怪翻过一页。

突然，圣·约翰教堂上空一声霹雳，巫师们一个个被击倒在地，动弹不得。我从远处看到巫书在黑

色钟楼里焚烧，像一把火炬。

这可怕的光芒给哥特式教堂的四壁，染上炼狱与地狱的红色火焰，并将圣·约翰雕像的巨影映射到附近的房屋上。

风标减慢了速度；月亮熔化了珠灰色的云块；雨停了，只有水珠从房檐一滴滴往下掉；微风吹开半闭的窗户，将花园里被暴风雨摇晃过的茉莉花朵撒到我的枕边。

巫魔夜会时刻

究竟是谁这么晚穿过山谷？

——H·德拉图施《桤木之王》

严严实实的荆棘丛中，野猫蜷缩在枝叶里，它的磷眼发射出微弱的亮光，就在此地。

夜间，在岩石的侧翼，长满荆棘的悬崖被露水湿润，萤火虫光隐约可见。

激流将白色泡沫溅在松树上，将灰色水气直传到城堡里。

一帮人聚集在一起，数不清有多少。一位身背

木块被山路耽搁的伐木老汉，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但他什么也没看到。

“嘞！嘞！……嘘扑！嘘扑！……咕咕！咕咕！”
等各种凄凉、可怕的叫声，混杂在一起，从这棵树传到那棵树，从这个山岗传到那个山岗。

这就是绞刑场！——一位犹太人在薄雾中出现。
在天空金色光芒的照射下，他在潮湿的草地里寻找什么。

51. 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米蕾伊》

阿·勒梅尔出版社，第 225 页

著名诗作《米蕾伊》的第六章节，是为博一德—普罗旺斯“地狱之谷”中的塔韦娜巫婆所作。米蕾伊将被对手、牧马人乌里阿盛怒之下打成重伤的情人樊尚，带到巫婆那里治疗。

这里，大家将看到在奥克传统下，巫师是位积极的人物，至少从识别善恶这点上看更是这样。识别善恶行为在基督教义里有所规定。

“因为我们是巫师，
一切在我们眼前都暴露无遗……”

“因为我们是巫师，
一切在我们眼前都暴露无遗。
普通人眼里是石头，我们眼里是马鞭；
疾病在我们眼里是鲈鱼。
我们具有识别能力，
这种能力在我们脑壳内运动，
正像新酒在葡萄渣子下发酵。

“凿穿酒槽，
滚烫的酒会从里面喷出；
假如你有这个能力，
请找出所罗门的钥匙！
用石头的语言同石头交谈，
山峦会遵照你的指示，
滚进山谷！”

.....

那里母鸡在歌唱，
歌声三次透过轻雾。
老巫婆说：“在第十三个山洞里，
在最最尽头，
孩子们，我们到了。”
在大烟囱下，
米蕾伊与篾匠樊尚看到七只黑猫
在炉膛取暖。

在七只雄猫中间，
他们看到一只带钩的铁锅。

塔韦娜粗壮高大，
她的大脑不停地活动，
一股神灵之风使她喉咙发胀。
突然，
她把漏勺插进装满沸滚液体的铁锅，
在她身旁，
猫群围成圆圈。

可敬的巫婆左手提起漏勺，
用液体烫洗樊尚裸露的胸膛；
她闭起双眼，
用魔力擦洗痛苦的伤口，
口中念念有词：
“基督降生！基督被害！
基督复活！
基督定会复活！……”
她得意洋洋，
如同林中母虎。
她搔着樊尚红棕色的胁部，
悸动的内脏。
樊尚在那里颤动。

巫婆接着用脚趾划了三下十字。

她说话滔滔不绝，毫无规则，
话声敲击未来阴森森的大门：

“是的，他定会复活！

我坚信！……

在远处山岗的乱石与荆棘间，
我看到他不断地往上走，
他的前额流淌着滴滴鲜血！

“在荆棘与乱石间，

他独自一人往上走着，

沉重的十字架压在他身上。

替他擦汗的韦罗尼克在哪里？……

跌倒时帮他扶起的忠诚的西雷纳在哪里？

披头散发、哀叹悲戚的马利亚，

她们^①又在哪里呢？

——他们都不在！”

52. 保尔·福尔特《伊夫林地区的两间茅屋》（1916年）

弗拉马里翁出版社，《法兰西歌谣文选》第313—315页

① 耶稣受难时，有两位马利亚跟随服侍，她们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及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译注

我房前的一位巫师

献给皮埃尔·勒隆，我住在埃泽特时的邻居，不朽之作《在蛤蟆之地》的作者。

我发誓，我们两人，皮埃尔·勒隆和我，看到了它。皮埃尔比我看得更清楚，因为他对自然界发生的事更为敏感。

一天傍晚，在埃泽特，我家树林旁，你得相信，皮埃尔和我看到它在一棵梨树下跳舞。

在黄昏柔和的蓝天上，月亮高照。巫师一边跳舞，一边发出猫头鹰似的叫声。它玩弄着玫瑰花，将它们抛得高高的。它大把大把地往上抛，虽然有树枝阻挡，但它们仿佛组合成一条玫瑰项链，慢慢地系在月亮身上。

我们（皮埃尔·勒隆看得更清楚）看到梨树上空的月亮徐徐下降，好像挂在三片树叶下的梨子，叶子在它的照射下变成白色。晃动的月亮在枝叶中很快被分散在各处、头部金黄腰部猩红、呱呱高歌的癞蛤蟆所嘲弄。这样，在基督系谱树上，我们看到不少“牌中之王”坐在那里。

皮埃尔说：“坚振礼那天，我家的狗还好好地看到主教大人呢！尽管我们不敬神，但我们还可走近些，当然得小心行事。”巫师形如林神^①，双膝外翻，驼背，头上长角，脑袋细小，尚未开化。

一棵野玫瑰树将它严严实实地罩住，树上千朵玫瑰在颤动。露珠通过它的颈背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草地中，透过它的木鞋，我们能看到它的羊脚。木鞋是新的，用透明的红宝石制成。

现在，它用一把强有力的大刀，在月光下将你切成碎片，然后将它们分给蛤蟆们。真是个古怪的举动！

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为了享受夏夜皓月这只“大梨”的光芒，反正我们又冒险朝前挪了一步。

怪物抬起头，我们看到它眼上挂着泪珠。这时，同伴对我说：“巫师是诗神，跪下！”好一个馊主意。这下我……该完蛋了，因为皮埃尔看到怪物吊在我家屋顶上！

^① 林神，希腊神话中生出羊角、羊蹄的半人半兽神。——译注

他对我说：“最初，它看上去像猴子；稍走近些，这下成了蒸气？……或织物？……啊！再走近些，什么也不见了！”

我发誓，我们两人，皮埃尔·勒隆和我，看到了它。皮埃尔比我看得更清楚，因为他对自然界发生的事更为敏感。

53. 特里斯当·科比埃《黄颜色的爱》

波施俱乐部出版社，第 121 页

科比埃死于 1875 年，年仅三十。在诗集《黄颜色的爱》中，他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布列塔尼十四行诗。该诗充满了矮妖与巫师的活动气息。

不祥之地

波浪在堆满枯骨的沙滩嘶哑喘气，
如丧钟声一阵压过一阵直至消失。
浅白的沼泽地上月光吞噬着小虫，
借此摆脱漫漫长夜的寂寞与孤独。

恼人的平静中该死的酷热在加剧，
身处地狱的家神在日益衰弱萎靡。

在污垢遍地臭气扑鼻的野草丛中，
野兔是胆怯的巫师闻风逃窜躲避。

火辣的阳光下身穿白衣的洗衣妇，
默默晾晒亡故者肮脏不堪的衣物，
蛤蟆与世无争静静地趴着打呼噜。

小板凳上坐着忧郁的唱经班歌童，
他们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腹部疼痛，
只怪他们天真地吃了有毒的蘑菇。

——四月，于盖朗德沼泽地

我同意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看法，疾病中含有神奇莫测、人类无法解释的因素……巫师、害人精、妖术家、狡黠鬼及骗子等，同那些对它们俯首称臣的恶魔相勾结，通过狡猾、恶毒、鲜为人知的手段，施行魔法，腐蚀人类及其他生灵的身躯，影响他们的智力发展，摧残他们的生命。

昂布鲁瓦兹·巴雷

究竟应如何看待魔术和巫术呢？与之有关的理论颇为空洞，原则极不明确，近乎幻觉。不过也存在令人困惑的事实，一些严肃之人已证明了这点：他们有的亲眼所见；有的则从同样严肃的人的口中得知。对巫术现象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似乎同样缺乏说服力。对此我敢说，正如人们看待奇特事物那样，介于轻信者与坚定者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人。

拉勃吕耶尔《品性论》

我闭上双眼，全力回想那真正的夜晚，那摆

脱了恐怖面具的夜晚。她以最美妙的方式安慰着人们，调节人们的心理，她是《夜之颂歌》中那纯真无瑕的夜晚。

安德烈·布雷东《秘术十七》